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窮其道者，歸處亦同——《鬼滅之刃》的表現原則及其
意涵

Those who Pursue the Ultimate Goal, Their Destination
Will Be the Same--The Performance Principle and Its
Implications of “Kimetsu no Yaiba”

葉珮玢

Pei-Wen Yeh

指導教授：高知遠 博士

Advisor: Chih-Yuan Kao,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January 2023

南華大學
文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窮其道者，歸處亦同——《鬼滅之刃》的表現原則及其意涵
Those who Pursue the Ultimate Goal, Their Destination Will Be
the Same —— The Performance Principle and Its Implications of
“Kimetsu no Yaiba”

研究生：葉珮廷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章錫

曾金承

高知遠

指導教授：高知遠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謝誌

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前移。寫論文的時間總是飛快，記得初時信誓旦旦，過程寸步艱難，直到現在總算嘗盡悲歡、一笑出關。在漫長的人生中，希望能有一次寫論文的經驗，且想再次親近文學，因而選擇就讀研究所，感謝父母願意給我這個機會，縱使對於未來感到焦急，我依舊在這條路上繼續學習，就算路程如江河險阻湍急，也能有所獲益。

家人的支持讓我明白時間緊湊，在經過一段頹廢卻惶惶終日而不安的日子後，同學們的勤懇拉了我一把，使日後的夜裡總有穩定響起的鍵盤聲，學術與笑語交錯在研究室，因論文低落的情緒，也能得到陽光垂憐。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知遠老師，指引我走向自己喜歡的領域，漫畫是我生活的一大部分，本以為它會與我的學業毫無關連，不曾想兜兜轉轉、驀然回首，它依舊等待著我了解它、邁向它。因此特別感謝知遠老師的指導，我才能寫出這篇論文。感謝口考委員章錫主任、金承老師的建議，使我的論文更加完善，也提出許多未曾想過的思路，真的非常感謝。

最後感謝我的同學香涵、崇文、弘毅、禹霽、富榮、郁芳，在台文中心一起談論學術的同時，聊著動漫玩著手遊，也磨練了廚藝，學習與娛樂並存於這小小的研究室，這段回憶將在人生長河裡，匯聚成一滴濃墨，染盡半生色彩，此後分道揚鑣、邁向前程，唯願再逢佳宴，飲茶笑談，歸來仍是少年。

摘要

本文論題為「窮其道者，歸處亦同——《鬼滅之刃》的表現原則及其意涵」，以《鬼滅之刃》為研究對象，運用文學理論分析其表現原則及意涵。題目中的「窮其道者，歸處亦同」是源自作品裡的重要人物——繼國緣壹所言。他作為《鬼滅之刃》中初始呼吸的使用者，他的思想與劍技都被流傳到竈門炭治郎這代，讓作品所要傳達的許多事物，都建立在這句話的基礎上。從《鬼滅之刃》中可以看到許多圍繞著生命的描述，在鬼吃人這個食物鏈的基底上，首先讓人想到的便是生命的議題，然而在生命之下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內容，因此本文將以「《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鬼滅之刃》中的意識結構」、「《鬼滅之刃》中的價值意識」等章節依序進行分析。

本文的分析思路如下：運用《敘事學》視角的概念呈現敘事視角，再加上人物典型與敘事型態的探討，得到「《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接著使用結構主義的分類，將人物的關係分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藉由這兩個層面知悉「《鬼滅之刃》中的意識結構」。最後，根據意識的天平傾向，從鬼殺隊與鬼這兩大陣營的對戰結果，得出「《鬼滅之刃》中的價值意識」。

漫畫作品在學術環境裡仍是較為稀少的存在，尤以敘事方面更是相當短缺，如今漫畫題材層出不窮，有許多漫畫逐漸不滿足於追求感官的刺激，開始深入敘事的手法以及對社會人性的反思。故本文希望藉由這篇研究之提出，展現漫畫研究的可行性，期望未來有更多漫畫作品得以被投入學術場合，希望能為漫畫敘事之研究盡一點棉薄之力。

關鍵字：鬼滅之刃、敘事學、結構主義、價值意識

Abstract

This essay is entitled *Those who Pursue the Ultimate Goal Their Destination Will Be The Same—The Performance Principle and Its Implications of "Kimetsu no Yaiba"*, taking *Ghost Slayer Blad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ing literary theory to analyze its performance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The title "Those Who Poor, Return to the Same Place" is derived from the words of an important character in the work, Ji Guoyuan Yi. As the user of the initial breath in "Demon Slayer's Blade", his ideas and sword skills have been passed down to Tanjiro Yamoto's generation, so that many things that the work aims to convey are based on this sentence. From "Ghost Slayer Blade" can see a lot of descriptions around life, on the basis of the food chain of ghost cannibalism,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is the issue of life,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worth discussing under life, so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in order with chapters such as "The Performance Principles in " Kimetsu no Yaiba ", "The Consciousness Structure in " Kimetsu no Yaiba ", and "Value Consciousness in Kimetsu no Yaiba ".

The analysis idea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using the concept of "narratology" perspective to render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coupl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character typicality and narrative type, the performance principle in " Kimetsu no Yaiba " is obtained. Then, using structuralist classifi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is divided into surface structure and deep structure, through these two levels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in " Kimetsu no Yaiba ".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balance of consciousnes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battle between the two camps of the Ghost Killer Team and the Ghost, the "value consciousness in " Kimetsu no Yaiba " is obtained.

Comic works are still relatively rare in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narrative, and now the themes of comics are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 and many comics are gradually not satisfied with the pursuit of sensory stimulation, and begin to delve into the technique of narrative and reflection on social human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hopes to show the feasibility of comic book research through the proposal of this research, and hope that more comic works will be put into academic situations in the future, hoping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mic narrative.

Keywords: Kimetsu no Yaiba, Narratology, Structuralism, Value awareness

目錄

謝誌.....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錄.....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論題之導出.....	1
第二節 相關論題的探悉與商榷.....	2
第三節 理論選擇及其基架.....	6
第二章 《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	8
第一節 《鬼滅之刃》中的敘事視角.....	8
一、人鬼同本與心向人類的為人視角.....	8
二、繼承仇恨與嚮往不滅的為己視角.....	19
第二節 《鬼滅之刃》中的人物典型.....	32
一、溫柔的勇者典型.....	33
二、自私的魔王典型.....	39
第三節 《鬼滅之刃》中的敘事型態.....	44
一、《鬼滅之刃》中的人物陳述.....	45
二、呈現《鬼滅之刃》中敘事型態的序列.....	54
第三章 《鬼滅之刃》中的意識結構	64
第一節 《鬼滅之刃》中的表層結構.....	64
一、繼國緣壹與黑死牟的人鬼對立.....	65
二、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的人鬼對立.....	67
三、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的人鬼對立.....	69
四、我妻善逸與猗岳的人鬼對立.....	70
第二節 《鬼滅之刃》中的深層結構.....	72
一、繼國緣壹與黑死牟：羈絆與力量的對立.....	72
二、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為人與為己的對立.....	76
三、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守護與剝奪的對立.....	78
四、我妻善逸與猗岳：知足與貪婪的對立.....	81
第四章 《鬼滅之刃》中的價值意識	87
第一節 《鬼滅之刃》中的利他與利己的思想.....	87
一、鬼殺隊：利他的價值意識.....	88
二、鬼：利己的價值意識.....	96
第二節 《鬼滅之刃》中的贖罪意識.....	105
一、人類面臨的悔恨.....	105

二、鬼的自省行為.....	112
第五章 結論	120
第一節 《鬼滅之刃》中表現原則的體現.....	120
一、為人與為己的敘事視角.....	120
二、勇者與魔王的人物典型.....	121
三、敘事型態.....	121
第二節 《鬼滅之刃》中意識結構的構成.....	123
一、表層結構.....	123
二、深層結構.....	124
第三節 《鬼滅之刃》中價值意識之探討.....	126
一、利他與利己的思想.....	126
二、贖罪意識.....	127
參考書目	131
附錄 1 時間線表	135



第一章 緒論

漫畫作品發展至今已有諸多種類，最基本的有：戰鬥類、懸疑類、運動類、異世界類、校園類等。每個世代都有所謂的爆紅之作，這些爆紅作也往往被推上漫畫界的高位，其中《週刊少年 Jump》收錄的漫畫最為常見，像是 2001 年《BLEACH》開始連載後，與《ONE PIECE》、《火影忍者》並稱為「三本柱」，也是 2000 年代的招牌漫畫。在 2019 年《鬼滅之刃》¹因動畫爆紅後，相繼而起的是《咒術迴戰》，可以從這兩部作品發現關注漫畫的人潮逐漸增多，其中由漫畫內容改編的劇場版也帶來不少沒在關注漫畫的人群，使作品中的要素更容易變成網路熱梗，許多人縱使沒去看漫畫，也多少知道作品的內容，可見漫畫在現今已然成為一種流行趨勢。

第一節 研究論題之導出

《鬼滅之刃》的 TV 動畫於 2019 年播出，內容為〈竈門炭治郎・立志篇〉，由 ufotable 擔任動畫製作組，在原作劍技的基礎上，經由動畫組處理過後，展現了浮世繪般的美術風格，吸引許多愛好日本文化的觀眾。藉著這波熱潮，製作組接連在 2020 年、2021 年分別推出《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篇》、《鬼滅之刃遊郭篇》，並且確定製作《鬼滅之刃・刀匠小村》。從這些陸續推出的動畫，可以證明《鬼滅之刃》這部作品的熱度，尤其以劇場版來看，日本的票房顯示，在《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篇》上映 32 週 220 日後，觀看人數累計至 2896 萬人，票房突破了 400 億日圓，甚至過程中還打破《神隱少女》的紀錄，成為日本影史票房榜第一名。光是一部劇場版，就能有這般表現，足以顯現《鬼滅之刃》如何成為往後動畫界中重要的存在。

《鬼滅之刃》的漫畫原作是吾峠呼世晴，除了《鬼滅之刃》以外，她也畫過一些短篇，最終爆紅的卻只有《鬼滅之刃》。最初《鬼滅之刃》只是普通的一部

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臺北：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2018 年）

當季動畫，然而在動畫跟播到第十九集時，憑著竈門炭治郎第一次使出火神神樂的畫面，迅速竄紅。自此之後，《鬼滅之刃》時常被激進粉絲稱作神作，由於動畫的成功，帶動原作漫畫的暢銷，以及周邊商品的普及，使得它成為 2019 年最家喻戶曉的 IP。《鬼滅之刃》於 2016 年 2 月 15 日在集英社《週刊少年 Jump》開始連載，並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完結，總共為 205 話。發行的單行本為 23 本，再加上一本由平野稜二執筆、吾峠呼世晴檢查與修改的外傳，外傳內容是對於水柱富岡義勇與炎柱煉獄杏壽郎的描寫，以上都是《鬼滅之刃》涉及的範圍。於《週刊少年 Jump》連載的《鬼滅之刃》同其它也在同個雜誌連載的作品一樣，強調著友情、努力、勝利，這三點同時也是《週刊少年 Jump》的關鍵字，由於這部週刊是日本發行量最高的雜誌，表示它傳達的友情、努力、勝利獲得許多人喜愛，因此但凡表現這三點的漫畫，都會通稱它是一部王道漫畫，而《鬼滅之刃》正是符合這三點的王道漫畫。

《鬼滅之刃》表面上呈現的是人類對抗鬼的故事，然而細看之下，人類對抗鬼的原因並非單純只是物種的差異，內容更著重在人類選擇變成鬼的原因，以及鬼忘記人類時期的記憶後依然執著的事物，這兩點展現著物種差異之下，人與鬼互相敵對的原因。這部作品在滿足快感之餘，也試圖表達生命的重要性，作品中有兩位重要人物反覆質問鬼把生命當成什麼，可見《鬼滅之刃》不是單純販賣快感的一部漫畫，它還有更深層的意涵可以挖掘。

一部作品能夠在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必然有一些理由，無論是作畫、分鏡、敘事等，都可能是《鬼滅之刃》成功爆紅的原因，因此本論文通過設立「窮其道者，歸處亦同——《鬼滅之刃》的表現原則及其意涵」這樣的主題，以東立出版社所出版的中文譯本為主，企圖對《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和意涵進行考察。

第二節 相關論題的探悉與商榷

本文主要以文學理論中的敘事學與結構主義進行《鬼滅之刃》相關議題之

研究，將在此處先行歸納學界已知研究成果。

研究《鬼滅之刃》的期刊論文共有四部，以下將說明這四部期刊論文與本文有何異同。

沈美雪有兩篇與《鬼滅之刃》相關的期刊論文，論題分別是《新冠疫情下的「鬼滅」奇蹟：《鬼滅之刃》中的疾病書寫、愛、殘酷與慈悲》²、《分析心理学から見る『劇場版「鬼滅の刃」無限列車編』－「夢」「死と再生」「元型」を手掛かりとして－》³。首先談《新冠疫情下的「鬼滅」奇蹟：《鬼滅之刃》中的疾病書寫、愛、殘酷與慈悲》，這篇所闡述的內容可以從三個部分去看，第一個是談論鬼在日本的文化意涵並從中找到人鬼之戰的文學描述，第二個是透過《鬼滅之刃》展現的情感描寫，對新冠疫情下親情、友情、階層倫理的疏離的影響，第三個則以宣傳標語「這是日本最慈悲的鬼滅故事」與「夜晚迎來黎明。意念永恆不滅。」闡述《鬼滅之刃》傳達的訊息。綜合上述三點便是這篇論題所要研究的奇蹟。內文中作者提及最早出現鬼這個漢字的出處是《出雲國風土記》，根據描述的內容作者得到最早的鬼是食人鬼。

食人鬼恰好與《鬼滅之刃》中的鬼相同，《鬼滅之刃》的鬼分為三個層級，由高至低排序為：鬼舞辻無慘，異能之鬼，食人鬼。而在學會血鬼術成為異能之鬼前，大多數的鬼都是從食人鬼的階段逐漸往十二鬼月的高度前進，藉由食人的本能，吃越多人的鬼會變得更強，因此能夠成為十二鬼月大部分都是吃了許多人再加上鬼舞辻無慘提供更多他的血液，奠定十二鬼月的強悍。在這篇談論新冠疫情的論文裡，提到《鬼滅之刃》中鬼的誕生始於疾病，鬼的消亡終於藥物，這點被部分讀者投射在打敗新冠病毒的希望上，也有評論家稱《鬼滅之刃》是預見未來的漫畫。然而這點的信服力仍較為薄弱，畢竟這屬於不同讀者

² 沈美雪〈新冠疫情下的「鬼滅」奇蹟：《鬼滅之刃》中的疾病書寫、愛、殘酷與慈悲〉（《輔仁外語學報》第 17 期，2021 年）

³ 沈美雪〈分析心理学から見る『劇場版「鬼滅の刃」無限列車編』－「夢」「死と再生」「元型」を手掛かりとして－〉（《台灣日語教育學報》37 號，2021 年）

的解讀，且沒有明確證明吾峠呼世晴有提前預想到新冠疫情的發生，因此無法單純用時間點上的印證證明《鬼滅之刃》是一部提前遇見疫情未來的漫畫，所以評論家稱此作為預見未來的漫畫有過譽之嫌。

這篇論文將作品的重心置於疾病與藥物，藉由這兩點來闡述《鬼滅之刃》傳達意念是永恆不滅的思想，這點與本文的分析略有不同，用藥物治療疾病得到不滅，是一條直線，因為嚮往不滅而用藥物治療產生的便是鬼舞辻無慘這個鬼之始祖，而人類藉由藥物治療想要活下去的心態，與不滅仍舊有所差距，正是這個差異才使得產屋敷耀哉與鬼舞辻無慘談論不滅時，一方秉持軀體不滅才是永恆，另一方認為只要意念還在便是永恆，因此這篇論文才會將結論導向傳達意念是永恆不滅的結果。本文的論述則著重於窮其道者，歸處亦同這個想法，人與鬼從原本的兩條平行線最終在死亡相交，在本文的論述中同樣具有軀體消逝、意念傳承的結論，如同最終鬼舞辻無慘不得不認同產屋敷耀哉說的話，將竈門炭治郎作為他意志的繼承者，這也是歸處亦同的呈現。

沈美雪在這篇論文中使用普羅普的《故事形態學》去分析竈門炭治郎的動機，有外出、加害、缺失三點，並結合富樫義博提出的絕望與希望的黃金比，以這兩點故事起始，後續則圍繞竈門炭治郎的絕望與希望展開。故事展開後，沈美雪認為憎惡與愛情是貫徹《鬼滅之刃》的要素，與絕望和希望併為《鬼滅之刃》的內部構造。本文在這點上則運用結構主義的手法進行操作，因此與上述內容有所不同，同樣的地方是有著對比的張力，不同的是張力產生的原因，愛與憎惡不是唯一的情感描寫，只能大致歸納部分情感，絕望與希望則確實充盈在《鬼滅之刃》的場景，尤以戰鬥畫面為多數。這篇論文最終要導出《鬼滅之刃》是一個慈悲又殘酷的故事，前面的架構都是為了引向這個結論，慈悲是鬼會被憐憫，殘酷是食人的鬼必須往黑暗深淵洗清罪孽，沈美雪在這篇論文裡的論點皆採用《鬼滅之刃》的宣傳標語，因此得出的結論確實合乎《鬼滅之刃》所要傳達的事物，對本篇論文而言是個有益的參考。

沈美雪所撰的另一篇期刊論文，因語言無法深究，此處僅參考中文摘要，這篇論文主要鎖定在《鬼滅之刃劇場版 無限列車篇》，內容援用榮格心理學進行文本分析，考察作品傳達的訊息性及意義構造，從中得出多組對照關係，並且在論文中解釋強與不滅的定義。此篇論文是以心理學的角度去看這個人氣極高的劇場版動畫，從選題範圍到運用手法都較為少見，這兩點都是與本文完全不同之處，而最終的結論及強與不滅的定義在此作者的上篇論文應有相似之處，因此本文將此篇論文大致帶過。

在黃盛譽《物哀與玉碎：《鬼滅之刃》背後承繼的民族性與時代精神》⁴這篇論文中提到《鬼滅之刃》可以被定義為傳統且泛用的英雄架構，並認為《鬼滅之刃》符合神話學家 Joseph Campbell 定義的主角因為某些原因踏上了旅程，在危機中贏得勝利，最後得到昇華回到原來的世界。本文在第二章第二節的人物典型中，也提及相似的概念，由於《鬼滅之刃》屬於大眾認定的王道漫畫，其中最常出現的便是主角踏上旅程、贏得勝利、回歸原本生活的公式，本文將這點設於人物典型中表現其典型環境，因此與這篇論文使用這個概念的用意不同。

王訪嘉《鬼滅之刃文創商品行銷策略、涉入程度、與購買意願間關係之研究》⁵這篇論文的研究方向主要論及文創商品的行銷，與本文運用文學理論分析《鬼滅之刃》有所不同，提及此篇論文僅表示研究《鬼滅之刃》的方式是多樣化的，間接證明《鬼滅之刃》的熱度已然引起各專業領域的注意。

綜觀上述，《鬼滅之刃》有著少許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而本文主要以

⁴ 黃盛譽〈物哀與玉碎：《鬼滅之刃》背後承繼的民族性與時代精神〉（《臺灣教育哲學》5卷2期，2021年）

⁵ 王訪嘉〈鬼滅之刃文創商品行銷策略、涉入程度、與購買意願間關係之研究〉（《政策與人力管理》12卷2期，2021年）

敘事學、結構主義等理論進行研究，與前述研究成果有所不同，希望能夠為學界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第三節 理論選擇及其基架

本文論題是「窮其道者，歸處亦同——《鬼滅之刃》的表現原則及其意涵」，其中的表現原則，將採用敘事視角、人物典型、敘事型態這三個類別來分析，從不同的視角，去表現作品內容的真貌。接著是人物典型的部分，《鬼滅之刃》在人物描寫上，可以看到形色各異的角色，而他們具有典型上的映照，依據這些角色展現的個性與理念，最終構成整部《鬼滅之刃》的敘事型態。分析完表現原則後下一步是解析意涵。意涵，即是這部作品要表達什麼的統稱，為了能夠探究出《鬼滅之刃》的意涵，本文選擇用兩個章節去執行，先在第三章談論《鬼滅之刃》中的意識結構，再於第四章闡述《鬼滅之刃》中的價值意識。

(一) 表現原則意旨作品表達內容的手法，首先探討的是視角，視角在敘事視角的部分選擇主角的視角，以及與他相對的反派視角，加上兩個主角協助者的視角，將四個視角分為兩類，一個是互相為善為人的視角，主角與協助主角的鬼屬於次類，另一個是勢不兩立為己的視角，反派的鬼與協助主角的人屬於這類，從這兩種分類去得出《鬼滅之刃》的敘事視角。人物典型意旨在典型環境中再現的典型人物，本文將套用勇者接受召喚踏上征討魔王的典型，以作品主角竈門炭治郎為勇者，鬼舞辻無慘為魔王，探討兩者之間如何相應勇者和魔王的特質。最後將敘事型態分為陳述與序列，運用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 1939- 2017）的語法結構，分析作品陳述的內容，托多洛夫認為在語法結構中，描述面構成句子的謂語，命名面構成句子的主語。基於這點，本文將從人物的特質與行動進行分析，結合這兩個要素，再依據胡亞敏《敘事學》提出的時間、空間、因果邏輯組為序列，從中得出《鬼滅之刃》的敘事形態，

經由上述三個步驟，即可知曉《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

（二）意識結構的目的在於透過結構主義的手法，討論意識的生成。將意識結構區分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在表層結構中，談論《鬼滅之刃》最為表面的對立關係，即人鬼物種上的對立，在人鬼關係確立之前，有個前提是所有的鬼都曾經身為人類，鬼與人類有著生存上的差異，鬼需要食用人血才能存活，因此鬼很難抵禦這個本能，而大肆傷害人類，鬼的身體比未經過鍛鍊的人類要更堅韌，吃過越多人的鬼，傷口的復原能力會更迅速，鬼在不曬太陽、不被日輪刀砍到脖子或要害的情況下，壽命是無限的，上述便是鬼與人在生物種上的差異，其中食用人類這點，便是人類與鬼結怨的開始，而《鬼滅之刃》中的表層結構中，人鬼對立產生的情況都有些差異，卻不影響他們在表層結構中依舊是人鬼對立的結果。深層結構則探討隱藏在人鬼對立的表面下，實際產生對抗張力的原因，同樣以人物分組的方式進行，在共同的背景中找出差異，但凡兄弟、位階相等者、兄妹、師兄弟，他們都在相同的要素下，產生互相抗衡的行為，每一組關係的鬼都有著當鬼的理由或成為鬼後的執念，這個理由與執念便是深埋在選擇當鬼這個表面下產生的深層因素，基於這點使得人鬼對立不單純只是物種差異的相對，而是富有生命意義的深度抗衡，因此在深層結構中會得到各組不同人物形成張力的探討。

（三）價值意識是在意識結構的意識形成後，去探究意識的價值表現。本文同樣採用作品中的人與鬼去分析，究其根源，鬼的行動取決於鬼舞辻無慘的命令，鬼殺隊的行動則依循產屋敷家族的指令，兩者都有作品所要傳達的意識。

本文運用《敘事學》的敘事視角、人物典型、敘事型態為表現原則的分析方法，接著以意識結構探究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最後探討價值意識的形成得出意涵，是以底下相對分為三章，企圖透過這樣的討論，找到《鬼滅之刃》當中的表現原則及其意識結構與價值意識。

第二章 《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

表現原則意指作品展現內容的原則，本文將透過敘事視角、人物典型、敘事型態這三種理論手法，進行討論。分析作品的敘事視角，從不同的視角去看出它要表現何種事物。而人物典型則是由人物在作品中透過典型環境的再現，表現《鬼滅之刃》中人物的核心特質。最後再從敘事型態探討作品傳達的內容如何建構。是以本章將分為三個小節，分別是：《鬼滅之刃》中的敘事視角、《鬼滅之刃》中的人物典型、《鬼滅之刃》中的敘事型態。

第一節 《鬼滅之刃》中的敘事視角

在胡亞敏的《敘事學》中：「視角指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或者說，敘述者或人物從什麼角度觀察故事。」¹而本文使用的視角意指由不同敘述者的敘述來呈現出不同視角所看到的事物，並藉由他們看到的事物表現這個角色對事物的看法。本節將從兩個人類視角與兩個鬼視角來呈現《鬼滅之刃》中的敘事視角，兩個人類與兩個鬼的視角恰好是可以相互對應的，人類視角的部分將以竈門炭治郎、鬼殺隊的柱為例，而鬼視角則以鬼舞辻無慘、珠世為例，竈門炭治郎視角對應珠世視角，柱視角對應鬼舞辻無慘視角，前者是座標上相近、處在人鬼交界之間的視角，後者是座標上最遙遠的兩端，對人鬼想法各處在一個極端的視角。

一、人鬼同本與心向人類的為人視角

（一）人鬼同本的主角視角

首先從主角的視角來看，因為最初接觸到的鬼，是未吃人的妹妹竈門彌豆

¹ 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31

子，於是在後續面對鬼的過程中，竈門炭治郎會先判斷對方是否是殺害過人類的惡鬼，以及即便是惡鬼，竈門炭治郎也不會在殺死對方後去踐踏他們，一直秉持著鬼是由人變成的概念。以下將從竈門炭治郎的視角來看待鬼這種生物：

竈門炭治郎：「當我在別人家裡舒舒服服地睡覺的時候，大家卻遇上那種慘事。一定很痛，很難受吧…對不起，我沒辦法救大家。至少我希望能夠替禰豆子做點什麼。」²

在竈門禰豆子變成鬼後，第一反應是希望能替竈門禰豆子做點什麼，也因為第一個接觸到的鬼是竈門禰豆子，所以清楚知道鬼是由人變成的：「禰豆子變成了…吃人鬼？不對！禰豆子她是人類，打從出生就是人類。」³這句話奠定了後續竈門炭治郎看待鬼的態度。

竈門炭治郎：「竟然把他殺了！不過對方畢竟是個鬼啊…！」⁴

竈門炭治郎在雲取山下的小屋遇到吃人鬼，被壓制的竈門炭治郎看到妹妹竈門禰豆子一腳踹斷吃人鬼的頭，對於殺人尚未習慣的他，想著對方是鬼才能說服自己，由於竈門禰豆子的攻擊並未真的殺死鬼，在竈門炭治郎將鬼的頭用斧頭釘在樹幹之際，仍舊需要做心理建設才殺鬼：「不過，如果不殺了他，還會再攻擊別人，所以我只好動手了。」⁵

竈門炭治郎：「用鱗瀧先生交給我的刀去砍脖子，連骨頭都不剩啊…趕快

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27

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25

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74

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84

去投胎吧！」⁶

在紫藤山上，接受最終選拔的竈門炭治郎第一次親手殺了鬼，前一刻兩隻鬼還在爭奪誰能吃竈門炭治郎，轉瞬就被他殺了，然而殺了鬼的竈門炭治郎卻露出憂傷的神情，希望他們去投胎。

之後炭治郎聽了手鬼講述真菰跟鏑兔死亡的過程，憤而攻擊手鬼。殺死他後：

竈門炭治郎：「悲傷的味道…神啊！我懇求您…下次這個人投胎轉世的時候，別讓他變成鬼了。」⁷

在面對殺死鱗瀧十三個弟子的手鬼，竈門炭治郎看著他維持著掌心向上的手，悲傷的味道使得他打從心底祈求手鬼轉世不再成為鬼。

朱紗丸：「來…玩…來玩…」

竈門炭治郎：「現在感覺就像個小孩子，儘管之前殺了那麼多人。遭到蠱惑以為自己是十二鬼月，還被唆使去戰鬥，結果卻死於鬼舞辻的詛咒。無法獲得救贖……死後連屍骨都不剩，消失的無影無蹤。這是她奪走太多人命的報應嗎…鬼舞辻那個人，連崇拜自己的人都不敢下這種毒手。他真的是…鬼啊！」⁸

對於被鬼舞辻無慘指使去殺害竈門炭治郎的鬼，竈門炭治郎亦感到悲哀，並且

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164

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②》，頁 13、14

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③》，頁 53~55

認為這是朱紗丸的報應，也再次認知到鬼舞辻無慘真的是鬼這件事，基於這個認知，竈門炭治郎對待鬼舞辻無慘的態度，不會再將“曾經為人”這個想法放在於鬼舞辻無慘身上。

竈門炭治郎：「因為是鬼強行在控制她的身體，就算骨頭斷了也不在乎…太殘忍了！」⁹

在那田蜘蛛山看到被蜘蛛鬼操控的鬼殺隊隊員被弄斷手臂骨頭而感到憤怒的竈門炭治郎。

竈門炭治郎：「從那個人身上，感受到…恐懼跟痛苦的味道。讓她迫切地想要求死。這座山究竟是怎麼回事？有十二鬼月……鬼之一族棲息的山？不過…鬼不是不會群居的嗎…」¹⁰

竈門炭治郎思考起關於蜘蛛鬼媽媽急切求死的原因，在他之前殺過的鬼中，多數只有曾經是人的悲傷，然而對於明明失去人類記憶的鬼，為何在死前有著恐懼與痛苦，使得竈門炭治郎開始在意鬼的想法。

竈門炭治郎：「你在做什麼…？她不是你的同伴嗎？」¹¹

累在教訓蜘蛛鬼姊姊時，被竈門炭治郎看見了，從竈門炭治郎這句問話可以看出他以為棲息在一起的鬼不會傷害同伴。

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④》，頁 96

¹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④》，頁 136

¹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⑤》，頁 29

累：「同伴？不要拿那種膚淺的東西跟我扯在一起。我們是家人，是透過強大的羈絆維繫在一起的。而且這是我跟姊姊之間的問題。再插嘴我就把你弄成碎片。」

竈門炭治郎：「如果家人或同伴都是以強大羈絆來維繫的，那麼不管是誰都是同等重要。沒有血緣關係就說它膚淺，事情不是你說的那樣！而且…透過強大羈絆所維繫的人，身上會有信賴的味道。但是我從你們身上…卻只聞到…恐懼以及…憎恨的味道！那種東西根本不算是羈絆，是假的…冒牌貨！」¹²

對於累的回覆，竈門炭治郎反駁累的認知，此處能知曉累對於羈絆有莫大的執念，而這股執念是來自於他變成鬼後，父母對他的態度，他認為父母沒有盡到他們的職責於是決定自己創造自己認為的羈絆，這個羈絆卻被竈門炭治郎否定了，竈門炭治郎以為自己能夠說服他，結果這番話卻只是激怒累，在竈門彌豆子為竈門炭治郎擋住攻擊時，累見識到了真正的羈絆，並認為只要把竈門彌豆子搶到自己身邊，就能擁有真正的羈絆，認定恐懼「羈絆」比起竈門炭治郎口中的羈絆要更強。竈門炭治郎從此處見識到鬼的自私。「從他瘦小的身軀傳出一股令人難以承受的巨大悲傷的味道…」¹³竈門炭治郎在累的頭被富岡義勇砍下來後，聞到累散發出來的悲傷味道，於是溫柔地將手放在累的背上，也是在這時對富岡義勇喊出他對於鬼的看法：「鬼曾經是人類，因為跟我一樣，曾經是人類啊。請你把雙腳移開。他並不是醜陋的怪物。鬼是空虛的生物，是悲傷的生物。」基於這段話，能從竈門炭治郎的視角看出這部作品裡，鬼是空虛悲傷的生物，跟作品中其他角色對於鬼的看法不同，竈門炭治郎會去關注被殺死的鬼的想法，因此能從竈門炭治郎的行為得出鬼並非完全是可惡邪惡的傢伙。

¹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⑤》，頁 29~31

¹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⑤》，頁 177

竈門炭治郎：「如果連善良的鬼跟邪惡的鬼都無法分辨，你乾脆不要當柱了！」¹⁴

竈門炭治郎對風柱喊出這句話，表示除了他以外，其他人認為所有的鬼都邪惡必須剷除。

竈門炭治郎：「加油！內心是人們的原動力，不管到哪裡，妳的心都能夠變強的！」¹⁵

從這句話可以得出，內心是原動力。鬼曾經是人，雖然失去身為人的記憶，卻一樣擁有內心深處的渴望，這份渴望對於人和鬼而言，都是變強的核心，擁有一樣的目標，人與鬼卻選擇截然不同的方式，由主角竈門炭治郎口中說出這句話，揭開後續人與鬼都想變強卻相互對立的情況。

竈門炭治郎：「不要逃！卑鄙的傢伙！休想逃走！鬼殺隊總是在對你們有利的夜晚時戰鬥！他們都是人類！受了傷也無法輕易就癒合！失去的手腳也無法再長回來！你不要跑，混帳！你這混帳！卑鄙的傢伙！跟你比起來，煉獄先生要厲害多了！他很強的！煉獄先生並沒有輸！他沒有讓任何人犧牲！他戰鬥到最後一刻！他保護了大家！你輸了！煉獄先生…贏了！」¹⁶

竈門炭治郎對於猗窩座殺了煉獄杏壽郎而感到悲憤，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竈門炭治郎對於殺死煉獄杏壽郎的猗窩座感到憤怒，人類雖然會死會受傷，然而卻

¹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52

¹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⑦》，頁 24

¹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80、82~83

能保護兩百名乘客，也在對鬼有利的時間戰鬥，因此死亡的煉獄杏壽郎沒有輸，以竈門炭治郎的視角而言，人在處境惡劣的環境仍然能夠保護他人，以一命換數命這點，在這場戰鬥中，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之間可以說是實力相當的，因此即便人類不像鬼一樣有著快速癒合傷口的能力，卻也有足夠的實力可以抗衡不平之處。

上述幾段引文都是竈門炭治郎對於鬼的看法，生性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他知道鬼是由人所變，因此相信他們還能保有一絲人性，竈門炭治郎心中的人性是不忍傷害人類的本性，在作品設定中，從死去的鎊兔、真菰陪著竈門炭治郎訓練時，可以知曉《鬼滅之刃》中的角色是與可以與死去的靈魂有交集的，因此竈門炭治郎能感知到鬼在死去後是否有所悔恨、痛苦，鬼消逝後會浮現當人時的遺憾與憎恨，竈門炭治郎對這些鬼的作法是施以溫柔，無論是溫柔伸出的手，或是滿含溫柔的眼神，都是竈門炭治郎不踐踏他們、尊重他們的做法，因此在竈門炭治郎的視角中，可以得出人鬼同本的結論，同本是指有著同樣的根基，即使中間有過不同的選擇，死亡仍舊是伴隨人類時的本性，所以無論是人類還是鬼，都有相同的核心根本。

（二）心向人類的鬼視角

珠世是被鬼舞辻無慘變成鬼的人，剛變成鬼時，珠世像其他鬼一樣殺害人類，後來遇到繼國緣壹才逐漸擺脫鬼舞辻無慘的控制，並專研如何醫治被鬼殺害的人，而後再詢問病人意願，若同意便著手將對方變成鬼，而兩百年來成功被珠世變成鬼的人僅有愈史郎一人。

珠世：「雖然是鬼，也是個醫師，我想要除掉那個叫鬼舞辻的男人。」¹⁷

¹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②》，頁 136

這句話是珠世第一次跟竈門炭治郎見面時說的，這邊的「雖然」表示珠世知道鬼是被人厭惡的生物，用這個詞將自己與其他的鬼區隔開來，隨後說明自己是一位醫生，解答竈門炭治郎對於她是鬼為何會幫助他的疑惑，再加上最後那句她想要除掉叫鬼舞辻的男人，用相同的目標拉近與竈門炭治郎的距離，並根據這點讓竈門炭治郎相信她雖然是鬼但不會傷害人類。

珠世：「或許你聽了不舒服，我們以輸血的名義，向手頭不寬裕的人買血。當然拿走的血量不會影響他們的身體。」¹⁸

這段話中，珠世事先提醒竈門炭治郎可能聽了會不舒服，並說明他們是如何取得食用的人血，關於這點珠世的提醒是怕竈門炭治郎不能接受他們的做法，珠世終究是鬼，即便改造了自己的身體仍然需要時用人血來維持生命，就算取用的血量偏少也感到愧疚，身為鬼卻相當在意人類的感受，並且盡量以人類的想法思考，證明珠世雖是鬼，卻會為人類考慮。

珠世：「有一點…希望你別誤會，我並不想增加鬼的數量。但是面對罹患無法治癒疾病跟傷勢所剩餘命不多的人，我只能做這種處置。那時我一定會…詢問本人是否願意變成鬼永遠活著，才會繼續下一步。」¹⁹

珠世向竈門炭治郎解釋她為何要將愈史郎變成鬼，此處證明珠世作為醫者選擇將病患變成鬼是為了讓對方擁有強健的身體，這點跟鬼舞辻無慘的行為是一樣的，差別在於兩者的動機，一個是真心為了治療人類，另一個是增加幫他完成夢想的下屬，從兩者差異上，可以明確看出珠世對於人類的態度是秉持良善且

¹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②》，頁 154

¹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②》，頁 156

富有醫德的。

珠世：「基本上…鬼之間的戰鬥既無謂又毫無意義。除了陽光跟鬼殺隊劍士的刀以外，根本無法給對方致命的一擊。不過鬼舞辻無慘能夠破壞鬼的細胞。」²⁰

珠世身為鬼，卻對於鬼之間的爭鬥感到毫無意義，互相殘殺只是相較於人類更激烈的打鬥，不會真的致死，除了陽光、日輪刀以外，能夠讓鬼致死的是鬼舞辻無慘的詛咒以及破壞。脫離鬼舞辻無慘掌控的珠世認為同類的作為並無意義，從這點能看出她將自己的定位區別於其他的鬼。

竈門炭治郎：「沒事的，我想她把你們兩位…當成是某個家人了。」

珠世：「？可是施加在禰豆子小姐身上的暗示，不是把人類當成是家人嗎？我們是鬼呢…」

竈門炭治郎：「不過禰豆子判斷你們是人類，所以才想保護你們。」

……

珠世：「謝謝妳，禰豆子小姐…謝謝妳…」²¹

聽到竈門炭治郎說竈門禰豆子把他們當成家人，珠世隨即落淚並表示感謝。成為鬼已久的珠世會落淚是源自於竈門禰豆子對她人類身分的肯定，竈門禰豆子被施以將人類當成家人的暗示，為了保護家人挺身而戰，因此珠世對於竈門禰豆子對他們的態度感到疑惑，最終經由竈門炭治郎的解釋得知竈門禰豆子將他們視為人類，被視為人類讓珠世由衷感謝竈門禰豆子，而竈門禰豆子將他們視為人類對於珠世來說是一種身分認同，珠世在成為鬼後，第一次被肯定為人類

²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③》，頁 50

²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③》，頁 57~58

的反應，證明她很在意自己是不是人類。

珠世：「妳想活下去嗎？就算…已經不再是人類也想活下去嗎？再拖下去…妳應該會因病而離世。但是…不再是人類這件事，…對妳來說很痛苦。」²²

這段話是珠世在內心對自己的問答，活下去變成鬼跟身為人類離世這點，珠世選擇了前者，卻對這個選擇感到痛苦，不再是人類這點從後續揭示的內容可以推斷是因為殺害了家人而感到痛苦，恢復人類記憶的珠世認為當鬼是痛苦的，因此想要協助竈門炭治郎殺死鬼舞辻無慘。

鬼舞辻無慘：「……妳這女人真是難纏啊，珠世。居然反過來怨恨我。殺死妳丈夫跟孩子的是誰啊？是我嗎？不是吧！不是別人，就是妳自己。妳把他們吃了！」

珠世：「要是知道會那樣，我才不會變成鬼！當初我說不想病死！是因為我想看著孩子長大成人啊…！」

鬼舞辻無慘：「後來妳還殺了很多人，難道那是我看到的幻覺？我看妳很開心地在吃人呢。」

珠世：「沒錯！我在自暴自棄之下殺了很多人，為了彌補那些罪過…我就跟你…在這裡同歸於盡！」²³

這段話揭示了珠世為何會對於選擇當鬼感到痛苦，從珠世不曉得自己變成鬼後會殺了丈夫跟孩子這點，表示在說服珠世變成鬼的過程中，鬼舞辻無慘並未告知珠世她變成鬼後會殺死自己的家人，由於她想看自己的孩子成長，因此希望

²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③》，頁 58~59

²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6》，頁 102~103

可以活得更久一點，而實際情況跟她所想並不相同，所以她認為當鬼是痛苦的。

產屋敷耀哉的鎚鴉：「那麼我就說明來意吧！鬼殺隊裡也有精通鬼身體結構與藥學的人，希望跟妳一起調查禰豆子身上的變化。可以協助我們一起打敗鬼舞辻嗎？要請妳到產屋敷宅邸一趟。」

珠世：「要求身為鬼的我，前往鬼殺隊的根據地…？」²⁴

珠世對於產屋敷耀哉的請求感到困惑，由於珠世是鬼，產屋敷耀哉的住處是鬼不得進入的，並且為了不被鬼舞辻無慘找到，更會設置的難以尋找，而為了協力打倒鬼舞辻無慘，產屋敷耀哉相信珠世定能幫助鬼殺隊打倒鬼舞辻無慘，這樣的信任讓珠世感到困惑，也昭示了作為鬼對立面的人類當家，接納了身為鬼的珠世，希望打倒鬼舞辻無慘的她，知道比起出現一個天才，更多人齊心協力才能真正打敗鬼舞辻無慘。

珠世在戰國時代變成鬼之後，因鬼舞辻無慘被繼國緣壹削弱而逃出鬼舞辻無慘的控制，因此恢復人類記憶的她將打敗鬼舞辻無慘視為醫生的目標，並且以醫生的身分救治人類，不希望增加鬼的同伴，卻想要幫助命無多日之人，因此會詢問對方意見而將對方變成鬼。綜合上述例證，可以看出珠世雖作為鬼，卻救助人類、醫治人類，並在遇到竈門炭治郎時將打敗鬼舞辻無慘的心願託付在他身上，總是在意自己是鬼，被認為是人類時會落淚，明明是鬼卻被當成人類對珠世而言是一種救贖，但也讓她對於當鬼更感到痛苦，從這些行為表現來看，得出珠世在作品中心向人類的視角。

²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5》，頁 148~149

綜觀上述，竈門炭治郎第一個遇見的鬼便是他的妹妹竈門禰豆子，因確信竈門禰豆子此前是人類，所以後續對待鬼的時候，也不免會將對方視為人類。最初竈門炭治郎不忍心殺鬼，只能以「如果不殺了他就會使更多人受到傷害」這點來說服自己動手，殺了鬼之後還會祈禱對方去投胎，希望對方下輩子可以不再當鬼。因此從竈門炭治郎的視角來看所有的鬼都是曾經身為人的同類。珠世變成鬼後，殺了不少人，其中包含他的丈夫與孩子，她答應變成鬼的原因是為了看孩子長大，對於鬼無法與人類共處這點，她感到痛苦，也決定不再殺人，並用替人類看診的方式來獲取維持生命的血液。本文中珠世對待竈門炭治郎的態度，可以看出她相當顧慮人類的感受，而竈門炭治郎並不像柱一樣對鬼趕盡殺絕這點，使珠世願意接受竈門炭治郎想讓妹妹恢復成人類的委託。根據竈門炭治郎與珠世的行為可以看到他們的行為不受人鬼身分拘束，仍舊會為了對方考慮，因此他們的舉動表現了人鬼同本、心向人類的為人視角。

二、繼承仇恨與嚮往不滅的為己視角

（一）繼承仇恨的柱視角

柱是鬼殺隊中實力強悍的存在，總共分為水、風、炎、音、蟲、蛇、戀、霞、岩九柱：「所謂的柱……就是鬼殺隊中，位階最高的九名劍士。雖然柱以下階級的隊員們，都是以極快的速度接連被殺，但是他們不一樣。支撐鬼殺隊的就是這些柱。」²⁵九位柱每半年會跟主公產屋敷召開柱共同會議，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消滅鬼舞辻無慘，讓鬼不再存於世上，而由產屋敷家族開始的仇恨，也擴散至鬼殺隊中，九柱甚至可以說是直面承接仇恨的根源。繼承仇恨，從根源上而言，產屋敷家族對鬼的仇恨值可以說是最高，鬼王由產屋敷家族所出，因而受詛咒的產屋敷一家必然發起對鬼的討罰。產屋敷所帶領的鬼殺隊正是佈滿仇恨的組成，仇恨對象是鬼，除了從產屋敷的理念繼承仇恨以外，多數鬼殺隊隊士

²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31~32

因自身家庭原因，也會從家人身上生出仇恨，於是此段落將由柱的視角來探討針對鬼以及自身家族延伸出的仇恨。

九位柱討厭鬼的理由，多半是在乎的人被鬼所殺，即使加入鬼殺隊的理由有些個別原因，仍舊會因為柱的責任而積極討罰鬼。對鬼的態度是嫉惡如仇，以下將舉風柱不死川實彌與蛇柱伊黑小芭內為例，他們是九柱中相當仇視鬼的朋友。

不死川實彌的家人、師兄、重要之人都被鬼殺死，除了弟弟玄彌，不死川實彌加入鬼殺隊之前就會以各種方式將鬼捉起來曬太陽，直到追捕同一隻鬼時，遇到鬼殺隊隊士糸野匡近，因他介紹培育者給不死川實彌，不死川實彌才得以踏入鬼殺隊，並且在打敗下弦之壹後成為風柱。

不死川實彌：「這世界很不合理，總是從善良的人們…開始接連死去。」

26

引薦不死川實彌加入鬼殺隊並且推薦他培育者的師兄糸野匡近死去後，不死川實彌加深了對鬼的仇恨，並且認為這世界總是善良的人先死去。

不死川實彌：「你瞞不了我的，你的演技實在令人討厭，你明明只是把隊員當成用完就丟的棋子。你根本不曾鑽研過武術吧？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像你這種人居然是鬼殺隊的老大？實在令人作嘔。不要開玩笑了！」

產屋敷耀哉：「真是抱歉。我曾經試著揮刀，不過很快就感到呼吸急促，連十次都做不到。可以的話我也想跟你們一樣…成為靠自己的力量保護

²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9》，頁 154

別人性命的強大劍士。不過，我實在是無能為力。很抱歉，總是把辛苦的事情推給你們。」

不死川實彌：「當時…我無言以對。主公大人的眼神讓我想起了媽媽。我感受到一股父母對孩子的關愛之情，溫柔的撫摸著我的臉頰。」²⁷

不死川實彌初見產屋敷耀哉的態度可以用惡劣來形容，對於產屋敷耀哉藏身在鬼殺隊隊士身後的行為感到不滿，並且認為產屋敷耀哉毫無付出，只是高高在上指揮隊士，然而產屋敷耀哉的語氣卻是平靜的陳述他為何不鑽研武術、不與隊士並肩作戰的原因，不死川實彌從產屋敷耀哉的眼神讀出溫柔似母的情感，孩子會對溫柔的父母產生依賴，並承擔對方的夢想。

產屋敷耀哉：「如果你們是棄子，我同樣也是棄子。我只是指揮鬼殺隊的一顆棋子，就算我死了也不會有什麼改變。我的接班人早就決定好了。實彌你是第一次參加柱聯合會議，才會有所誤解，其實我並不厲害，也什麼都不是。大家只是出於善意才會那樣對待我，如果你不願意，大可不必像他們那樣沒關係。與其拘泥於此，你更應該以柱的身分守護人們的生命，我只有這個請求。匡近才剛過世，把你找來實在很抱歉。在他生前，你們就像兄弟一樣親近，現在想必更加難受吧？」

不死川實彌：「！！名字…」²⁸

產屋敷耀哉對柱唯一的請求是以柱的身分保護他人生命，也告訴不死川實彌不必用其他柱的方式對待他，並且點出不死川實彌為何會對自己產生質疑的原因。不死川實彌聽到条野匡近的名字後，經由胡蝶加奈惠解釋產屋敷耀哉會記下每位犧牲隊員的名字與生平，聽到這點的不死川實彌感到震驚與意外，他自

²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9》，頁 161~163

²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9》，頁 163~165

已連並肩作戰犧牲的隊員也無法確保把每個人都記住，從此處可以知道不死川實彌對產屋敷耀哉的態度已經從質疑到欽佩。

產屋敷耀哉：「實彌，每一個鬼殺隊的孩子們，都寫好遺書了吧？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遺書的內容都很雷同。匡近寫的也是一樣。我打算將它交給實彌。匡近把他死去的弟弟…和實彌你的身影重疊了。他夢想有個光明的未來，跟我的夢想一樣。希望重要的人能帶著笑容，幸福的活著，直到壽終正寢的那一天。希望他的性命決不會遭受不合理的威脅。就算自己在那時候，無法活著陪在那個人的身邊，也希望他能活著，希望他能活下去。」²⁹

產屋敷耀哉拿出条也匡近的遺書給不死川實彌，条也匡近把不死川實彌與自己弟弟的身影重疊，這點讓不死川實彌想到了自己的弟弟不死川玄彌，他們都想守護親近之人未來的幸福，這點跟產屋敷耀哉的夢想不謀而合，出於自身的想法，承接產屋敷耀哉的夢想，不死川實彌為了達成這樣的未來，對鬼的態度是堅決滅殺，亦因他遇見的第一隻鬼是他媽媽變成的，一出手就殺了除了弟弟不死川玄彌以外的其他弟妹，因此他不信任鬼，即便是親人變成的鬼他也不信任。所以之後遇見變成鬼的竈門彌豆子依舊不信任她不會吃人。

不死川實彌：「小朋友，你說鬼怎樣？身為鬼殺隊，為了保護人們而戰？你說的那種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啊！笨蛋！」³⁰

由於自己變成鬼的媽媽把其他弟妹都殺了，所以不死川實彌並不相信竈門彌豆子不會殺人吃人，母親變成鬼殺了五個弟妹，形成不死川實彌對鬼的恨意起

²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9》，頁 166~167

³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44~45

始，他從未遇過不傷害人的鬼，因此認定世界上所有的鬼都會傷害人類，為了證明所有的鬼都一樣，不死川實彌利用自己的稀血來誘惑竈門彌豆子。

不死川實彌：「徹底消滅鬼才是鬼殺隊。」³¹

從這一句話可以看出不死川實彌對於鬼殺隊的定義與行動宗旨，因此在他的視角，不需要區分鬼是善或惡，只要對方是鬼就必須擊殺。

不死川實彌：「如果是人類，要讓她活著當然沒問題，但是鬼就不行，我無法接受。」³²

不死川實彌反覆強調，只有人類才能活著，只要是鬼都必須趕盡殺絕，鬼會不會傷害人類並不再他的考慮範圍內，從不死川實彌的視角可以看到一個所有的鬼都是敵人，都會殺害人類，使人類生活變得不幸的世界，且在成為柱後更是接收了產屋敷耀哉的夢想與請求，所以為了防止鬼去殺害人類，只要遇到鬼變二話不說將鬼擊殺。

總合上述例證，可以得出不死川實彌視角中，為何願意聽從產屋敷耀哉的請求並協助他實行夢想，以及仇恨鬼的形成原因，其中不死川實彌對待變成鬼的竈門彌豆子自始至終都不信任的態度，可以佐證他眼裡容不下任何一隻鬼，堅決的行事宗旨表現他對鬼的恨意極其濃厚。

接著來看蛇柱伊黑小芭內，他是家族供奉給蛇鬼的祭品，「家裡出生的都是

³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62

³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71

女孩子，據說相隔了三百七十年才誕生了一個男孩。」³³此處可知男孩在伊黑家相當稀有，再加上伊黑小芭內有不同的瞳色，被蛇鬼要求養大後再獻祭，因此得到緩衝時間的伊黑小芭內才能從地牢逃脫。

伊黑小芭內：「出生在人渣家族的我依舊是個人渣，背負的罪孽太過深重，無法過著平凡的人生。無處宣洩的心情只好全都指向鬼，我對鬼充滿了怨恨。」³⁴

伊黑小芭內對於自己身上的血統極其不滿，於是把心情轉移到鬼身上，且因家族由蛇鬼所支配，將對身上血脈的厭惡指向鬼亦有根據。

伊黑小芭內：「我得先死一次，把這個流著骯髒血液的身軀整個換掉才行，要不然我就連待在妳的身邊都會有所顧忌。甘露寺，我啊…來自一個以殺人來滿足私慾、流著骯髒血液的家族。用搶來的錢蓋豪宅、享受美食，竭盡揮霍之能事，卻從不引以為恥，是個貪婪至極又愛慕虛榮的醜陋家族。」³⁵

從這段伊黑小芭內心裡想對甘露寺蜜璃說的話，可以看出他對於自身家族的恨意，必須要毀滅自身才能無所顧忌地跟甘露寺蜜璃在一起，比起一般怨恨著家族，卻愛惜自身的人而言，從伊黑小芭內對於家族的恨意包含自己身上的血液這點，可以證明他對於家族而產生的恨意極高。

竈門炭治郎：「…我的妹妹變成鬼了，但是她不曾吃過人。之前沒有，以

³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2》，頁 17

³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2》，頁 24

³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2》，頁 16

後也不會，她是絕對不會傷人的。」

伊黑小芭內：「你說的根本是可笑的狂妄之詞。既然她是你的親人，當然會想要包庇她。你說的話完全不可信，我不會相信的。」³⁶

伊黑小芭內把對於家族的不滿的情緒全指向鬼，所以對於鬼的憎惡是無條件的，無論變成鬼的是誰，他不在意，並且跟不死川實彌一樣認為鬼一定會傷害人類，因此他們是很合得來的朋友。

伊黑小芭內：「我無法信任他們…基本上我最討厭鬼了。」³⁷

這句話可以看出伊黑小芭內表明了自己有多討厭鬼的態度，因此在對待鬼的事情上，是毫無疑問的支持所有的鬼都必須擊殺。

伊黑小芭內：「不死川，大白天是沒用的。必須在陰暗處，鬼才會出現。」³⁸

因為跟不死川實彌合得來，所以對於想把變成鬼的竈門彌豆子趕出箱子的不死川實彌給予建議，讓他到陰涼處把鬼逼出來，從這個舉動可以看出他跟不死川實彌對鬼的觀念是相同的，都是贊成把鬼除盡不放過任何一隻鬼。

伊黑小芭內：「像這樣為了某人去拚命，就覺得自己…或多或少可以變成『好東西』。但是不管經過多久，那五十個帶著怨恨眼神的人，用腐爛的雙手…緊抓著我的身體，讓我哪裡也去不了。我想在打敗無慘後死去，

³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40

³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62

³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76

希望這樣能夠淨化我的骯髒血統。如果能夠在一個沒有鬼的和平世界裡，再次投胎為人的話，我一定會告訴你，我喜歡妳。」³⁹

這段話是伊黑小芭內心裡暗自許下的願望，此處的為了某人去拚命可以說是為了產屋敷耀哉以及為了保護弱小的人類，藉由這樣的行動來嘗試洗滌血液的汙穢，而這個行動的動機便是對於家族供養蛇鬼的怨恨，只要斬除鬼，也許能夠不像家族的所作所為那般骯髒。

從上述例證可得出伊黑小芭內對於鬼的仇恨是源自他的家族，認為他家族的行為很羞恥，從而想擺脫這樣的汙穢感，也因為感到汙穢而不願意在流著伊黑血脈身軀的此世與喜歡的人在一起，從對感情表現出的自制力可以對應他對於鬼的怨恨程度，產屋敷耀哉的夢想是驅逐鬼讓大家都幸福活到壽終正寢，因此將所有怨恨指向鬼的伊黑小芭內，正好符合產屋敷耀哉的想法，從此處可知伊黑小芭內繼承仇恨的原由。

風柱不死川實彌與蛇柱伊黑小芭內兩位柱之所以合得來，正是源於對鬼的看法，從他們的視角所看，鬼是世界上不可原諒且必須斬除的生物，他們不認為鬼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不死川實彌看到母親變成鬼後，便親手將母親殺死，此時的他眼中，母親不是人而是鬼，且她已經殺害了五個弟妹，因此在不死川實彌的視角，一旦人被變成鬼，就只是鬼，對待對方的方式，會撇除所有對待人類的方式，直接擊殺。而伊黑小芭內則是因為家族原因，選擇將仇恨指向鬼。兩者的共同點在於由家人引發的仇恨，到成為柱後被產屋敷耀哉所託付，形成對於鬼只有憎惡沒有同情的仇恨繼承者。九柱對於鬼的態度都傾向鬼就是一群不值得同情的邪惡生物，然而風柱與蛇柱是其中對鬼的態度最為一致，不

³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2》，頁 24~25

會輕易被說服與改變的，因此可以說他們是最貼近繼承仇恨的人。

（二）嚮往成為究極生物的鬼王視角

對於鬼舞辻無慘而言，成為究極生物是他作為鬼的目標，鬼最大的缺點是不能曬太陽，因此不方便在日落前行動，對於已經克服脖子是弱點的鬼舞辻無慘，只要克服太陽，就能成為不死不滅的究極生物，因此究極生物的合成因素便是不老、不死。鬼舞辻無慘還是人類的時候身體是病弱的，隨時都可能死去，這是他懼怕死亡的核心原因，人變成鬼後只要還有理智，行動的動機會以做為人最後一刻留下的執念行動。因此從鬼舞辻無慘作為人類時的病弱身體來看，與他追求不死不滅這點是相互呼應的。

鬼舞辻無慘：「我的臉很蒼白嗎？看起來病的嗎？看起來像是活不久的樣子嗎？我看起來像是快死的樣子嗎？當然不是那樣！我是近乎完美的生物。」⁴⁰

這段話提到的近乎完美的生物，也就是指離成為完美生物只差一步，那一步即是克服太陽，且關於他提到自己是否看起來像是快死的樣子這點，基於他作為人類時的病況，這句話等於是觸碰鬼舞辻無慘的逆鱗，因此他殺死了對他這麼說的人，亦對旁邊的女孩施以恐懼並殺害。表現他對於自己是否視為美生物的在意。

鬼舞辻無慘：「真是可憐，我來拯救他吧！」⁴¹

對於身體虛弱的累，鬼舞辻無慘說著要拯救他，會找上身體虛弱的人，是因為

⁴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②》，頁 143

⁴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⑤》，頁 170

虛弱的人總會想要像健康的人一樣，以及不用擔心隨時可能身亡，因此這樣的人性，最適合將對方引誘成鬼，只要身體病弱的人想要擁有健康的身體，鬼舞辻無慘就會將對方變成鬼納入麾下，然而獲得強健的身體卻不能曬太陽還需要吃人這點，旁人是無法接受的，一旦想要攻擊變成鬼的人，就會被反殺。鬼舞辻無慘利用這樣的人性，意欲增加鬼的數量，然而目的僅是讓鬼去尋找藍色彼岸花與殺害礙事的獵鬼人。

鬼舞辻無慘：「能夠號稱是十二鬼月並不是結束，而是開始。那是要吃更多的人，要變得更強，為的是能夠協助我的開始。」⁴²

鬼舞辻無慘對十二鬼月的下弦感到不滿，並說出成為十二鬼月的目的，即是協助鬼舞辻無慘，因此可以得出他四處培養鬼，並讓他們自發努力擠進十二鬼月是為了有更強的力量去幫助他尋找藍色彼岸花以及打敗獵鬼人，對於經常被獵鬼人打敗而必須更換的下弦之鬼，鬼舞辻無慘因極度不滿而將下弦之陸、下弦之肆、下弦之貳逐一殺死。

猗窩座：「無慘大人。」

鬼舞辻無慘：「找到那個東西了嗎？」

猗窩座：「我調查過了，但是缺少確切情報，無法確認它的存在——…我找不到『藍色彼岸花』。」

鬼舞辻無慘：「所以呢？」

猗窩座：「今後我依然會盡力滿足無慘大人的期望。我遵照你的命令除掉了一個柱，請你放心…」

鬼舞辻無慘：「我看你好像搞錯了，猗窩座。不過是柱…就算除掉了又如

⁴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174

何？鬼打敗人類是理所當然的事。我要的是殲滅鬼殺隊！徹底將對方消滅殆盡，不要再讓我看到！這件事應該不複雜，可是卻還無法完成…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看你很得意地向我報告殺了一個柱，然而當時還有三名獵鬼人在場。為什麼你沒有將他們收拾掉？虧我還特地讓剛好在附近的你去搞定…猗窩座。猗窩座…猗窩座…猗窩座！我對你很失望！沒想到你居然被一個還不是柱的劍士打中，看來『上弦的參』功力也退步了啊！」⁴³

對殺掉一個柱的猗窩座，鬼舞辻無慘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鬼舞辻無慘對於鬼殺掉人這件事，認為是正當且無庸置疑的，被變成鬼的人為了變強與存活，都依循著吃人作為活下去的條件，關於這點只在竈門禰豆子身上出現不同。在鬼舞辻無慘的想法中殺柱這個行為並不是最終目的，其目標是殲滅鬼殺隊，至於讓上弦之鬼去殺柱，是因為柱的實力比其他隊士更強，在鬼舞辻無慘的概念裡，鬼殺隊的存在會妨礙他尋找藍色彼岸花以及用鬼支配世界的想法，所以殺掉柱和其他隊士，只是他計畫的一環，猗窩座由於兩項任務都未完成，因此鬼舞辻無慘對他感到失望，並認為身為上弦之參的猗窩座實力退步，於是感到憤怒，從鬼舞辻無慘的視角來看，幾乎沒有完全能夠符合他心意的鬼，原因是所有的鬼都只是他成為究極生物路上的棋子。

鬼舞辻無慘：「看來你吃了不少人呢，力量也比以前更強了。真是太好了。不過你不能大意，事情進行順利的時候就容易出錯。」

墮姬：「我知道了。」

鬼舞辻無慘：「鬼殺隊裡老練的人，像是柱就很容易看出這裡有鬼。不過除了擁有柱等級實力的人，我們看一般人實在分不出當中的差異。雖然

⁴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114~119

能夠判別血的種類跟疾病、基因等，人類所不知道的事情…『墮姬』…」

墮姬：「是！屬下在，無慘大人！」

鬼舞辻無慘：「我對妳的期望很深。妳比誰都要美麗。而且還殺了七位實力堅強的柱。今後妳要變得更強更加殘酷，因為妳是特別的鬼。」⁴⁴

鬼舞辻無慘對墮姬加強叮囑的行為，可以推測是他對於猗窩座的失望而產生的行為，在這段話中提到對於鬼分不出除了柱以外的人類，暗示只要遇到沒有柱實力的隊士一樣要除掉，從與猗窩座的對話得出的殲滅鬼殺隊這一原則，可以得知鬼舞辻無慘為何要與墮姬加強叮囑。在引文最後提到的特別的鬼，所謂特別在於他的體內有著真正的上弦之陸，也就是墮姬的哥哥妓夫太郎，要除掉上弦之陸的條件便是同時砍斷妓夫太郎與墮姬的脖子，因此從最後這句「因為妳是特別的鬼。」能夠推敲出鬼舞辻無慘亦是在對她體內的妓夫太郎對話，在這段話提到的殺了七位柱，這點無法從作品中證明是墮姬自己殺的還是有妓夫太郎的幫助才殺死的，但是殺了七位柱是實質的戰績，這樣的戰績卻仍然無法獲得鬼舞辻無慘的信任，不相信任何鬼的鬼舞辻無慘也只是對墮姬說期望她的表現而已，並不含信任的成分，再次證明鬼只是他麾下的棋子，為了達到目的而煽動鬼的心情，為他心甘情願地工作。

鬼舞辻無慘：「終於出現能夠克服太陽的人了…！幹得好！半天狗！這麼一來就不必再尋找藍色彼岸花了。好漫長…！不過為了這個…我為了這個…一千年持續繁衍我不願意增加的同類。那是就連十二鬼月當中不曾出現的稀有體質…被選上的鬼！只要吃了那個女孩再加以吸收，我也能夠克服太陽了！」⁴⁵

⁴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⑨》，頁 79~81

⁴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5》，頁 54~56

得知竈門禰豆子成為第一個克服太陽的鬼後，鬼舞辻無慘將目標藍色彼岸花轉移到竈門禰豆子身上，認為只要吸收她就能克服太陽，而從上述引文提到鬼舞辻無慘一千年來持續繁衍他不願意增加的同類，關於這點可以看出鬼舞辻無慘只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究極生物，不希望其他鬼效仿，不願意繁衍卻依舊繁衍的原因便是替他尋找藍色彼岸花以及殲滅鬼殺隊，得知有鬼克服太陽的消息，讓鬼舞辻無慘的夢想更進一步。

綜合上述原因，可以得出鬼舞辻無慘在作品中一直嚮往成為究極生物的行為，分別從他對路人與十二鬼月的對話中看到同一個目標，那就是尋找藍色彼岸花讓他能夠克服太陽，成為不死不滅的究極生物。

從不死川實彌、伊黑小芭內與鬼舞辻無慘的想法來看，兩者對待人鬼的看法都是極端的，鬼舞辻無慘認為但凡是阻礙鬼的人類就必須殺掉，且所有的鬼都應該遵照他的指示行動，不死川實彌與伊黑小芭內則是堅定只要是鬼就非殺不可，因此可以看到兩方相異的行為展現了不同的為己視角。

本節從主角竈門炭治郎、主角的協助者珠世、配角風柱不死川實彌、蛇柱一黑小芭內、以及反派鬼舞辻無慘，這四個視角來呈現。首先是竈門炭治郎的視角，從他的敘述看到的是一個鬼情有可原的世界，殺鬼是基於鬼殺害人類，卻不代表對所有的鬼都充滿怨恨，甚至在鬼死後會認為對方是很可憐的，而伸出手或是用溫柔的眼神看待鬼的消逝，因此竈門炭治郎是敘述著人鬼同本的視角。在珠世的視角中，則描繪了一個為何選擇鬼會導致痛苦的敘述，作為鬼的珠世卻更親近人類，並且對於自身是鬼感到悔恨，作為一個當過鬼又恢復人類記憶的角色，恰好與主角竈門炭治郎是相對的，一個是鬼卻親人，一個是人卻同情鬼，因此從珠世視角呈現了一個心向人類的敘述。在風柱不死川實彌及蛇

柱一黑小芭內的視角中敘述著鬼是一群該死並且邪惡無比的生物，不可能去同情鬼，也不會相信鬼是可以不傷害人類的，兩者都將消滅鬼作為目標，並且肩負產屋敷耀哉所賦予柱的責任，因此他們敘述著繼承仇恨後以消滅鬼為目標的視角。在反派鬼舞辻無慘的視角中，則是敘述著人類是不夠完美的生物，因此變成鬼才能成為完美究極的生物，認為不死不滅就是永恆，所以在鬼舞辻無慘的視角中呈現了一個鬼有可能成為究極生物的嚮往。

第二節 《鬼滅之刃》中的人物典型

典型在常見的說法中可以解釋為常見的或是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本節將在談論人物典型前，先定義典型二字。

《說文·土部》：「型，鑄器之法也。」

段玉裁注：「以木為之曰模，以竹曰範，以土曰型，引申之為典型。」⁴⁶

引文中提到型是鑄器的方法，將方法視為需要依循的規定。這個解釋可以知道型作為被遵循的存在，是一個受人效仿的標竿，加上段玉裁注釋，將型引申為典型，可以確立典型二字的意義。根據上述內容，本文將典型定義為經由群體共識確立的典範。而此處要談論的人物典型則是再現這個典範，因此本文的人物典型意旨在典型環境中再次被表現的典型人物。

此處將《鬼滅之刃》視為一個勇者踏上旅途擊敗魔王的典型環境，從這個典型環境再現的人物，便是《鬼滅之刃》中的典型人物。在本節中主要談論勇者 V.S.魔王的故事情節呈現，其中加入角色的個人特質，將他們分為溫柔的勇者典型以及自私的魔王典型。勇者 V.S.魔王的故事模式是勇者受到召喚踏上討罰魔王的模式，期間勇者會遇到能夠結伴同行的人，以及提供協助的組織，而

⁴⁶ 徐復等編：《古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頁 324

魔王會召集手下派人在勇者的旅途過程中暗殺勇者，勇者一路上過關斬將，最終抵達魔王面前討伐魔王。

下列例證將分析竈門炭治郎如何作為溫柔的勇者典型，以及鬼舞辻無慘如何是自私的魔王典型。

一、溫柔的勇者典型

此處的溫柔為《鬼滅之刃》中憐憫、同情的表現，相對於作惡多端不在意他人感受的鬼，溫柔的表現多體現在主角竈門炭治郎的行為中，因此將竈門炭治郎的特質歸類為溫柔。在第一節視角的部分也提及竈門炭治郎認為人鬼是同本的，並且能夠從他的視角反應他溫柔的特質，所以這裡談論的典型會再加上他人的想法去證實竈門炭治郎溫柔的特質。而勇者是指在一個充滿邪惡的世道，一個人擁有上天給予的特殊能力，且永不退縮、勇往直前，經過努力不懈的鍛鍊，在主角光環之下，最後打倒魔王的典型人物。溫柔、勇者的特質在竈門炭治郎身上最為明確，本段將列舉竈門炭治郎之所以具有溫柔勇者特質的行為，首先引作品中其他角色的說法來看：

鱗瀧左近次：「同情心過於氾濫，無法下定決心。即使面對鬼，依然能夠嗅到那股善良的氣味。他連對鬼都抱持著同情心。」⁴⁷

這段話是富岡義勇託付他師父鱗瀧左近次培育炭治郎時，鱗瀧師傅看見竈門炭治郎對鬼的反應後，在心裡對富岡義勇說的話，是漫畫中第一個指出竈門炭治郎過於善良而顯得正直的人，同情心是竈門炭治郎溫柔的表現，不忍殺害鬼是因為「要敲碎頭蓋骨徹底殺了他，必須持續用石頭敲打……這樣會很痛苦吧。難道沒有一擊就能斃命的東西……」。⁴⁸考慮到對方會受到痛苦的表現與希望殺

⁴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92

⁴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91

死對方時能一擊斃命這點，證明竈門炭治郎即便自身受險也為對方考慮的溫柔。

竈門炭治郎壓著被鬼舞辻無慘變成鬼的人，即便警察試圖拉開他，他也因不想讓變成鬼的人再去傷害其他人而堅持壓住這個人，在旁邊看到這畫面的珠世，決定幫竈門炭治郎一把。

珠世：「就連變成鬼的人，還願意用『人』這字眼去稱呼他啊！而且還試圖救他。」⁴⁹

這段話可以看出竈門炭治郎不會因為人變成鬼就馬上制裁他，竈門炭治郎對於邪惡的鬼心中自有定義，從他的行為可以看出，只要不是惡意吃人傷害他人的鬼，竈門炭治郎都不會立即殺死他，而是想著只要他還未傷害人，就應該盡力治療，這點可從竈門炭治郎對於竈門禰豆子的態度看出來，竈門禰豆子雖然變成鬼，但竈門炭治郎盡力不讓她傷人，且心繫著要救她，從竈門禰豆子以及上述引文被壓制的男人這兩個例子，可以得出竈門炭治郎的溫柔體現在他不會因為人變成鬼就予以死刑。

竈門炭治郎：「紙，是誰手寫的文字…」

響凱：「！！」

竈門炭治郎：「！！」

……

竈門炭治郎：「你的血鬼術的確了不起！」

響凱：「小鬼…回答我…在下的…血鬼術…厲害嗎…」

竈門炭治郎：「……………很厲害。不過…你用來殺人，就不能原諒！」⁵⁰

⁴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②》，頁 135

⁵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③》，頁 173~174、178~180

……

響凱：「在下…寫的東西…並不是垃圾。至少對那個小鬼來說，他不是該踐踏的東西。在下的血鬼術…還有鼓……都得到認同了……」

竈門炭治郎：「請你去投胎吧。請你去投胎吧。」⁵¹

竈門炭治郎在落地時閃開響凱散落在地上的稿紙，這個動作看在響凱眼裡極為驚訝，不踐踏的稿紙的行為，可解釋竈門炭治郎不願破壞他人的物品，在響凱眼中，那就是一種溫柔，被踐踏的稿紙，是響凱的心病，也是被他人批評的主因，迎接死亡的響凱，因為竈門炭治郎的認同，解開心結離開人世，而竈門炭治郎也期許響凱能早日投胎，不再以鬼的身分殺人。

蜘蛛鬼媽媽：「我死定了…！脖子會被砍！我要想…快想辦法！啊啊……不過……」

竈門炭治郎：「壹之型……」

蜘蛛鬼媽媽：「死了就能夠解放…就能解脫了…」

竈門炭治郎：「！！水之呼吸·伍之型·早天的甘霖！」

被伍之型砍中的人，幾乎都不會覺得痛苦，只有在對手主動伸出腦袋時才會使用…慈悲的一劍。⁵²

蜘蛛鬼媽媽：「就像是被溫柔的雨滴拍打的感覺。一點都不痛、一點都不難過，只覺得很溫暖…居然有這麼安穩的死法…這麼一來…就能獲得解放了……」⁵³

這段話描述了竈門炭治郎與蜘蛛鬼媽媽的決鬥，蜘蛛鬼媽媽在發覺自己逃不了

⁵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③》，頁 181、182

⁵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④》，頁 124、125

⁵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④》，頁 128、129

時，因受不了變成鬼後的生活，隨後放棄掙扎迎接死亡，這時竈門炭治郎原本準備以壹之型·水面斬殺死蜘蛛鬼媽媽，發覺她面臨死亡的表情突然從害怕轉為接受，而將壹之型改為伍之型·旱天的甘霖，被伍之型砍中的鬼不會感到痛苦，這點從蜘蛛鬼媽媽被砍了脖子後的想法得到印證，她感覺就像是被溫柔的兩滴拍打，此處便可引為竈門炭治郎溫柔的佐證。

富岡義勇：不要同情吃人的鬼，就算他只是個孩子也是一樣。他們都是生活幾十年幾百年的醜陋怪物。

竈門炭治郎：為了替被殺的人報仇，為了不要再有人犧牲…我當然會毫不猶豫地砍斷鬼的脖子。但是我不會踐踏…身為鬼而感到痛苦，對於自己所做所為感到悔恨的人。鬼曾經是人類，因為跟我一樣，曾經是人類啊。請你把雙腳移開。他並不是醜陋的怪物。鬼是空虛的生物，是悲傷的生物。⁵⁴

竈門炭治郎在這段話中向富岡義勇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會為被鬼殺掉的人類報仇，但不會踐踏已經悔恨或是痛苦的鬼，這點也表明他有自己的原則，對待曾經也是人的鬼，即便做錯事也不會踐踏他們的溫柔。

旁人的說法側面印證了竈門炭治郎的溫柔特質，接下來將引述竈門炭治郎他認為鬼是悲傷的生物而做出的溫柔舉動：

墮姬：「你為甚麼不來救我？」妓夫太郎：「我正在對付柱啊！」墮姬：「那又怎樣！為什麼不給他最後一擊，打爆他的腦袋就行了。」妓夫太郎：「我正打算這麼做啊！」墮姬：「什麼？」妓夫太郎：「戴著耳飾的小鬼還活著，我想要先收拾他。還不都是妳什麼都沒做，當時就應該給柱

⁵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⑤》，頁 183、184

最後一擊的啊！」墮姬：「那麼當時你就那樣操控我不就好了。可是你卻什麼都沒做，太大意了！」妓夫太郎：「你真是囉嗦，好歹妳也是號稱上弦的鬼。妳應該收拾那兩個受傷的小鬼啊，笨蛋！」⁵⁵

引文中，墮姬對於妓夫太郎沒有救她感到憤怒，並且指責妓夫太郎明明可以控制她去給柱最後一擊，他卻沒有做，墮姬的言詞中，充斥著戰敗的憤怒。而妓夫太郎則認為墮姬也是上弦之鬼，怎麼沒有先收拾受傷的我妻善逸和嘴平伊之助。於是墮姬與妓夫太郎開始爭吵不休。

墮姬：「…向你這麼醜的傢伙怎麼會跟我是兄妹！我跟你一定沒有血緣關係！因為我們根本就不像！你這廢物！只有實力強一點，其他根本就一無是處。一旦輸了就毫無價值可言。沒有用的醜八怪！」

妓夫太郎：「你開什麼玩笑！如果沒有我的話，妳早就死了！我不知道救過妳多少次了！妳才是廢物吧！實力弱又毫無優點！我打從心底後悔之前為什麼要保護像妳這樣的傢伙。要是沒有妳，我的人生應該會更加不同…如果沒有妳的話！為什麼我要老是替妳擦屁股啊！要是妳沒有出生，該有多好…」⁵⁶

墮姬在最後直言妓夫太郎長得醜且只要輸了就毫無價值，引發妓夫太郎大聲斥責墮姬，每次都是他在救她、保護她、為她處理她沒做好的事，妓夫太郎甚至希望墮姬沒有出生就好了，然而這些話後來被竈門炭治郎反駁。

炭治郎：「騙人！其實你並不是那麼想的，全都是騙人的。你們應該要好！因為在這世上你們是相依為命的兄妹。沒有人能原諒你們的所作所

⁵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48、149

⁵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52、153

為，被你們所殺的那麼多人都在憎恨咒罵你們…根本沒有人願意支持你們，所以至少你們…不可以再互相責罵對方！」⁵⁷

妓夫太郎與墮姬兩兄妹在頭被砍下來後，開始互相責罵，兩個人都因為戰敗而感到不甘心，兩個人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最後進而不希望對方存在，竈門炭治郎出聲勸解，這對僅存彼此的兄妹，其實並不是真的希望對方不存在：「剛才的事情惹你生氣了嗎？我可以道歉，你不要怪我…我從來不覺得哥哥你很醜啊！我不甘心，你輸了我很不甘心…我不願承認你是因為我才輸的。」⁵⁸這段話是墮姬在消逝後對妓夫太郎說的。竈門炭治郎對於同為兄妹的對方，帶入了自身的遭遇，失去其他家人的他，明白世上僅存自己與妹妹的感受，他們是留著相同血脈的親人，以竈門炭治郎自身而言，他對於妹妹的態度，以及竈門彌豆子對於哥哥的態度，都是相互扶持、保護對方的，每當對方有難都會挺身而出，面對同樣是兄妹的妓夫太郎與墮姬，竈門炭治郎知道對方只剩下兄妹彼此，於是出面勸解，在作品中，除竈門炭治郎以外的人，是不會在殺死鬼後還去勸解對方爭吵的，這份不同，正是凸顯了竈門炭治郎的溫柔與作者賦予他的主角光環。

從上述五個作品角色的說法以及一個行動可以得出竈門炭治郎作為一個人類對待鬼的態度是同情心過盛而異常溫柔的，殺鬼的目的是為了被鬼殺掉的人，但對於有悔恨痛苦的鬼，會希望他們無痛苦死亡，期許他們能投胎再世為人，清楚明白鬼是空虛悲傷的生物，變成鬼的人會忘記生前的事，只有來生再次為人才會充盈自身，上述被竈門炭治郎殺死的鬼，死亡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救贖。而作為與魔王對立的勇者，竈門炭治郎對於鬼中之王鬼舞辻無慘的宣戰：「不只是我，還有多少人被殺害、受苦受折磨。鬼舞辻無慘，我絕對饒不了

⁵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54、155

⁵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75、176

你！」⁵⁹更是表明他為自己與人類抱不平而站在魔王對立面的勇者特質，綜上所述，竈門炭治郎是溫柔的勇者典型。

二、自私的魔王典型

自私是一個角色凡事只想著自己，不考慮他人感受，並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沒錯的特質。鬼舞辻無慘的自私在第一節視角的嚮往不滅中已然透露不少，此處談論典型，則更加聚焦於鬼舞辻無慘如何在追求不滅的過程中逐漸變成自私的魔王上。魔王是一部作品中，站在勇者的對立面，大部分會被勇者打敗的角色，在《鬼滅之刃》中鬼舞辻無慘被變成鬼以來，陸陸續續傷害了許多人，也是促成主角變成勇者的主因。

鱗瀧左近次：「在這世界上，只有一隻鬼所擁有的血統…能夠把人類變成鬼。那是距今一千多年前，最先變成鬼的人。所以他就是你家族的仇人啊，炭治郎。而且我認為，那傢伙應該知道讓你妹妹變回人類的方法。那隻鬼叫做…鬼舞辻…無慘！」⁶⁰

這段話是鱗瀧左近次告訴竈門炭治郎關於哪隻鬼殺害他家人的情報。這段引文可以知道鬼舞辻無慘已經存在一千多年，過程中把許多人也變成鬼，因此這個傳言直到一千多年後，依舊能夠在鬼殺隊之間口耳相傳。

下弦之陸：「她是誰？」

鬼舞辻無慘：「把頭放低跪下，向我叩拜！」

下弦之陸：「是無慘大人…無慘大人的聲音…我居然沒察覺。模樣跟感覺都和以前不同，是相當精細的擬態。」

⁵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115

⁶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②》，頁 68、67

下弦之肆：「非…非常抱歉。因為模樣跟感覺都和以前不同…」

鬼舞辻無慘：「我有准許妳可以說話嗎？不要用你們可笑的角度來評論。

只要回答我的問題就好了。」⁶¹

由於鬼舞辻無慘是可以用他的血讓人變成鬼的初始之鬼，在下弦面前讓他們跪下，表示他是眾鬼之上的鬼王身分，而日本的跪下偶爾也伴隨認錯的意思，因為其中一個下弦被殺，就認為下弦都很弱，並且認為十二鬼月需要為他變強：

鬼舞辻無慘：「累被殺害了，他是下弦的伍。我想問的只有一件事…『為什麼下弦的鬼這麼弱呢？』能夠號稱是十二鬼月並不是結束，而是開始。那是要吃更多的人，要變得更強，為的是能夠協助我的開始。一百多年來，十二鬼月的上弦成員都沒變過。能夠接連除掉獵鬼人柱的都是上弦的鬼。但是下弦呢？已經換過幾次成員了？」

下弦之陸：「對我們抱怨那種事情也沒用啊……」

鬼舞辻無慘：「『對我們抱怨那種事情也沒用』，什麼意思？你說說看啊！」

下弦之陸：「他會…判讀我的思緒？完蛋了…」

鬼舞辻無慘：「什麼是完蛋了？你說啊！」

下弦之陸：請您原諒我！鬼舞辻大人。請您高抬貴手！實在非常抱歉…真的非常抱歉…非常…哇！⁶²

下弦之陸在心裡的抱怨被鬼舞辻無慘聽到，於是鬼舞辻無慘憤怒的殺死下弦之陸，對於鬼舞辻無慘而言，抱怨他的無論是人是鬼都該死。

下弦之參：「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我會被殺嗎？好不容易才成為十二鬼

⁶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172、173

⁶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174~175、180~181

月，為什麼…為什麼…接下來我還要…求表現…」

鬼舞辻無慘：「獵鬼人比我還可怕是嗎？」

下弦之肆：「！！…不是！」

鬼舞辻無慘：「你每次遇到獵鬼人的柱，都會想要逃走！」

下弦之肆：「沒有！我不曾那麼想過！我願意為了大人挺身而戰！」

鬼舞辻無慘：「……你是在否定我說的話嗎？」⁶³

鬼舞辻無慘因為「能夠讀取分享了自己血液之人的思緒。如果是在能夠看見對方的距離內，就可以讀取所有的思緒。隨著距離愈來愈遠，儘管無法很確實地讀取，還是能夠掌握對方的位置。⁶⁴」所以對於下弦之肆的否定感到憤怒，作品中並無提起鬼舞辻無慘是如何知曉下弦之肆究竟有沒有在面對柱時臨陣脫逃，根據他的能力，有兩種可能，其一是「……」時，他透過與下弦之肆共享的血液讀取對方的記憶，但在作品中並未畫出，其二是藉由掌握對方位置，即便無法準確讀取當時在柱面前的下弦之肆的記憶，柱的出現被鬼舞辻無慘捕捉到並不是難事，感受到柱的出現後發現下弦之肆與柱的距離拉大拉遠，這兩種可能使他確信下弦之肆的反駁無效，於是在指責下弦之肆是在否定他說的話後，隨即將他擊斃，然而對於下弦的擊殺尚未結束。

下弦之參：「糟糕！完蛋了…他能判讀我們的思緒，不管肯定還是否定都會死…要打也不是他的對手…只有逃命了！」

下弦之壹：真是愚蠢…

下弦之參：我一定要設法逃走…想辦法…

鬼舞辻無慘：「我覺得十二鬼月只需要上弦就夠了，下弦的鬼可以解散了。」

下弦之貳：「！！」

⁶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182、183

⁶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178

下弦之參：「！？我被殺了？怎麼會…難道這是琵琶女的能力？不對！沒聽見琵琶的聲音…！嗚嗚嗚…為什麼…身體無法再生！」

鬼舞辻無慘：「最後還有什麼話想說的嗎？」

下弦之貳：「我還能為你做事，只要再給我一點緩衝期，我一定能有所作為！」

鬼舞辻無慘：「具體來說是多久的緩衝期？你又能有什麼作為？以你目前的實力夠做到什麼程度？」

下弦之貳：「給我血…！如果大人能夠把鮮血分一點給我，我完全可以『順應血液』，變成更強大的鬼去戰鬥！」

鬼舞辻無慘：「為什麼我要接受你的指揮把血分享給你。你未免太厚顏無恥了。」

下弦之貳：「不是的！不是的！我…」

鬼舞辻無慘：「住口！哪裡有錯，我是不會有錯的！我擁有一切的決定權，我說的話就是絕對。你沒有拒絕的權利。你剛才對我下指令，罪該萬死！」

65

從上述引文可知，鬼舞辻無慘對於抱怨他、欺騙他、自以為是逃跑的、下指導棋的，都是一律擊殺，從「我覺得十二鬼月只需要上弦就夠了，下弦的鬼可以解散了。」這句話可以知道鬼舞辻無慘原本就打算將下弦剷除，既然下弦不為鬼舞辻無慘使用，那也沒有存在的必要，這點可以看出他及其自私的想法，十二鬼月與其他的鬼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縱使他們還保有一些自我，然而在鬼舞辻無慘眼中，他們都只是棋子，而操縱他們只是為了擊殺柱減少對他自己的威脅，以及讓他們去尋找藍色彼岸花，出發點都是為了自己，由此可見，他是具有自私特質的角色。

⁶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⑥》，頁 184~189

鬼舞辻無慘：「相隔一百一十三年又有上弦被殺，讓我極度不高興…不要興高采烈地跟我說一些尚未確定的情報。今後我應該做的更狠一點才對，看來因為你們是上弦，所以我對你們太過放縱了。玉壺，一旦確定情報屬實，就跟半天狗一起過去。」

半天狗：「噫噫噫！屬下遵命…！」

玉壺：「……！！不會吧…！那明明是我掌握到的情報…真不講理…不過就是不講理才好…」⁶⁶

鬼舞辻無慘在上弦之陸妓夫太郎死後，召集其餘五名上弦之鬼，已經迷失留著上弦之鬼的用意，對於玉壺想要提供的情報，並不信任，於是派遣半天狗共同查探。玉壺對於鬼舞辻無慘決定感到不講理，卻也覺得不講理才是鬼舞辻無慘的行為，從不講理這點，毫不在意上弦想法的鬼舞辻無慘正是自私的表現。

鬼舞辻無慘：「我沒有受到任何天譴。雖然殺了幾百幾千人，世界仍是容許我存在。一千年來，我從沒見過神或是佛。」⁶⁷

產屋敷一族因為族中出了鬼而遭受詛咒，鬼舞辻無慘對於產屋敷家的詛咒毫不在意、事不關己，鬼舞辻無慘認為即便殺了那麼多人，他也不曾受過天譴，從這點可知鬼舞辻無慘認為自己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妨礙自己生存，這種不在乎他人的心態亦是自私的呈現。

鬼舞辻無慘：「不要往前看、不要相信別人、不要看到希望…如果不當鬼，你在幾年內就會死去，必須為了印記付出代價。你只要考慮自己就行了…

⁶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2》，頁 23~24

⁶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6》，頁 74

應該掌握擺在眼前的生命。」⁶⁸

在即將被消滅之前，鬼舞辻無慘選擇讓竈門炭治郎成為繼承他意志的鬼，對想要恢復成人類的竈門炭治郎，鬼舞辻無慘試圖說服他繼續當鬼，從這段說服的文字中最能明確表現鬼舞辻無慘的自私，他對竈門炭治郎說只要考慮自己就行了，表示鬼舞辻無慘在當鬼的過程一直抱持這個想法，並以此為基準而行動。

從上述例證可得知鬼舞辻無慘的作為都是自私的，無論是一言不合就殺掉的下弦之鬼，或是不在乎被他殺死的諸多人類，對於未完成他任務的鬼以及脫離掌控的鬼都感到不滿，綜上所述，鬼舞辻無慘是自私的魔王典型。

從身份上來說竈門炭治郎是接受召喚而踏上討伐魔王之路的勇者，過程中溫柔的性格使他活得許多幫助，也讓鬼能平和的消逝，這便是竈門炭治郎的人物典型。而鬼舞辻無慘則是殺害竈門炭治郎家人的元兇，因此竈門炭治郎走上殺鬼的路途，而路途的終點便是鬼舞辻無慘，這點可以印證鬼舞辻無慘的魔王設定，而魔王之所以被討伐正是因為他自私的態度與行為，因此完整了他的人物典型。

第三節 《鬼滅之刃》中的敘事型態

敘事型態在本文中意指作品在敘事層面展現的樣態。本文在此節將以敘事語法的角度分析，運用敘事語法中的陳述與序列，展現《鬼滅之刃》的敘事型態。

羅勃·齊瓦比：「語法只有成為所有人的語法時才能構成一門學科。語法用來陳述專屬於諸如拉丁語或希臘語這樣一門語言的規則，這是偶然；

⁶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3》，頁 136

就像幾何不關注具體的線條和平面一樣，語法也對話語作出規定，只要這個話語不涉及現實的言語活動（現代術語的使用會讓我們把這裡的『話語』和『言語活動』顛倒過來理解）。語法的對象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⁶⁹

從上述托多洛夫根據羅勃·齊瓦比的說法，可以知道語法對話語作出規定，這個規定可以說是語言的公式，而本節使用的陳述與序列正是語法對話語制定的公式，並藉由這個公式進行敘事型態的分析。

一、《鬼滅之刃》中的人物陳述

本文陳述的概念來自語法結構，陳述意旨運用話語去傳達意義的行為，而如何使用話語去傳達則涉及語法，藉由語法建立的公式，將句子的構成分解為命名和描寫。

「其中，與故事的每個不同動作都有一個句子相對應。如果我們賦予這些句子一種標準形式，那命名和描寫之間的對立就會更清楚地表現出來。這些句子的施動者（主語和賓語）一直總是專有名詞（需要指出的是，『專有名詞』最初的意思不是『專屬於某人的名詞』，而是『有專門意義的詞』、『特別的名詞』）。

.....

就像薄伽丘經常認為的那樣，說這位『法國國王』或『這個寡婦』或『這個僕人』，就是突出他的身分和描寫他的某些特質。這樣的一個表達方式就相當於一個完整的句子：它的描述面構成句子的謂語，命名面構成句子的主語。」⁷⁰

⁶⁹ 茨維坦·托多羅夫：《散文詩學——敘事研究論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2011），頁 56

⁷⁰ 茨維坦·托多羅夫：《散文詩學——敘事研究論文選》，頁 58

引文中提到描述面構成句子的調語，命名面構成句子的主語。由此可知，描述的內容會組成主語的特質，命名主語後，即可得到一個完整的句子。因此本文中陳述的意義在此確立，意旨透過人物與特質分析句子中主語及調語的呈現手法，並且在調語的部分加上人物行動使主語的表現更為明確。舉例來說：像是引文中提到的「法國國王」是指代人物的名詞，假設他會善待人民，並且致力推行有益的政策，此處的善待人民正是法國國王的特質，而推行政策則是他的行為，因此從特質與行動可以完整拼湊成一個人物，如果從詞性來看，便是用形容詞、動詞來指涉名詞，這便是一種語法結構。

（一）《鬼滅之刃》中推進劇情的正派角色

此處的推進劇情是角色根據自身特質採取的行動，正派是這些角色所具備的特質，因此這裡將人物因特質而採取的行動連貫討論。在《鬼滅之刃》中，可以看到推進劇情的正派角色有竈門炭治郎、產屋敷耀哉、富岡義勇、煉獄杏壽郎，以下將以這四名角色進行分析。

首先是竈門炭治郎，作為主角他的行為多數都與劇情進展相關，且他的舉動跟善意都讓他能夠獲得更多情報，像是他在那田蜘蛛山與蜘蛛鬼媽媽的對戰：

蜘蛛鬼媽媽：「我死定了…！脖子會被砍！我要想…快想辦法！啊啊……
不過……」

竈門炭治郎：「壹之型……」

蜘蛛鬼媽媽：「死了就能夠解放…就能解脫了…」

竈門炭治郎：「！！水之呼吸·伍之型·旱天的甘霖！」

被伍之型砍中的人，幾乎都不會覺得痛苦，只有在對手主動伸出腦袋時才會使用…慈悲的一劍。⁷¹

竈門炭治郎在殺蜘蛛鬼媽媽時，感受到對方對於死亡的迎接，而改變了原本使用的劍型，選擇了最不痛苦的伍之型來殺鬼。這段陳述了竈門炭治郎作為鬼殺隊隊士秉持善良的本性改變劍型殺鬼的情況，因為改變了劍型而使鬼不痛苦的死亡，於是竈門炭治郎得到那田蜘蛛山有十二鬼月存在的消息，這也是竈門炭治郎第一次遇見十二鬼月。

產屋敷耀哉死前與鬼舞辻無慘的對話，點出鬼舞辻無慘作為鬼的最終目的，也引爆了最終混戰。

產屋敷耀哉：「這一千年來…你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夢呢……讓我來猜猜看…無慘。我懂你內心的想法。你夢想著永恆…夢想著不滅…」

……

產屋敷耀哉：「你…想錯了呢…」

鬼舞辻無慘：「你說什麼？」

產屋敷耀哉：「我知道…什麼是永恆。所謂的永恆，就是人們的想法。人們的想法才是永恆，才是不滅啊！」

鬼舞辻無慘：「無聊透頂…你的話我聽膩了。」

產屋敷耀哉：「這一千年來鬼殺隊始終沒有消失。雖然犧牲了許多可憐的孩子們，但是它絕對不會消失。而你剛才卻說…那個事實無聊透頂。它證明了人們的想法才是不滅的。蠻橫奪走重要之人性命的人無法被原諒，這個想法是永恆不變的。沒有人原諒你，在這一千年來不曾有

⁷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④》，頁 124、125

過。」⁷²

產屋敷耀哉知道鬼舞辻無慘在追求永恆不滅，且否定鬼舞辻無慘的想法，在這段對話中產屋敷耀哉的態度是較為淡定的，在結束對話時還向鬼舞辻無慘道謝，在對話過程中產屋敷耀哉得知只要殺了鬼舞辻無慘就能消滅所有的鬼，產屋敷耀哉相信鬼殺隊能夠成功打敗鬼舞辻無慘。這段的陳述是產屋敷耀哉執著於打敗鬼舞辻無慘，並以一貫平穩的態度對話，表現出作為產屋敷一族之長對自己族人變成的鬼誓要剷除的決心。

水柱·富岡義勇與竈門炭治郎的對話，促使竈門炭治郎踏上殺鬼之路，也反映了富岡義勇自身成為獵鬼人的原因。

富岡義勇：「不要讓別人掌握生殺大權！不要可憐兮兮地跪下來求別人！如果做那種事情有用，你的家人就不會被殺了！面臨剝奪或是被剝奪，卻無法掌握主導權的弱者…還想要治好妹妹？還想要揪出敵人？可笑…至極！弱者沒有任何權利也無從選擇，只能被迫向強者屈服！或許鬼會知道如何治好你妹妹的方法，但是！別以為那些鬼會尊重你的意志跟願望。當然啦，我也不會尊重你，這就是現實！為什麼…剛才你要抱著你妹妹，難道就憑那樣也想保護她嗎？為什麼不揮動手上的斧頭？為什麼要背對著我？那些失策的做法只會讓你失去妹妹。好像在說你可以連我跟妹妹一起殺掉！」⁷³

這段話是富岡義勇對竈門炭治郎請求不要殺他妹妹的回覆，希望竈門炭治郎不要只是當個弱者求饒。並告訴他自己不會尊重他，只有揮動手中的斧頭才能夠

⁷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6》，頁 75~80

⁷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38~40

奪回妹妹。表面上是指責實際上是希望竈門炭治郎能以憤怒作為前進的動力，不要停在對於家人死去妹妹變成鬼的悔恨中。

富岡義勇：「不要哭！不要絕望！這些不是你現在該做的事。我知道你不久前才大受打擊。家人遭到殺害，妹妹又變成了鬼，我了解你現在一定很痛苦，很想放聲吶喊吧？如果我可以…提早半天抵達，或許你的家人就能倖免於難了。只可惜我無法讓時間倒轉。憤怒吧！無法原諒，那股強大又純粹的憤怒…是讓自己往前邁進，無可撼動的原動力。脆弱的決心，無法讓你保護跟治好你妹妹，也不能替家人報仇。」⁷⁴

承接上一段引文，上一段引文是富岡義勇對竈門炭治郎說的話，這一段則是富岡義勇心中所想，一方面譴責自己沒有提早趕上，一方面勸導竈門炭治郎不要只是哭、只是絕望。這段引文中的陳述呈現微富岡義勇身為柱沒有保護到竈門一家，因此對於活下來的竈門炭治郎，富岡義勇選擇推動竈門炭治郎踏上殺鬼之路，去完成竈門炭治郎想要報家人之仇與把妹妹變回人類的願望。

炎柱・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對戰後，滿身傷痕瀕臨死亡，卻仍堅持勸慰為他傷感的後輩，也讓後輩見識到身為柱的強大。

煉獄杏壽郎：「你要抬頭挺胸地活下去…不論對方如何攻擊你的弱點或是說你沒志氣，你都要燃起鬥志，咬緊牙關往前進，就算你停下腳步或是蹲下，時間的流動依然無法停止…不要依偎在一起為我難過…就算我死在這裡也不必在意。身為柱，替後輩挨刀是理所當然的。不論是誰，身為柱都會做同樣的事…不能犧牲年輕後輩…」⁷⁵

⁷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41~42

⁷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93~94

這段話是煉獄杏壽郎死前對竈門炭治郎的安慰，希望他不要因為自己的死亡而止步不前。因此這段陳述的是煉獄杏壽郎身為柱，以己之身保護了所有人，並寬慰竈門炭治郎柱保護後輩是理所當然，讓自己的言語化為竈門炭治郎前進的動力。

上述四個角色都是推進劇情的重要角色，竈門炭治郎是主角，從他家人死去那刻，劇情就推進了，這時遇上富岡義勇，他將竈門炭治郎推薦給培育者，讓竈門炭治郎得以加入鬼殺隊，加入鬼殺隊後遇上鬼殺隊的主公產屋敷耀哉，並獲得帶著變成鬼的妹妹行動的許可，接著為了知道火神神樂是否跟炎之呼吸有關於是找上炎柱煉獄杏壽郎，煉獄杏壽郎死前對竈門炭治郎所說的燃燒鬥志也成為後續竈門炭治郎時常回憶起的話語，讓竈門炭治郎一直戰鬥下去。作品中柱分別是引領主角繼續前進的人，而主公則是揭示鬼殺隊成立的原因以及洞悉鬼舞辻無慘的作為，因為與反派的鬼對立，因此他們是推進劇情的正派角色。

（二）《鬼滅之刃》中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

此處的表現親情是角色呈現的行動，而反派則是他們共同具備的特質，根據這兩點完善作品中角色的刻畫。《鬼滅之刃》中有許多鬼對於親情的描寫，本段將從中選擇較有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他們分別是累、墮姬、妓夫太郎以及猗窩座。

累還是人類時身體病弱無法輕易走動，很羨慕身體健康的人，因此答應鬼舞辻無慘的邀請決定變成鬼，對於累變成鬼無法接受的父親想要殺死累後再自殺，然而累認為父親想要殺死身體強健的他，並沒有盡到身為父親的責任，於

是憤怒之下累殺死了自己的父母。累的興趣是翻花繩，因此他使用的武器蜘蛛絲恰好與繩子是一樣的基礎，強韌的蜘蛛絲在累手上可以運用自如，也能用翻花繩的樣式擊殺人類。

累：「你的妹妹變成鬼了…儘管如此你們還是在一起…妹妹為了保護哥哥…挺身而出…這是真正的『羈絆』！我想要！」⁷⁶

累想要獲得他認為的羈絆，因此想要讓竈門禰豆子變成自己的妹妹，從累的行為、言行可以看出他對於親情的渴望，恰好竈門炭治郎帶著變成鬼的妹妹這點觸動了累對於羈絆的嚮往。累剛變成鬼不久，累的父親便打算把他殺了再自殺，然而累以為父親只是想殺了他，因此累親手殺害了自己的父母，由於累對親情的執著，導致累開始找其他鬼來假扮成家人，卻認為這些假家人並沒有盡到身為家人的責任，於是累看到竈門禰豆子保護竈門炭治郎的行為才會感到動容，並認為這是真正的羈絆而想要搶奪。

墮姬與妓夫太郎是在吉原遊郭出生的底層居民，墮姬生前的名字是梅，是依據死去母親罹患的病名所取，因刺傷一名武士的眼睛而被燒死，作為哥哥的妓夫太郎看到後悲憤不已，殺了武士以及介紹女孩子給武士的中間人，因為自己唯一的牽掛被奪走，所以妓夫太郎毫不猶豫地選擇當鬼，並且報復性的想要成為奪走他人幸福的妓夫太郎。

梅：「不論轉世投胎多少次，我一定都是哥哥你的妹妹！請你不要討厭我！不要罵我！不要丟下我一個人！要是丟下我，我就不原諒你！」

……

⁷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⑤》，頁 77

梅：「你好過分！明明答應我的，你都不記得了嗎？你都忘了嗎！」

（回憶）妓夫太郎：「我們兩個人在一起就是最強的，就算寒冷就算肚子餓也完全沒影響…我們說好的，要一直在一起絕對不分開。已經沒什麼好怕了對吧？」⁷⁷

在《鬼滅之刃》中人跟鬼死亡時都會出現在一片全黑的場景中，他們會根據自己生前的作為以及死去家人的牽絆而往光明或黑暗走去，光明可以視作天堂，黑暗則指代地獄，恢復人類記憶的墮姬與妓夫太郎在黑暗中提起過去，梅希望能一直做妓夫太郎的妹妹，而妓夫太郎也選擇揹著梅一起往地獄走去，這個行為是他們說要一直在一起的證明，且作為鬼時妓夫太郎藏在墮姬身體中共同戰鬥的行為亦是妓夫太郎跟梅說他們兩人在一起就是最強的呈現，兩個人無論生前還是死後的行動都展現出堅韌的兄妹親情，而墮姬與妓夫太郎並列十二鬼月的上弦之陸，因此兩者都屬於作品中的反派角色。

猗窩座還是人類時的名字是狛治，收他為徒的道場師父是慶藏，慶藏對狛治說他的狛是狛犬的狛，認為他一定要有個東西來守護，就像狛犬守護神社一樣，父親死後變相被慶藏收留的狛治認識了戀雪，他負責照顧病情纏身的戀雪，在論及接管道場以及與戀雪的婚事後，狛治便將慶藏與戀雪納為今後要守護的對象。因慶藏與戀雪被毒死，狛治擊殺隔壁道場六十七人，隨後被鬼舞辻無慘變成鬼。

狛治：「不管是哪個傢伙都應該去死！為什麼這種混帳傢伙還活得好好的，我的父親就非死不可！你並沒有造成我的困擾，為什麼要道歉？父親並沒有做錯什麼啊！因為偷竊而受到懲罰，我並不覺得痛苦。即使遭

⁷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78~179

到狠狠地鞭打，或是打斷骨頭，為了父親我都能忍受，不管持續幾百年…

……

一天一天不斷地消瘦的父親，就連背上都開始浮現了凹凸不平的骨頭。想讓父親多吃一些有營養的東西，我一定會設法治好他。為什麼要上吊呢？為了父親，就算要我去死都可以啊！」⁷⁸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狛治對於父親的強烈情感，在猗窩座消逝之前，他回想起自己變強的目的是為了把藥帶回去給父親，上述引文提到他為了讓父親能夠吃營養的東西，卻苦於經濟不佳，因此選擇偷竊，偷竊使他成為江戶的罪人，然而這點對狛治並無影響，狛治認為只要為了父親他去死也可以，從狛治的想法中得出他對於親情的看重，而認為所有人都該死這點，是作品中反派的思想，因此猗窩座是《鬼滅之刃》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

從上述四個角色的陳述可以得出他們為何會是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累對於家人羈絆的執著，墮姬與妓夫太郎對於兄妹彼此的牽掛，猗窩座對於守護父親、慶藏與戀雪的願望，都與各自的親人緊緊相扣，而這些都成為他們變成鬼失去人類記憶的行動模式，累為了維護羈絆找了其他的鬼假扮家人並要求他們要盡到家庭身分具備的責任，墮姬與妓夫太郎對於彼此的牽掛體現在妓夫太郎會藏在妹妹的身體裡，作為後手，並幫妹妹打敗她打不贏的敵人，狛治想要守護戀雪並帶她看煙火的願望是猗窩座不殺女人的原因，因此猗窩座的招式名稱是來自煙火，術式綻開的情景式戀雪的髮飾，使用的招式跟架式都是慶藏傳給他的素流招式，成為鬼後的行動反而將人類時對於親情的想法都表現出來，然而因為他們都有殺害人類的傾向，因此他們是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

⁷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8》，頁 60~61

本段分別以正派角色與反派角色來呈現《鬼滅之刃》中的角色陳述，首先從正派角色的分析得出竈門炭治郎、產屋敷耀哉、富岡義勇、煉獄杏壽郎在推進劇情上的表現，他們的共同特質都是使竈門炭治郎能夠走到最後打敗鬼舞辻無慘，因此摘取相關的內容來呈現他們是推進劇情的正派角色之陳述。反派角色的行動都與人類時的想望有關，在此以累、墮姬、妓夫太郎、猗窩座為例，他們是鬼中最為在意親情的鬼，累變成鬼組織蜘蛛鬼家庭是為了填補心中對於親人之間羈絆的空缺。墮姬、妓夫太郎的合作戰鬥是由於作為人類時，妓夫太郎安慰妹妹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就是最強，因此兩人變成鬼後也一起戰鬥。猗窩座對於變強的執念是源於幫父親籌取藥材，以偷竊的方式取得藥材被處罰，導致父親認為自己脫累他而自殺，之後遇到慶藏、戀雪也因死亡時自己不在他們身旁感到自責，於是他後悔自己不夠強，無法保護重要之人的想法成為他的執念，所以成為鬼後便專注讓自己變得更強，因此變強便是他表現親情的地方。反派角色的共同點便是對於親情的牽掛與執著，所以本段內容呈現了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之陳述。

二、呈現《鬼滅之刃》中敘事型態的序列

序列在胡亞敏的《敘事學》中意指：「由功能組成的完整的敘事句子，它通常具有時間和邏輯關係，序列有基本序列和複雜序列之分。」⁷⁹本文採用的是基本序列的分法，探究《鬼滅之刃》的起因、過程、結果。根據劇情分析讓陳述提及的八個角色依時間、空間與邏輯關係構成序列，以下將這八個角色分為七個序列，分別是：富岡義勇的推薦、下弦之伍的討伐、產屋敷耀哉的信任、煉獄杏壽郎的傳承、竈門炭治郎的成長、猗窩座的覺醒、鬼舞辻無慘的誘導。

⁷⁹ 胡亞敏：《敘事學》，頁 124

（一）富岡義勇的推薦

起初的序列是竈門炭治郎想帶著變成鬼的竈門禰豆子去看醫生，在半路上遇見富岡義勇，在富岡義勇的推薦下前往狹霧山找培育者鱗瀧左近次。

富岡義勇：「不要哭！不要絕望！這些不是你現在該做的事。我知道你不久前才大受打擊。家人遭到殺害，妹妹又變成了鬼，我了解你現在一定很痛苦，很想放聲吶喊吧？如果我可以…提早半天抵達，或許你的家人就能倖免於難了。只可惜我無法讓時間倒轉。憤怒吧！無法原諒，那股強大又純粹的憤怒…是讓自己往前邁進，無可撼動的原動力。脆弱的決心，無法讓你保護跟治好你妹妹，也不能替家人報仇。」⁸⁰

竈門炭治郎的家人被鬼舞辻無慘殺害，其中妹妹竈門禰豆子變成鬼，這件事展開了《鬼滅之刃》的劇情，而竈門炭治郎遇上前來殺鬼的富岡義勇，促使竈門炭治郎踏上了獵鬼人之路。這段序列蘊含著邏輯關係，如果鬼舞辻無慘不去殺竈門炭治郎的家人，那竈門炭治郎勢必不會踏上殺鬼之路，也不會遇見富岡義勇，因此這段序列藉由邏輯關係將竈門炭治郎與富岡義勇聯繫起來，構成《鬼滅之刃》的開頭。

（二）下弦之伍的討伐

踏上獵鬼人之路後，竈門炭治郎接了幾個任務，直到執行那田蜘蛛山任務時，才接觸了鬼舞辻無慘手下的十二鬼月之下弦。這段序列觸發了竈門炭治郎學會打敗鬼舞辻無慘最重要的技能，是學會日之呼吸的開始。

累：「你的妹妹變成鬼了…儘管如此你們還是在一起…妹妹為了保護哥哥…挺身而出…這是真正的『羈絆』！我想要！」⁸¹

⁸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①》，頁 41~42

⁸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⑤》，頁 77

竈門炭治郎接到任務，前往那田蜘蛛山討罰鬼，遇到執著於親情羈絆的累，竈門炭治郎否定累認為的羈絆，累在怒氣之下使出招式欲殺竈門炭治郎，而竈門禰豆子在這時幫竈門炭治郎擋下傷害，累看到妹妹保護哥哥，認為竈門禰豆子盡到手足的責任，而想要搶奪竈門禰豆子。最後富岡義勇殺死累，累回想起人類記憶後發現自己早已將家人的羈絆斬斷。這個序列是由竈門炭治郎接收任務，觸發十二鬼月的下弦之伍累，在打鬥過程中想起家族流傳的火神神樂舞，也是竈門炭治郎第一次使用日之呼吸，過程中亦與累爭執何謂真正的羈絆，最後累被富岡義勇所殺，回想起人類記憶的他呈現了他對於家人執著的原因，在與累對戰的過程中，加深了《鬼滅之刃》這部作品對於親情的刻畫，亦是促成竈門炭治郎最後能打敗鬼舞辻無慘的關鍵。

（三）產屋敷耀哉的信任

竈門炭治郎結束那田蜘蛛山任務後被強制帶去產屋敷宅邸，討論竈門禰豆子能否勝任為鬼殺隊隊員，當中受到多數柱的反對，產屋敷耀哉認可竈門禰豆子成為隊員，卻遭到反駁，在證明竈門禰豆子面對稀血依舊不會咬人後，勉強堵住反對的聲浪，而產屋敷耀哉決定留下竈門禰豆子的想法，在最後竈門炭治郎變成鬼時發揮最大功效，擁有歷代產屋敷最為強大統率力的耀哉除了留下竈門禰豆子這個舉動發揮功效以外，他將自身作為誘餌，使鬼舞辻無慘被珠世趁機注入毒藥這點亦是無限城之戰的關鍵，一生都在致力討罰鬼舞辻無慘的產屋敷耀哉，構成討罰鬼舞辻無慘過程中最關鍵的一個序列，產屋敷耀哉靠自己的統率力使九柱效忠於他，之後找來竈門炭治郎與竈門禰豆子，認為被鬼舞辻無慘特地派鬼殺害的竈門炭治郎是可以接近鬼舞辻無慘的起點並在這時決定留下竈門禰豆子的性命，最後揭破鬼舞辻無慘最深處的渴望再以自身為誘餌揭開無限城大戰，因此可以說他一生的軌跡便是這個序列的構成。

（四）煉獄杏壽郎的傳承

竈門炭治郎：「我很不甘心，就算自己學會了什麼，很快地面前就會出現一到牢不可破的障礙。高手都在更前方戰鬥，而我卻還到不了那個地方。在這裡就遇到挫折得我，我…真的能夠變得跟煉獄先生一樣嗎…」⁸²

竈門炭治郎為詢問有關火神神樂的訊息前往無限列車尋找炎柱・煉獄杏壽郎，遭遇下弦之壹、上弦之參，煉獄杏壽郎與上弦之參對戰後戰敗。這場敗仗開啟了柱與上弦之鬼的對戰，在炎柱之後，音柱、霞柱、戀柱都分別與上弦之陸、上弦之伍、上弦之肆對戰，且從上述引文證實煉獄杏壽郎的死是成為竈門炭治郎堅持鍛鍊變強的原因之一，也啟發竈門炭治郎燃燒自己的內心繼承煉獄杏壽郎的意志。

（五）竈門炭治郎的成長

梅：「你好過分！明明答應我的，你都不記得了嗎？你都忘了嗎！」

（回憶）妓夫太郎：「我們兩個人在一起就是最強的，就算寒冷就算肚子餓也完全沒影響…我們說好的，要一直在一起絕對不分開。已經沒什麼好怕了對吧？」⁸³

與上弦之陸的對戰總共由四個人完成，竈門炭治郎與音柱・宇髓天元對戰妓夫太郎，而我妻善逸與嘴平伊之助對戰墮姬。根據上述引文，墮姬與妓夫太郎還是人類時說過兩個人在一起就是最強，因此要殺死墮姬與妓夫太郎必須要同時砍下兩者的頭。這場戰鬥讓鬼舞辻無慘意識到鬼殺隊開始逼近他，於是鬼舞辻無慘派出上弦之伍、上弦之肆去重擊為鬼殺隊製作刀的刀匠村，這場戰鬥由竈門炭治郎與戀柱・甘露寺蜜璃、不死川玄彌以及霞柱・時透無一郎獲勝，而鬼

⁸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100~101

⁸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78~179

舞辻無慘則是不在乎上弦之肆與上弦之伍的死去，他正為獲得竈門禰豆子克服陽光的消息感到興奮，與上弦之陸墮姬、妓夫太郎的對戰過程稱為遊郭篇，與上弦之伍、上弦之肆的對戰過程稱為刀匠小村篇，從遊郭篇到刀匠小村篇的序列是由竈門炭治郎與柱一起戰鬥開始，能與柱一起戰鬥表示竈門炭治郎已經成長到接近柱的級別了，因此這個序列是以成長作為主軸，無論是竈門炭治郎的成長亦或是竈門禰豆子克服太陽的成長，都是在這個序列發生的，竈門炭治郎成長後，柱也開啟一個新的挑戰，即出現斑紋，刀匠小村的戰鬥中，戀柱與霞柱都出現了斑紋，這個發現促進了後續所有柱及竈門炭治郎等人的實力增強，總結這個序列，是從遊郭篇與柱的並肩作戰開始，隨後往更高階的十二鬼月上弦邁進，最後前往開啟斑紋的訓練。

（六）猗窩座的覺醒

猗窩座：「動作很靈活，你在短期間之內就能夠鍛鍊到這種程度啊！我必須誇獎你。話說回來，杏壽郎做了很棒的事。那天晚上倒在地上的你弱到不行，就只能算是雜草…但是怎麼回事？現在的你！有著令人瞠目結舌的成長。我單純地感到開心、內心很雀躍。幸好杏壽郎在那一晚死了，否則…他可能無法再變得更強，因為他抱持想要維持著人類模樣的可笑價值觀。」⁸⁴

猗窩座對於竈門炭治郎實力的成長感到開心，並提到煉獄杏壽郎堅決保護竈門炭治郎的行為是很棒的事，認為煉獄杏壽郎在那晚死去是一件好事，因為想維持人類模樣變強在猗窩座眼中是一個可笑的價值觀。猗窩座說的這段話激怒了竈門炭治郎，亦堅定了竈門炭治郎擊殺猗窩座的想法。從這段引文也可以間接展現煉獄杏壽郎與竈門炭治郎及猗窩座三者之間的關聯，相當於煉獄杏壽郎在

⁸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123~124

無線列車與猗窩座的對戰是這個序列的開端，這個開端保住了竈門炭治郎的生命，接著在煉獄杏壽郎死後竈門炭治郎增強自己的實力，最後在無限城遇上猗窩座並擊殺他，因此這個序列是由上述三個過程所構成。

（七）鬼舞辻無慘的誘導

鬼舞辻無慘：「我想打造十二個強大的鬼，你能承受得了我給你的這些血嗎？」

狛治：「隨…便…我已經…都不在乎了…一切…都…」

（回憶）變成鬼之後，失去過往的記憶，而我繼續讓自己變得更強。明明已經沒有任何一件想要保護的事物了，也不想活在一個失去家人的世界裡，一百多年來我不斷地進行毫無意義的殺戮。實在是太過悲慘，又滑稽的…無聊故事啊！⁸⁵

開啟無限城戰鬥後，竈門炭治郎與富岡義勇遇上猗窩座，竈門炭治郎砍下猗窩座的頭使猗窩座回想起人類時的記憶，從他還是人類時的記憶可以看到他對於親情的執著，而上述引文也印證猗窩座的消逝與回想起父親、師父、未婚妻的記憶有關，若是猗窩座沒有恢復人類記憶，竈門炭治郎與富岡義勇就無法勝過他。這個序列是竈門炭治郎對戰鬼舞辻無慘之前的最後一戰，新上任上弦之肆・鳴女由甘露寺蜜璃與伊黑小芭內和愈史郎共同對付，上弦之貳・童磨由胡蝶忍、栗花落加奈央及嘴平伊之助應戰，上弦之壹・黑死牟則是由時透無一郎、悲鳴嶼行冥、不死川玄彌以及不死川實彌共同應戰，在這幾個鬼之中，猗窩座是第一個消逝的，相當於是鬼殺隊在無限城戰中取得的第一個戰果，也是這個序列中的起點，作為鬼的猗窩座只記得要變強，卻不記得想要變強的理由，而回想起人類時的記憶則是認知到自己早已被光明磊落的攻擊打倒而停止再生，

⁸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8》，頁 88~89

當戀雪出現在猗窩座的眼前，更是讓猗窩座完全擺脫鬼舞辻無慘的控制，變回狛治。

猗窩座消逝的過程是一個小的序列，從猗窩座與竈門炭治郎及富岡義勇戰鬥開始，到竈門炭治郎砍下猗窩座的頭，使猗窩座恢復記憶後戰敗為止是這個序列的呈現。而猗窩座戰敗則是打響無限城戰的第一炮，猗窩座死後，童磨、黑死牟接連戰敗消弭，之後在前幾場戰鬥活下來的柱與竈門炭治郎共同對付鬼舞辻無慘，在竈門炭治郎等人與鬼舞辻無慘戰鬥時，竈門禰豆子於這期間變回人類。

太陽燒死鬼舞辻無慘前，鬼舞辻無慘藉機附著在竈門炭治郎身上，使竈門炭治郎變成鬼，鬼吃人的特性發作後，先是咬了竈門禰豆子並喝到對方的血，緊接著栗花落加奈央將僅存的變回人類藥打入竈門炭治郎體內，上述兩個要素促使竈門炭治郎擺脫鬼舞辻無慘的控制，變回人類。至此，鬼舞辻無慘完全被消滅。因此這段序列可總結為猗窩座消逝，導向竈門炭治郎與富岡義勇前去對戰鬼舞辻無慘，直到鬼舞辻無慘被消滅，重返沒有鬼的生活。

根據上述七個序列，可以知道從竈門炭治郎踏上獵鬼人之路到殺死鬼舞辻無慘的過程，首先是竈門炭治郎的家人被殺害後，在揹著妹妹竈門禰豆子下山的路上遇見富岡義勇，經過一番試探後，富岡義勇推薦竈門炭治郎化憤怒為動力去找水柱培育者鱗瀧左近次學習水之呼吸的序列。其中的時間是竈門家受鬼襲擊、遇見前來救援的富岡義勇、經推薦學習水之呼吸，地點從竈門家居住的山到山下再到狹霧山，因果關係則是富岡義勇見到與自己同樣對家人被鬼殺死感到不甘心的竈門炭治郎，心生憐憫於是經過測試後決定推薦他向自己的師父學習水之呼吸。

接著是前往那田蜘蛛山見識到十二鬼月中的下弦之伍的厲害，並從中學習到日之呼吸技巧的序列。時間是與我妻善逸、嘴平伊之助結識後，空間是從休

息的紫藤花紋家到受鏹鴉指引前往那田蜘蛛山，因果關係是竈門炭治郎在生死關頭浮現家人的畫面，回想起自己父親跳的神樂舞，使出火神神樂，對比累製造的虛假羈絆，竈門炭治郎與竈門禰豆子展現了更深厚的親情羈絆。而後是因帶著鬼行動至產屋敷耀哉宅邸討論自身去留的序列。時間是打敗下弦之伍後，在胡蝶忍吩咐栗花落香奈乎殺死竈門禰豆子時，空間是從那田蜘蛛山到產屋敷耀哉派遣鏹鴉吩咐眾人把竈門兄妹帶到柱合會議現場，因果關係是鬼殺隊的立場是遇鬼即殺，不在意鬼的好壞，然而產屋敷耀哉收到鱗瀧左近次與富岡義勇對竈門禰豆子不會吃人的擔保信，試圖使柱認可竈門禰豆子也是鬼殺隊的一員。

再來則是找煉獄杏壽郎詢問火神神樂相關訊息的序列，以及開始與柱共同戰鬥逐漸出現斑紋的序列，最後是與富岡義勇一起對戰猗窩座的三個序列。這三個序列是竈門炭治郎成長到能與鬼舞辻無慘一戰的過程，首先在煉獄杏壽郎處得到燃燒內心的砥礪，接著是陸續在遊郭和宇髓天元共同戰鬥，以及在刀匠小村篇與甘露寺蜜璃、時透無一郎、不死川玄彌共同戰鬥，經過這兩次對戰，竈門炭治郎成為第一個浮現斑紋的人，也逐漸跟上了柱的實力。在與猗窩座對戰後他透過煉獄千壽郎的信件得知日之呼吸共有十三型，原本不知道第十三型的他，在與鬼舞辻無慘對戰昏迷時，透過祖先的回憶得知第十三型就是把十二個型連接起來形成一個迴圈，最後以完整的日之呼吸，將鬼舞辻無慘置於陽光下燒死。

將上述內容統整後，時間上以竈門炭治郎的家人被殺害為開頭，之後肩負著要讓妹妹變回人類的責任，聽從富岡義勇的指示，在鱗瀧左近次的培育下通過最終選拔加入鬼殺隊，接著幫助弱小完成殺鬼的任務，一路上遭遇柱與十二鬼月，並於無限城之戰打敗鬼舞辻無慘，結束他在《鬼滅之刃》中的路程。空間上從竈門家的山，轉移到狹霧山，再到淺草、那田蜘蛛山、無限列車、吉原

游郭、刀匠小村、無限城，空間的轉換也表現著鬼的消逝與柱的殞命，上述地點的鬼從等級來看恰好是由低到高分配，那田蜘蛛山為下弦之伍，無限列車是下弦之壹，吉原游郭是上弦之陸，刀匠小村是上弦之伍與上弦之肆，無限城則是新上弦之陸、上弦之肆、上弦之參、上弦之貳、上弦之壹、鬼舞辻無慘，因此每到一個新的空間，就伴隨更強的敵人與變強的主角群，按照順序讓隱含讀者明確感受到主角群逐漸提升的實力。在因果邏輯上，因為有鬼舞辻無慘殺害了竈門炭治郎的家人，才導致竈門家世代相傳的火神神樂，也就是日之呼吸，再現於世。竈門炭治郎在那田蜘蛛山因遭到生命危險才想起父親要他傳承的耳飾與火神神樂，竈門炭治郎想要了解火神神樂是否跟炎之呼吸有關而前往無限列車尋找煉獄杏壽郎，並從他身上獲得燃燒內心的堅定信念，之後因為與上弦之陸對戰把刀子毀了，只好前往刀匠小村請鋼鐵塚幫他鍛刀，拿到刀後進行柱強化訓練，隨後產屋敷開啟無限城之戰。最終竈門炭治郎用日之呼吸將鬼舞辻無慘拖延至太陽升起，而竈門炭治郎能夠使用十三型的日之呼吸也是歸功於他在祖先的記憶裡看到繼國緣壹向炭吉展現日之呼吸的劍技，百年前由繼國緣壹用日之呼吸將鬼舞辻無慘打到不敢出現，百年後由竈門炭治郎用日之呼吸將鬼舞辻無慘拖延在太陽底下，兩者因果呼應，因為有繼國緣壹百年前留下的傷口，才讓劍技尚未成熟的竈門炭治郎勉強將鬼舞辻無慘定在太陽下，因此在《鬼滅之刃》中，百年前與百年後的人物都有著因果關係，尤其是繼國緣壹與竈門炭治郎，除了日之呼吸的繼承，繼國緣壹將珠世放走，使竈門炭治郎能夠委託珠世幫忙製作讓竈門禰豆子變回人類的藥，也是相互呼應的。百年前出生在產屋敷家的鬼舞辻無慘，百年後由產屋敷帶領的鬼殺隊將他打倒。上述內容闡述了時間、空間、因果邏輯的呼應，因此透過這三者的關聯性構成《鬼滅之刃》中的序列。

將陳述的八個角色，依時間、空間、邏輯關係聯繫起來，可以得出上述七

個序列，這七個序列是竈門炭治郎受到召喚踏上旅程最終打敗鬼舞辻無慘的過程，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鬼滅之刃》中的敘事型態，富岡義勇要竈門炭治郎即便悲傷憤怒也要踏上旅程奠定了《鬼滅之刃》描述成長的基調，從這個基調帶出《鬼滅之刃》中的角色總是想要守護著人或事物的心情，是可以使人成長的因素。其中鬼想要守護的都是自己無能為力的事，也因為這份心情才變成了鬼，累、墮姬、妓夫太郎、猗窩座等都是如此，而人類多是守護著還活著的事物，因為對方還活著，所以希望即便自己死去也要守護還活著的人，竈門炭治郎、富岡義勇、煉獄杏壽郎及鬼殺隊的多數人都是如此，因此綜合本節陳述與序列之內容，可得出《鬼滅之刃》中敘事型態的呈現。



第三章 《鬼滅之刃》中的意識結構

本章將使用結構主義為分析方法，得出《鬼滅之刃》的人物語言中暗藏的意識。在《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¹中提到：

所謂的『結構主義』，指的便是根據對語言結構的討論分析作為基礎，進一步依此基礎延展出去，探討人類的文化與典章制度等各層面，如何受到這些語言結構影響的一群學術論述集合；其中的範圍涵蓋了親屬制度、圖騰制度、神話體系，甚至文學創作、社會建制等。²

引文的內容闡明結構主義以語言結構的討論為基礎，去分析各個層面的事物，本文在此章意識結構中，則是藉由人物的語言表述，去探究其背後的根源，尋找人物產生的意識，這個意識並非實質物體，恰好與結構主義語言學中的差異性強調相應，在差異性的強調裡提及：「語言本身是為形式結構，而非實體」³因此本章要談論的意識結構並非是實體的物質，而是抽象的表達。在人物語言互相交織的過程中，兩者的對立會產生張力，張力被文學批評家認為是存在於對立且相互關聯的地方，本章不會討論張力的出現，而是探討產生張力的意識。底下即進行說明。

第一節 《鬼滅之刃》中的表層結構

表層結構是意識結構裡較為表面的分析，只觸及一眼望去能得到的訊息，因此在分析上不像深層結構那般深入。在《鬼滅之刃》中構成兩兩對立的核心

¹ 伍軒宏：《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

² 伍軒宏：《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頁 27

³ 伍軒宏：《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頁 30

是人與鬼相反的立場，以下將分析作品中組成人鬼對立結構的要素。

人與鬼的差異在於身體，人是鬼捕食的對象，而人類拿起刀斬殺鬼，這樣的食物鏈關係形成人鬼對立的根本，而本節所要探討的表層結構都建立在人與鬼的對立關係上，以下將分成四組人物對立關係作為例證。

一、繼國緣壹與黑死牟的人鬼對立

繼國緣壹與黑死牟是一對孿生兄弟，雙雙加入鬼殺隊後，黑死牟投靠了鬼舞辻無慘，讓自己變成鬼，從而與繼國緣壹形成人鬼對立的關係。

黑死牟在與時透無一郎、不死川實彌、不死川玄彌、悲鳴嶼行冥對戰時，因為感受到憎惡又懷念的感覺，回想起在四百年前的某一天與弟弟繼國緣壹再次相遇的事：

黑死牟：「我必須殺了他，殺死這個當我還是人類時的手足，殺死這個過了全盛時期的脆弱老人。只要對方是獵鬼人，我就必須澈底剷除對我拔刀相向的人。」⁴

上述引文也是黑死牟與繼國緣壹的最後一次見面，黑死牟說只要對方是獵鬼人，他就必須殺死對方，從這點可以看到，即使沒有其他原由，鬼與人必然走向持劍相殺的境況，並且作為鬼舞辻無慘控制的部下，黑死牟堅定這個想法，即便對方是曾為手足的兄弟也不留情，因此這段引文反應出黑死牟的立場。

繼國緣壹向炭吉傾訴他對自己一生的看法，以及他會走上獵鬼之路是因為在妻子死去後知道原來世界上有鬼這種生物存在，且經由戰國時期的柱介紹才

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0》，頁 98

成為鬼殺隊的一員。

繼國緣壹：「我的夢想，曾是跟著家人靜靜地過日子。房子小一點比較好，我想跟家人並排睡在一起。可以看見心愛家人表情的距離。只要一伸手就能馬上握住，可以觸及的距離。只要那樣我就心滿意足，卻連那麼簡單的要求，都無法實現。就因為…這個美麗的世界裡存在著鬼。後來我成為獵鬼人，聽說自古以來就有追殺鬼的人。」⁵

繼國緣壹認為世界是美麗的，這點從他離家準備前往寺廟的路上，被星空吸引而追逐的行為，可以知道他確實認為世界是美麗的，在他的心中，鬼不應該出現在這個世界裡，因此對於破壞美麗世界的鬼，繼國緣壹必定不與他們同道，這點便是形成對立的關鍵，可以說繼國緣壹與鬼對立是源自自己的妻兒被殺害，致使他的夢想毀滅，再加上他追逐無垠的天空，奔跑一天一夜的盡頭，就是在山上遇見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女孩，因此妻子被殺才使他更厭惡鬼的存在，這便是繼國緣壹與鬼對立的原因。

繼國緣壹與黑死牟之間的人鬼對立，產生於黑死牟對劍技的執著，為了加強鍛鍊，黑死牟選擇成為鬼，以自身血肉與血鬼術打造與日輪刀外型相似的刀，持之以恆的鍛鍊，希望自己能夠走上最強的位置。繼國緣壹成為獵鬼人後，因為只有自己知道呼吸，而將呼吸因應每個人的專長教授給其他的柱，並在遇見鬼舞辻無慘後確定自己強大的原因是為了斬除鬼的始祖，而繼國緣壹死前專程去找自己的哥哥對決，兩方都記得彼此曾經是自己的手足，且繼國緣壹身上還帶著繼國巖勝為他做的笛子，但兩方如今在對立的陣營，因此他們必須對戰，最終繼國緣壹不敵壽限而身亡，繼國巖勝得以繼續以黑死牟的身分活下

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1》，頁 166、167

去，這場勝負正是人鬼對立的壽命結果，也是兩者之間追求理想的結果。從上述內容可以知道黑死牟與繼國緣壹形成人鬼對立的因素，黑死牟遵從鬼舞辻無慘的想法殺害獵鬼人，繼國緣壹則是因妻子死亡成為獵鬼人，雙方都對彼此的身分感到不快，黑死牟放棄了對手足的情誼，堅守上級命令，繼國緣壹認為鬼是不應存在的，這兩點就是構成這對雙生子反目成仇的原因，即使繼國緣壹對哥哥的選擇感到同情，卻毫不動搖要剷除鬼的決心，最終因生命的限制而落敗，從繼國巖勝選擇變成鬼的那一刻起，他們就永遠站在對方的對立面，形成黑死牟與繼國緣壹人鬼對立的表層結構。

二、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的人鬼對立

煉獄杏壽郎死前與猗窩座的對話，充滿著人鬼對立的要素，一方希望對方加入鬼的陣營，另一方則是始終拒絕加入，堅持自己的責任。以下將探討兩者構成人鬼對立的表層結構。

猗窩座擊敗炎柱·煉獄杏壽郎後，向鬼舞辻無慘回報他的戰況，然而鬼舞辻無慘並不滿意猗窩座只除掉柱卻沒有連帶除掉竈門炭治郎等人。即使猗窩座認為弱者無須在意，也無法以此抵抗鬼舞辻無慘的不滿。

猗窩座：「今後我依然會盡力滿足無慘大人的期望。我遵照你的命令除掉了一個柱，請你放心…」

鬼舞辻無慘：「我看你好像搞錯了，猗窩座。不過是柱…就算除掉了又如何？鬼打敗人類是理所當然的事。我要的是殲滅鬼殺隊！徹底將對方消滅殆盡，不要再讓我看到！」⁶

猗窩座對上煉獄杏壽郎是鬼舞辻無慘的安排，被鬼舞辻無慘灌輸殲滅鬼殺隊的

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116、117

思想，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到鬼舞辻無慘認為鬼打敗人類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接受他血液濃度較高的上弦之鬼多半都有鬼比人強的優越感，所以猗窩座主張當鬼比當人鍛鍊還要更強，正是源於鬼舞辻無慘的影響。而猗窩座聽從鬼舞辻無慘的指令，使他站在鬼的立場行事，與所有的鬼殺隊為敵，因此兩者之間產生對立。

猗窩座抵達無限列車翻車地點時，就立即對竈門炭治郎下手，使煉獄杏壽郎感到不快，猗窩座向他解釋弱者會妨礙他們的談話，煉獄杏壽郎則認為兩者價值觀差異過大，無須多談。

煉獄杏壽郎：「我跟你有什麼好談的？雖然是初次見面，我卻已經很討厭你了。」

……

煉獄杏壽郎：「我跟你對價值標準的看法差很多。不管是什麼理由，我都不會當鬼。」

猗窩座：「是嗎？既然不想當鬼，那我就殺了你！」⁷

猗窩座有試圖向煉獄杏壽郎傳達當鬼的好處，然而煉獄杏壽郎則對於猗窩座的邀請始終拒絕，這個回應展現煉獄杏壽郎堅定不移的信念，認為人類正是因為有弱點而可愛，因此不必要當鬼，煉獄杏壽郎也不認同猗窩座的價值觀，表示煉獄杏壽郎站在人類的立場上，對於鬼感到厭惡，始終堅定自己身為人的身分。

藉由上述兩段引文，可以看到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都履行著自己的責任，煉獄杏壽郎作為人類並且有著鬼殺隊柱階級的身分，因此他必須保護所有的

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33、37、38

人，肩負對抗鬼的責任。猗窩座身為鬼必須聽從鬼舞辻無慘的指令，策反柱加入鬼的陣營，或者殺了柱跟鬼殺隊隊士。這是他們彼此的責任，也是形成人鬼對立的根基，兩方也各自提出對人對鬼的認同，這便形成他們之間人鬼的表層結構。

三、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的人鬼對立

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手足之間的情感都極為深厚，然而兩者恰好屬於不同陣營，因此兩者之間充斥著形成人鬼對立的要素。

妓夫太郎以為自己打死音柱·宇髓天元，並且認為我妻善逸與嘴平伊之助都瀕死了，只剩竈門炭治郎活著，於是一邊戲弄竈門炭治郎一邊邀請他變成鬼，並且認為竈門炭治郎被妹妹保護是一件丟臉的事。

妓夫太郎：「對了，不如你也變成鬼怎麼樣！為了你的妹妹！沒錯！那樣不錯耶，變成鬼之後我就可以幫你了，因為我們是同伴。如果你不這麼做，就連你妹妹也一起殺。因為我根本不管別人妹妹的死活呢。」⁸

上述引文是妓夫太郎對竈門炭治郎的提問，表明只要是鬼都是服從鬼舞辻無慘的同伴，從這個引文反推出不成為鬼就是與鬼對立的概念，先不論妓夫太郎是否會因為竈門炭治郎成為鬼而不殺他，至少竈門炭治郎成為鬼會受到鬼舞辻無慘的控制，這個本質便是劃分鬼同伴的基準。

墮姬因路人的質問而發動攻擊並波及旁人，且她以醜陋的人沒有活著的價值為由，惹怒了竈門炭治郎。

竈門炭治郎：「人總是會有絕對不能退縮的…時候！因為這世上有些人沒

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82

有良知，蠻橫地奪走別人性命也不會反省，完全不後悔。那種粗暴行為…我絕對無法原諒！」⁹

上述引文中，竈門炭治郎提到有些人沒有良知、蠻橫地奪走別人性命也不會反省、後悔，這裡的有些人指的是像墮姬這樣的鬼，僅僅因為路人的斥責就大開殺戒，這個行為使竈門炭治郎殺鬼的態度更加堅決，且正是因為人類不能退縮這點，穩固了竈門炭治郎與墮姬之間的人鬼對立結構。

根據上述兩段引文，可以看到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各自的立場，他們之間的關係與煉獄杏壽郎和猗窩座這對人物組合的情形相似，都有陣營的職責，也具有鬼邀請獵鬼人成為鬼的要素，因此他們之間的對立同樣從這兩處形成，再導向人鬼對立的表層結構。

四、我妻善逸與獺岳的人鬼對立

我妻善逸與獺岳是雷之呼吸培育者桑島慈悟郎的弟子，桑島慈悟郎打算讓兩人共同繼承鳴柱的位置，獺岳對此感到不滿而選擇當鬼。

我妻善逸：「你為什麼要變成鬼？擁有雷之呼吸繼承權的傢伙，為什麼會變成鬼？都是因為你變成鬼，爺爺才會切腹！」¹⁰

這段引文提出「擁有雷之呼吸繼承權的傢伙為什麼會變成鬼」這個疑問，其中繼承權是可以繼承柱身分的認可，通常擁有柱繼承權的人不會投向鬼的陣營，而桑島慈悟郎的切腹自盡，更是把鬼與人的對立呈現出來，桑島慈悟郎切腹是對自己培育的弟子變成鬼負責，因為獺岳變成鬼是對於鬼殺隊的背叛，而背叛

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0》，頁 31、32

¹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37、38

正是對立形成的因素之一。

獺岳：「如何？被我那把透過血鬼術強化的刀所斬殺的滋味？能將皮膚、將肉體劈裂並烤焦的斬擊！」

……

獺岳：「砍中的斬擊會持續劈裂你的身體，用你的雙眼跟身體牢牢記住我的實力吧！變成鬼之後已經超越了雷之呼吸！」¹¹

這段引文表現了獺岳認為血鬼術比本身學會的雷之呼吸更強的想法，術式會根據人鬼之分有所不同，獺岳變成鬼後使用雷之呼吸得要以血鬼術為基準才能使出雷之呼吸，而人類則是靠自身的呼吸去增強自己使用的劍技，因此這段引文可以從招式的用法得出人與鬼之間的對立。

從上述兩段引文可以看出我妻善逸與獺岳的人鬼對立是因為獺岳放棄繼承鳴柱，選擇當鬼，才導致師兄弟變成相互對立的關係，形成兩者人鬼對立的表層結構。

從本節四組人物可以得出《鬼滅之刃》這部作品中的表層結構是由人與鬼之間的對立架構而成，先不論選擇當鬼的原因，從變成鬼的那一刻起與人類就是對立的，這點在這四個組合都有呈現，繼國巖勝成為黑死牟與繼國緣壹對立，猗窩座、妓夫太郎邀請煉獄杏壽郎、竈門炭治郎加入鬼方，表示了雙方對立的情況，獺岳從我妻善逸的師兄變成上弦之陸產生對立，由此得出人變成鬼就與人對立的結構關係。

¹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55、57

第二節《鬼滅之刃》中的深層結構

深層結構相較於表層結構談論的層面更加深刻，挖掘無法單從表面得到的深意，本節將依循表層結構提出的四組人物作為分析對象，探究他們如何表現《鬼滅之刃》中的深層結構。

一、繼國緣壹與黑死牟：羈絆與力量的對立

繼國緣壹與黑死牟之間的深層結構可從兩者的相異之處來看，在繼國巖勝變成黑死牟之前，就已經逐漸與繼國緣壹的想法走向歧異，首先從他們的興趣來看，繼國巖勝喜歡劍術，而繼國緣壹喜歡童玩，以下將從作品的內容來呈現：

黑死牟：「……鑽研鍛鍊到如此程度的肉體跟招式…將從這個世界消失…不覺得是一件很令人惋惜的事情嗎…」

……

黑死牟：「我在說的不是性命這種無聊的話題……成為鬼就能夠維持肉體…保存那些招式…為什麼你就是不懂呢…真是愚蠢…」¹²

從黑死牟對悲鳴嶼行冥提出的問題中，可以看出黑死牟認為保存招式是最重要的，這點成為他選擇當鬼的動機，因此這段引文的內容昭示了繼國兄弟走向對立的起因。

繼國緣壹：「與其聊劍術，我更想跟哥哥玩雙六跟放風箏。」¹³

¹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0》，頁 14、16

¹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0》，頁 162

這句話是繼國緣壹小時與繼國巖勝聊天時所言，前情是繼國緣壹將他父親的屬下瞬間打倒，引起繼國巖勝的關注。從引句可以看出兩者心境上的不同，繼國緣壹對於成為強大的劍士並不在意，這點就是他與繼國巖勝的分歧點，因此兩者的對立在繼國巖勝成為鬼之前已然成形。

繼國巖勝與繼國緣壹作為孿生兄弟，分別可代表《鬼滅之刃》中的人鬼立場，兩者有諸多相映的特點，此處先以繼國巖勝成為鬼後的特點來探討，黑死牟使用的是月之呼吸，月是夜晚最明亮且高掛的事物，以夜晚象徵鬼的一方，從眾星捧月的角度來看，可以印證使用月之呼吸的黑死牟是十二鬼月中最強的鬼，因此他是上弦之壹。繼國緣壹使用的是日之呼吸，日與月是自然界中相映的存在，日在白天出現，是形成白天的光源，以白天象徵鬼殺隊的一方，作為光源的太陽是最重要的存在，表現了使用日之呼吸的繼國緣壹在鬼殺隊中的強大與重要性無可取代。綜合上述，可知兩者的招式恰好呼應了人鬼立場的對立。

巖勝是父親希望他能夠變得強大，隨時維持不敗而取的名字；緣壹則是母親希望他能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而取的名字。¹⁴

上述引文是作品中提及繼國巖勝與繼國緣壹名字的取名因由，以父母親期望下取的名字而言，繼國巖勝與繼國緣壹的行為便可以與名字聯繫起來，繼國巖勝希望劍術高超，恰好與父親希望他變得強大對應，繼國緣壹比起劍術更希望與哥哥繼續玩樂，正好與母親的期望對應，從一出生獲得名字開始，繼國巖勝與繼國緣壹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總結他們的招式、名字與想法，都造成互相對立的基底，繼國巖勝學不會日之呼吸，只學會月之呼吸而感到不甘心，基於父

¹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0》，頁 170

親的期望，鍛鍊自己變得更強，最終選擇投靠鬼舞辻無慘變成十二鬼月之首，而繼國緣壹則是一直堅守人類的立場，呼應母親的期望，教導呼吸使用法、救助人類，正是將人與人聯繫起來的表現，從名字呼應兩者的行為，便能看出兩者之間的深層結構。

黑死牟：「我拋家棄子，捨棄當個人類…砍殺後代子孫，連武士的身分都不要了，我做到這個地步，還不夠嗎？你曾說，窮其道者殊途同歸。但是我卻到不了那個境界，無法與你看見相同的世界。知道日之呼吸劍法的劍士，在你死後被那位大人跟我澈底趕盡殺絕。可是，為什麼你的呼吸依然殘留下來？我究竟是為了什麼誕生在這世界上的？請你告訴我，緣壹。」¹⁵

上述是黑死牟消逝之前對於自己的行為後果感到不解的情況，認為自己捨棄許多卻沒有得到想要的收穫，希望弟弟繼國緣壹能給他一個解答。從這段引文可以發現黑死牟拋棄所有與人類相關的羈絆，捨家、捨名、捨德，一心追求劍術變強，因此他無法像繼國緣壹那樣留下自己的事物，從出生開始，呼應上文的命名原因，兄弟的走向已然分道揚鑣，這就是殊途，而同歸可以有不同的意思，最直接的意思便是死亡，從黑死牟的理解來看亦可指境界，作品中並未解釋繼國緣壹對於這句窮其道者殊途同歸的意思，根據兩者在作品中最後都消逝的結果來推斷，此處繼國緣壹所指的歸處更傾向於死亡的意思。

黑死牟：「脖子被砍斷，身體被刺中、崩解，還不肯認輸，這副醜態——苟且偷生之恥。我活了數百年，難道就是為了這種事嗎？就算變成醜陋的怪物也不想認輸嗎？就算吃人也想要變強？就算淪落成如此悲慘的生

¹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0》，頁 187~189

物也不想死？不是的。我只是…想要…變成像緣壹你一樣啊！」¹⁶

這段引文是黑死牟消逝時回想過去記憶之前所言，文中提到他想要的不是作為鬼被打敗還不認輸的樣態，並認為這個樣態是苟且偷生這樣帶有恥辱意味的舉動。最後黑死牟醒悟自己只是想要變成像繼國緣壹一樣，結合上段引文可以知道像繼國緣壹一樣是能夠將自己的事物流傳後世，也就是留名青史。

繼國緣壹：「我認為自己…應該是為了打敗鬼舞辻無慘，才特別打造得如此強大，出生在這世上。但是我卻搞砸了。到頭來我還是搞砸了。因為我搞砸了，今後還會有很多人因此送命。我很難過。」¹⁷

第一節有提到繼國緣壹因為美好的世界上存在著鬼而成為獵鬼人，在遇上鬼舞辻無慘後他認為自己是為了打敗鬼的源頭而出生的，這段可以跟黑死牟找不到自己誕生的意義對比，繼國緣壹知道自己出生的使命，而繼國巖勝則是將繼國緣壹作為目標，一生都在追逐弟弟的強大。繼國緣壹對於他讓鬼舞辻無慘逃走感到難過，這點可以看出繼國緣壹的本性是不希望再有人受害的，與追求強大而不擇手段傷害人類的繼國巖勝恰是兩個方向形成對立。

繼國緣壹與黑死牟之間，有許多相反對應的選擇，繼國緣壹如同母親希望的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因此他的行為以保護、不傷害他人為核心，繼國巖勝則是同父親希冀那般一直專研變強的方法，不重視家人，更不惜讓自己成為鬼，而把繼國緣壹當成想要成為的目標，則是因為在繼國巖勝的生命過程中所遇最強的人便是繼國緣壹，然而繼國緣壹強大的地方在於他所看到的世界與作品中多數人不同，在竈門炭治郎身上可以知道如何看到跟繼國緣壹一樣的世

¹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0》，頁 148、149

¹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1》，頁 183

界，黑死牟並不知曉如何達到，因此黑死牟無法像繼國緣壹那般強大。

二、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為人與為己的對立

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的對話，充滿著對於強大定義的差異，一方認為成為鬼才能將實力提升至至高無上的境界，另一方則是認定強大的意義在於保護弱者，並堅持自己作為柱的責任。以下將探討兩者如何構成為人與為己的深層結構。

猗窩座：「杏壽郎，我來告訴你為什麼無法進入至高無上的領域吧。因為你是人類，你會老，還會死亡！來當鬼吧，杏壽郎！這麼一來，只要持續鍛鍊一百或是兩百年，你也能夠變強。」¹⁸

……

猗窩座：「就算你抱著必死決心來戰鬥也是枉然，杏壽郎。你打在我身上得那些出色斬擊，如今都已經痊癒了。然而你呢？左眼瞎了，肋骨斷了還傷及內臟，已經無法恢復了。如果是鬼，只要一眨眼就會痊癒。那種傷勢對鬼而言只能算是擦傷。不管你如何掙扎，人類都不是鬼的對手。」¹⁹

猗窩座在對煉獄杏壽郎發出的邀請中透露了他對於當鬼的看法，猗窩座覺得當鬼才可以持續不斷的鍛鍊，並點出煉獄杏壽郎需要再鍛鍊一百或兩百年，這個說法表明猗窩座認為以煉獄杏壽郎的強度無法在作為人類的壽命裡變得更強，從猗窩座邀請煉獄杏壽郎的行為來看，顯現了猗窩座對於強者對決的渴望，也因此他在後續仍一邊攻擊一邊邀請煉獄杏壽郎，並試圖以煉獄杏壽郎受傷處為例，嘗試說服對方當鬼就能完全恢復傷口，猗窩座邀請煉獄杏壽郎當鬼的內容

¹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35

¹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52、53

中，將當鬼的優勢列舉出來，成為對立的要素，而過程中猗窩座想要殺死竈門炭治郎的行動是與煉獄杏壽郎產生對立的觸發點。

煉獄杏壽郎：「衰老跟死亡，正是人類這種生命短暫之生物的美好之處。正因為會衰老會死亡，才令人覺得可愛，覺得尊貴。所謂的強弱，並非只針對肉體使用的字眼。」²⁰

煉獄杏壽郎拒絕猗窩座的邀請，提出他對於人類的觀點，人類與鬼最大的不同便是衰老與強韌的軀體，這也是作品裡有些人選擇當鬼的原因，上述引文中煉獄杏壽郎提到人類的可愛與尊貴是源於衰老及死亡，因此煉獄杏壽郎眼中不會衰老不易死亡的鬼是不可愛、不尊貴的，因為有著這樣的觀點，所以煉獄杏壽郎不論任何理由都不會選擇當鬼，對於他而言當鬼獲得的優勢是不必要的，所以從煉獄杏壽郎的回覆與猗窩座的邀請可以建構出。

煉獄杏壽郎：「我會完成自己的任務！不會讓在場的任何人死掉！」²¹

煉獄杏壽郎對於自己身為柱的職責很清楚，在場只有他有能力對抗上弦之參，就算不能殺死上弦之參也必須擊退對方，讓火車上的乘客不受生命威脅，在他耗盡生命時確實成功保護所有乘客的生命安全，實踐自己說過的話，這便是他負責任的表現，並且用自身性命換得兩百名乘客的行為正是為人的表現。

煉獄杏壽郎的思想是繼承自母親煉獄瑠火，以下為煉獄瑠火與煉獄杏壽郎的對話：

²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36

²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54

煉獄瑠火：「你知道自己為什麼生下來就比別人強？」

煉獄杏壽郎：「嗚！我不知道！」

煉獄瑠火：「那是為了讓你去拯救弱小的人！與生俱來就比別人擁有更多才能的人，必須將力量用在這世界跟其他人身上。不能將上天賦予你的力量拿來傷害別人或是中飽私囊。協助弱小的人是與生俱來的強者應盡的責任。你的使命就是負起責任並且完成它，絕對不能忘了。」²²

煉獄杏壽郎在與猗窩座對戰中回想起與母親的對話，在生死關頭回想起的畫面最能表現當事人一生中的核心思想，因此可以確定煉獄杏壽郎繼承了母親對於強者要拯救弱小之人的想法。

從猗窩座與煉獄杏壽郎的對戰來看，猗窩座向煉獄杏壽郎拋出的問題是為何不當鬼，猗窩座表明只有成為鬼才能達到至高無上的境界，然而猗窩座對於變強的執著是源自自己無法保護家人的執念，因此成為鬼的猗窩座留下的行動核心就是變強，且喜歡與強者對戰，而煉獄杏壽郎則是受母親影響深知自己的強大是為了保護弱者，若猗窩座尚是人類，那兩者的核心是相差無幾的，以雙方皆為人類的狀況來看，煉獄杏壽郎無論對方是誰，只要是人就會盡力保護，而猗窩座則是為了保護自己重視的人而把妨礙者殺死，這便是他們之間的差異，無論作為人類還是鬼，猗窩座都會選擇為了自己行動，煉獄杏壽郎則是為了弱小沒有戰鬥能力的人類犧牲自己，因此兩者之間的深層結構便是為人與為己的對立。

三、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守護與剝奪的對立

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都會為了家人奮力而戰，然而竈門炭治郎與竈門彌豆

²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61、62

子都秉持著不傷害人類的想法戰鬥，而妓夫太郎與墮姬則是因為自幼處境，認為其他人都在鄙視、傷害他們，因此他們去傷害人類更像是復仇。

妓夫太郎：「不要從我這裡拿走任何東西！我什麼都還沒得到，居然就要奪走我的東西，不能原諒！不能原諒！把我的妹妹復原！不然的話，不管事神還是佛我都不會放過。」

……

妓夫太郎：「我從不後悔自己變成鬼…不論轉世投胎多少次，我一定會變成鬼…我要成為無法原諒看起來很幸福的人、一定會奪走對方一切的妓夫太郎！」²³

妓夫太郎對於鬼的看法是能夠讓自己復仇的一種機會，並且目標是奪走看起來很幸福之人的一切，對妹妹的生命被奪走感到憤怒，因此妓夫太郎不後悔當鬼還有一個因素，即是只有選擇當鬼，妹妹才能繼續待在他的身旁，因此從選擇當鬼的行為也可以看出妓夫太郎對於墮姬的手足之情。

妓夫太郎：「如果，說到…我心中唯一的牽掛…那就是…梅跟我…是不是一樣呢？如果待在更好的店裡，早就成了花魁，如果出生在普通的家庭裡，就是個普通的女孩，如果出生在好人家，就會成為高貴的大小姐，會不會是那樣呢？因為妳個性率真容易受到影響，只因為妳是由我帶大才會變成那樣的人…因為我教妳在被人奪走之前就先下手為強，妳才會戳瞎那個武士的眼睛，要是順從的話，妳或許會走上不同的道路。我唯一的牽掛…就是妳啊！」²⁴

²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62、169

²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71~173

妓夫太郎消逝後回想起過去，認為妹妹是因為自己的關係才被燒死，上述這段引文可以看出他相當自責，從妓夫太郎的假設可以看出他心底依舊不滿自己與妹妹為何生在遊郭最底層，妓夫太郎自小被欺壓，因此教妹妹先發制人是源於他的經驗，卻導致妹妹死亡，這點讓他在變成鬼後更加保護墮姬，只要墮姬有難便會幫墮姬解決敵人。

妓夫太郎：「沒有人願意幫忙，這是常有的事，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總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忙。開始下雪了…不管何時，所有事情都對我們毫不留情。怎麼會這樣？人家不是說『因禍得福』嗎？好事跟壞事會交替而來才對啊！」²⁵

妓夫太郎抱著妹妹的屍體，體認這世上所有人都不會幫助他們，這點也是促成他為了保護自己的妹妹傷害其他人的行為，並在成為鬼後依舊秉持這個想法。

竈門竹雄：「從前，姊姊她…很生氣地要求撞傷小孩子的惡劣大人，要向對方道歉。幸好當時四周有很多大人才沒事，但是我很害怕。為了別人而生氣的人，有時候會無法顧及自己，遲早可能會因為這樣，而失去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很害怕。」²⁶

竈門禰豆子在竈門炭治郎陷入昏迷時，因為記憶受到刺激干擾而帶著強烈的憤怒與墮姬戰鬥。上述引文是竈門炭治郎昏迷回想起弟弟竈門竹雄說的話，其中為了別人生氣而無法顧及自己，可能會失去重要的東西這點，暗示竈門禰豆子會因為憤怒而失去人性，而她生氣的原因是她被暗示她需要保護人類，然而墮姬卻在她眼前傷害了許多人以及她的哥哥，因此這段引文正符合竈門禰豆子的

²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167

²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0》，頁 73

行為，也顯示她會為了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同竈門炭治郎一樣選擇保護人類的一方。

竈門炭治郎：「對不起…讓妳去戰鬥…對不起！這一帶瀰漫著禰豆子鮮血的味道，可以知道在我失去意識的期間，她傷得有多嚴重。妳很痛吧…很難受對吧？對不起…不過已經沒事了…哥哥我不會讓任何人受到傷害，睡覺吧！禰豆子…睡一覺恢復體力。」²⁷

竈門禰豆子與墮姬對戰後鬼化，竈門炭治郎為了阻止竈門禰豆子殺害人類決定哄竈門禰豆子進入睡眠，嗅覺靈敏得竈門炭治郎判斷竈門禰豆子流了許多血，從引文中多句對不起可以看出竈門炭治郎相當自責，這個心理正顯現竈門炭治郎對於家人的親情，而竈門炭治郎在阻止妹妹時亦承諾他不會讓任何人受到傷害，這點與妓夫太郎保護自己與妹妹而傷害人類對立。

從上述兩組兄妹的行為可以看出他們對待人類的方式是不同的，尚是人類的妓夫太郎與墮姬會為了自己與親人傷害他人，並且從小受到的對待讓他們知道自己不被其他人重視，所以妓夫兄妹認為傷害他人是合理的。而竈門兄妹並未遇過妓夫兄妹那般的處境，因此對待人類時會以自身同為人類的角度去為他人設想，促使竈門兄妹願意犧牲自己為人類而戰。這不同於妓夫兄妹的處境造成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思想上的差異，形成他們理念上的對立。

四、我妻善逸與猺岳：知足與貪婪的對立

我妻善逸、猺岳同是鳴柱培育者的弟子，猺岳對於我妻善逸的弱小感到不悅，認為鳴柱由他繼承即可，然而桑島慈悟郎卻希望由猺岳跟我妻善逸共同繼

²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0》，頁 98、99

承鳴柱，對於這點獺岳心生不滿，並在遇見黑死牟後，下定決心成為鬼，以下將分析獺岳及我妻善逸如何形成深層的對立關係。

獺岳：「向擁有壓倒性實力的強者屈服並不可恥，只要能活下來，總會有辦法的…到我死為止都不算輸。就算是卑躬屈膝地求饒、就算沒有家，要我喝泥巴水、就算偷錢遭人責罵，只要能夠活下來，總有一天會贏、會贏給你們看！我始終相信這點而持續往前進。」²⁸

從上述引文可知，獺岳是個向強者屈服、偷竊、喝泥巴水也要活下去的人，這個行為可以看出他會為了存活而不擇手段，與我妻善逸即使再害怕也希望保護他人的想法對立。

獺岳：「對我有正確評價、認同我的人就是『善』！對我評價過低、不認同我的人就是『惡』！」²⁹

上述引文是獺岳對我妻善逸提問是否能分辨善惡的回復，後續獺岳說自己是特別的，跟我妻善逸他們不同。這裡就顯現了對立的核心，獺岳認為只有肯定自己才是善的，因此他從雷之呼吸繼承者的身分轉變成鬼與他的個性相符。

我妻善逸：「我很清楚…獺岳他非常討厭我，而我也討厭獺岳。不過我是打從心底尊敬你…你曾經很努力，也很執著。我始終注視著你的背影。你是特別的！對爺爺跟我來說，曾是特別又重要的人，不過那樣子對你來說還是不夠吧？不論何時，總是聽你發出不平之鳴。心中那個能夠裝進幸福的箱子破了一個洞，使得幸福不斷流失。應該早點發現破洞並將

²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48、49

²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54

它封住，否則怎樣都裝不滿。爺爺，很抱歉…我們走的路根本不同
啊！」³⁰

我妻善逸想遵照桑島慈悟郎的心願與獺岳共同繼承鳴柱，然而獺岳始終認為我妻善逸是個廢物，沒有資格與他共同繼承鳴柱，最終我妻善逸砍下獺岳的頭，獺岳仍覺得桑島慈悟郎偏心，沒有教他雷之呼吸第七個型，使出雷之呼吸柒之型火雷神的我妻善逸創造這個型時本想與獺岳並肩作戰，結果卻變成與獺岳對立的型。

雷之呼吸只有六個型，獺岳除了壹之型學不會以外，其他型都會，我妻善逸則相反，只會壹之型，不會其他型。這點埋下了兩者對立的要素，雷之呼吸壹之型霹靂一閃是雷之呼吸中最為基礎的招式，我妻善逸始終磨練著同一個招式，將霹靂一閃鍛鍊至極致，雷之呼吸講求速度，動作需要乾脆俐落，而最能夠將這點發揮的淋漓盡致的便是霹靂一閃，最後匯聚成我妻善逸自創的柒之型火雷神。獺岳不會壹之型因此他對於雷之呼吸的基礎是不穩固的，這點導致他與我妻善逸必須同繼承鳴柱才能夠將雷之呼吸傳承下去，而兩者的不同正是促成他們走上不同道路形成對立的原因，獺岳對自己的過分自信加上他眼中的我妻善逸是個廢物，因此極度排斥與我妻善逸共同繼承鳴柱，間接導致他接受黑死牟的邀請，認為變成鬼比成為柱更加厲害。

我妻善逸：「大家對沒有父母親的我都不抱任何期待。沒有人，都不認為我以後將會學會什麼，或是成就什麼事。對誰有所幫助，哪怕一輩子只能保護一個人，讓對方幸福這種簡單的未來，大家都對我不抱任何期待。一旦失敗就哭泣，不然就是逃避，大家就覺得這傢伙沒救了，因此

³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60、61

離我而去。但是爺爺他…卻毫不洩氣地一再斥責我。屢次都將逃跑的我再次抓回來，雖然很明顯地打的過分了點，但是他卻沒有放棄我。」³¹

我妻善逸因為自身性格遭人嫌棄，但因桑島慈悟郎沒有放棄訓練他，使他願意拼命練習，即使害怕也會優先保護女孩子，我妻善逸與猥岳的共同點是他們都需要有人相信、認可他，然而猥岳對於我妻善逸的認可並不滿足，因此與我妻善逸並肩作戰這點，讓他覺得桑島慈悟郎不認可他的實力，甚至把他與他眼中的廢物我妻善逸一視同仁，不再特別也間接導致猥岳屈服於黑死牟的脅迫，最終成為新上弦之陸。由上述可知，我妻善逸與猥岳對立的表面是曾經的師兄弟變成人與鬼，深層是對於認可的渴求，兩者都需要被人認可，然而一人對於受到的認可感到知足，另一人則貪婪的想要他希望的認同。作品中我妻善逸陸續被桑島慈悟郎、竈門炭治郎、煉獄杏壽郎、宇髓天元認可，對於我妻善逸而言有師父桑島慈悟郎的認可促使他成為鬼殺隊隊員，即使不想死也願意挺身而出保護弱小的人。猥岳則是在寺廟出賣悲鳴嶼行冥和其他小孩，這點與他之後背叛桑島慈悟郎、鬼殺隊相呼應，表明他對於不想死的決心，並且厭惡他人擁有跟自己相同的地位，只認為自己是特別的。

以主角的視野出發，上述四組關係的表層結構是人與鬼之間的對立，然而每個組合都有相似與相異之處。

繼國緣壹與黑死牟是雙胞胎，但是兩者的追求與擁有的事物卻相互對立，追求劍術的繼國巖勝拋家棄子選擇加入鬼殺隊專研劍術，最終為了讓自己獲得更強大的力量選擇當鬼。追求家庭幸福的繼國緣壹總是被迫離開家人，而後為了守護美好的世界加入鬼殺隊當獵鬼人，最終明白自身強大的原因是消滅鬼的製造者鬼舞辻無慘，因此兩者之間的對立如他們的名字那般，是追求力量與追

³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④》，頁 172、173

求羈絆的對立。

煉獄杏壽郎與狛窩座分別隸屬於鬼殺隊——柱及十二鬼月——上弦，鬼殺隊秉持著保護弱小挺身而戰的理念，其中煉獄杏壽郎因母親的教導，更為堅持自身的強大是為了保護弱小存在的，鬼則是不擇手段遵照鬼舞辻無慘的指示行動，兩者形成的便是為人與為己的對立。

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都有著哥哥保護妹妹的共同點，然而竈門炭治郎帶著竈門禰豆子加入了鬼殺隊，因此會秉持鬼殺隊的理念，為沒有能力的人戰鬥，竈門炭治郎從一開始捨不得讓竈門禰豆子戰鬥到後續能夠並肩作戰，顯現了兄妹之間的羈絆更加深厚，妓夫兄妹也是並肩作戰共同對付人類，兩者以墮姬作為表象，一旦墮姬有落敗的跡象，妓夫太郎便會從墮姬身體爬出幫助妹妹對付敵人，兩對兄妹最大的不同在於理念，對於家人被鬼殺害的竈門炭治郎而言，對於鬼雖有同情卻不會下不了手殺害他們，對於竈門炭治郎而言，把鬼殺掉是為了讓他們去投胎，不再危害人類，而妓夫太郎從做為人類時便決定要奪走那些幸福之人的幸福，抱持這樣的想法成為鬼，因此妓夫兄妹與竈門兄妹形成了守護與剝奪的對立。

我妻善逸與獺岳是師兄弟，被師父桑島慈悟郎賦予同等信任，對我妻善逸而言，桑島慈悟郎既是他的恩人也是相當於爺爺的存在，因此他特別聽從爺爺的囑咐，即使討厭獺岳也努力跟獺岳打好關係，在他心底對於師兄是尊敬的，然而獺岳視我妻善逸為廢物，不滿意桑島慈悟郎對待他與我妻善逸平等，因此對於跟我妻善逸共同承接鳴柱這點極度不悅，於是遇見黑死牟後，被恐懼及不悅的心裡影響，背叛鬼殺隊成為十二鬼月的上弦之陸，因此我妻善逸與獺岳兩者之間形成知足與貪婪的對立。

綜上所述，第一節可以看出每組人物如何構成人鬼對立的結構，從變成鬼的因素來看，黑死牟是希望變得更強並超越繼國緣壹，狛窩座是悔恨自己沒有

及時救到重要之人，之後是生是死他都無所謂，妓夫兄妹是妓夫太郎為了妹妹而選擇當鬼報復人類，猯岳是對於黑死牟感到恐懼且對於協同我妻善逸共同成為鳴柱感到不滿而變成鬼。第二節可以看到變成鬼後的他們有些還保有人類時的執念，像是黑死牟渴望成為最強的劍士，因此將自己的血肉用血鬼術製作成日輪刀的樣子，讓自己還像是個劍士，猯窩座悔恨自己不夠強沒有及時救到戀雪與慶藏，所以認為自己必須不停鍛鍊變得更強，妓夫太郎認為妹妹是他的救贖，因為有人殺害他的妹妹破壞了他的幸福，讓他選擇成為鬼破壞人類幸福的生活，猯岳認為自己值得特別的待遇，覺得人們對他的評價高就是善，評價低就是惡，因此對於把自己跟我妻善逸共同對待的桑島慈悟郎，猯岳感到不悅且遇上了上弦之壹黑死牟，認為自己的屈服是合理的，最終選擇成為上弦之陸。從上述種種可以知道他們選擇當鬼的原因，正好形成人與鬼對立的基底。

第四章 《鬼滅之刃》中的價值意識

本章所討論的價值意識意指作品所要傳達的重要意義，意識是角色傳達的思想，價值則是在角色思想中更為傾向或強調的。在《意識批評家》中提及：

意識批評家的存在論點，限於分析文學中的人類意識。人的存在覺知，以及他表示這一覺知的方式，乃是此種批評的素材。¹

在引文中可以知道意識批評家分析的是人類意識，而人類意識是人的存在覺知與表示覺知的方式。由此確立了本文所要談論的價值意識，是根據人物的思想與行為，去表述存在於其中具有傳達價值的意識，因此本章將人物思想與行為分為兩個節談論，由行為去反應思想，再依據最終結局，得出《鬼滅之刃》中的價值意識。

第一節 《鬼滅之刃》中的利他與利己的思想

本文所要闡述的利他與利己概念源自於《正義論》提及的功利主義：

古典的功利主義的道德理論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犧牲少數，成全多數；犧牲眼前利益，成全長遠利益。²

引文提到的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正是本文利他思想的一環，而少數與多數、利益的遠近與本文的關聯性較低，故不做討論。因此在本文中利他思想，意指人類為了保護他人的利益選擇犧牲自己的生命或權益，擁有這個想法並實踐

¹ 拉瓦爾、馬樂伯：《意識批評家》，（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頁4。

² 趙敦華：《勞斯的〈正義論〉解說》，（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88。

它，便是本文所要分析的利他思想。從這段引文亦可以側面印證利己思想的涵義，也就是犧牲大我，成全小我。即人類為了自身利益，不顧他人安危選擇自己想做的事，與利他思想恰是相反的思想。

在《鬼滅之刃》中分為兩個派別，一方是由產屋敷耀哉率領的鬼殺隊，另一方是由鬼舞辻無慘統領的十二鬼月及多數他所製造的鬼。而這兩個派別所代表的立場截然不同，本節將以兩派別中的代表人物來呈現《鬼滅之刃》中的利他思想。

一、鬼殺隊：利他的價值意識

鬼殺隊中具有利他意識的代表人物有產屋敷耀哉、煉獄杏壽郎、時透無一郎及竈門炭治郎，他們的共通點是具有犧牲自己保護他人的特質。

（一）產屋敷耀哉的利他意識

產屋敷耀哉作為鬼殺隊的主公，他的理念是希望能為所有被鬼迫害的人打倒出生自身家族的鬼舞辻無慘，雖然自己不能揮劍殺鬼，卻有著為了殺死鬼舞辻無慘，不惜引爆自己以及妻女的魄力，最終成功創造人鬼大戰的機會。

產屋敷耀哉：「如果你們是棄子，我同樣也是棄子。我只是指揮鬼殺隊的一顆棋子，就算我死了也不會有任何改變。我的接班人早就決定好了。實彌你是第一次參加柱聯合會議，才會有所誤解，其實我並不厲害，也什麼都不是。大家只是出於善意才會那樣對待我，如果你不願意，大可不必像他們那樣沒關係。與其拘泥於此，你更應該以柱的身分守護人們的性命，我只有這個請求。」³

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9》，頁 163~164

產屋敷耀哉認為即便作為鬼殺隊的主公，自己仍然與隊員一樣是個棄子，雖然不曾上前線作戰，但是他受家族詛咒的緣故，活不到三十歲，因此早已選定好接班人，防止他死去後鬼殺隊呈現群龍無首的情況。從這段引文來看，產屋敷耀哉從接任鬼殺隊主公開始，便知道這份工作最終會犧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去盡力扶持鬼殺隊的後進之輩，甚至記下每個死去隊員的名字，也經常去墓地悼念他們，甚至產屋敷耀哉認為柱比起尊重他，更重要的是以柱的身分去保護他人的性命，這份身為柱的責任，便是產屋敷耀哉所傳承給柱的利他意識。

產屋敷耀哉：「五天…之內…無慘他…會來…用我…來當做誘餌…到時候你負責…砍斷無慘的脖子…」⁴

產屋敷耀哉活著的目標就是為了消滅鬼舞辻無慘，並且對待鬼殺隊隊員親如孩子，自從他知道宇髓天元與竈門炭治郎一行人打敗上弦之陸妓夫太郎跟墮姬後，產屋敷耀哉查覺到在他這代有機會消滅鬼舞辻無慘，因此他安排岩柱悲鳴嶼行冥在他自爆後砍下鬼舞辻無慘的頭，並且洞悉了失敗的可能性，留有後手。從產屋敷耀哉犧牲自己的那刻之前，他便有了寧願犧牲自己，也要讓鬼永絕後患的理念，這個理念便是利他意識。

鬼舞辻無慘：「產…屋敷——！那男人的臉！始終保持著佛祖般的微笑，將自己…跟妻子還有女兒…引爆炸藥一起炸個粉碎！是我錯看他了。原本我是用符合人類標準的尺度來衡量產屋敷這個男人，但是他卻完全脫離常軌。」⁵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到產屋敷耀哉毫不猶豫的炸毀自己與妻女，展現他為了消滅

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6》，頁 109

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6》，頁 94、95

幾千年來產屋敷一族的詛咒根源的堅決，產屋敷耀哉也算準他一旦犧牲，鬼殺隊的柱以及竈門炭治郎等人，都會為了他而拼命打敗鬼舞辻無慘，即使他希望鬼殺隊不要再有人犧牲。產屋敷耀哉的犧牲是打開無限城混戰的開關，同時代表一行人即將為他人的利益而奉獻，讓普通的平民百姓不再擔心鬼帶來的傷害，這樣的行為正符合利他意識的作為。

從上述所有產屋敷耀哉的行為來看，他一生的目標是打倒鬼舞辻無慘，並隨時做好犧牲自己的準備，不在意柱對他是否尊敬，只在乎柱有沒有盡到保護他人的責任，產屋敷家族本身具有預知危險的能力，在察覺鬼舞辻無慘不久後將抵達產屋敷宅邸時，產屋敷耀哉事先聯繫了珠世以及悲鳴嶼行冥，讓他們在他犧牲後直取鬼舞辻無慘的性命，縱然最後沒有成功，劇情也如產屋敷耀哉預料的那樣，演進成一場大戰，綜觀產屋敷耀哉的這些行為，都是利他意識的表現。

（二）煉獄杏壽郎的利他意識

利他意識在煉獄杏壽郎身上表現尤為明顯，煉獄瑠火傳輸了比別人強大就要保護弱小的觀念給煉獄杏壽郎，讓他致死都堅持守著這個理念。

煉獄杏壽郎：「為了保護人類免於被鬼攻擊而戰鬥，那就是鬼殺隊！就算再怎麼悲慘，我都會完成自己應盡的責任！」⁶

煉獄杏壽郎在成為柱之前，也極有責任心，秉持著身為鬼殺隊就要保護人類免於被鬼攻擊的理念，上述引文提到的再怎麼悲慘他都會完成自己應盡的責任，這點也印證他之後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兩百名乘客的行為。

⁶ 平野稜二：《鬼滅之刃 外傳》，頁 131

煉獄瑠火：「你知道自己為什麼生下來就比別人強嗎？」

煉獄杏壽郎：「嗚！我不知道！」

煉獄瑠火：「那是為了讓你去拯救弱小的人！與生俱來就比別人擁有更多才能的人，必須將力量用在這世界跟其他人身上。不能將上天賦予你的力量拿來傷害別人或是中飽私囊。協助弱小的人是與生俱來的強者應盡的責任。你的使命就是負起責任並且完成它，絕對不能忘了。」⁷

上述引文是煉獄瑠火給煉獄杏壽郎的叮囑，從要把強大的力量運用在世界跟其他人身上這點可以奠定本節利他的性質，利他從字面解釋是利於他人，把自身強大的力量運用在他人身上，使他人獲益，就是利他意識。因此在煉獄杏壽郎遭遇上弦之參猗窩座時在短暫的對戰過程中，他即使明白自己即將死亡卻仍舊堅持保護在場的兩百名乘客都不會死去。

根據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煉獄杏壽郎一生都堅守著的煉獄瑠火傳授的信念，強大的人要保護弱小之人，尚未成為柱的時候也明白自己應盡的責任，對於煉獄家的人而言，炎柱是個雅號，能夠成為炎柱也讓煉獄杏壽郎更為明白自己肩負的責任，因此他一生都展現著利他意識的精神。

（三）時透無一郎的利他意識

時透無一郎在恢復記憶之前，較為冷漠，認為柱已經承擔很多責任，下級隊員應全力配合，不予商量。在生死關頭恢復記憶後，才發現他年幼時便希望能夠加入鬼殺隊保護他人，而他也因找回能夠犧牲自我保護他人的初心，從而顯現斑紋。

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61、62

時透無一郎的父親：「為了別人去做，轉了一圈其實會變成為了自己…而人類，是那種能為了自己以外的某人…發揮出令人難以置信之力量的…生物啊！無一郎。」⁸

竈門炭治郎對時透無一郎說的話令時透無一郎想起他的父親也曾對他說過相似的話，上述引文中，為了自己以外的某人發揮出更強的力量這點，就是利他意識的呈現，從這段話也可以看到時透無一郎的父親把這種利他意識視為人類所具備的特質，間接證明鬼是不具備利他意識的。

時透無一郎：「不能放手！不能放手！就算粉身碎骨也不能放…玄彌，你儘管開槍，沒有必要管我。一旦我阻止了上弦之壹的行動，你就開槍連我一起攻擊吧！絕對不要猶豫！」⁹

時透無一郎在與上弦之壹戰鬥時，因為自己負傷所以希望不要拖累其他人，也希望幫上他們。在上述引文中時透無一郎讓不死川玄彌儘管開槍，不要管自己，從這段引文描述的行為，可以證實時透無一郎的利他意識，他不介意自己可能會慘死，並認為即便自己要死也要幫上其他人的忙。

時透無一郎：「不行！悲鳴嶼先生和不死川先生會奮戰到死。但是不能連他們兩個人都因此犧牲。還有無慘要對付呢。為了大家，我必須保護他們兩個。他又要…出招了…我必須…做點什麼才行。在我…死掉…前…」¹⁰

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4》，頁 44

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0》，頁 83、84

¹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0》，頁 115、116

上述引文中，時透無一郎被腰斬後，判斷當下情勢可能會使還能戰鬥的兩人犧牲，因此他迫切希望可以做點什麼來保護他們。在這段場景中，時透無一郎因被腰斬使得他更用力的握住刀刃，怕自己一旦將手中的刀放開就無法再保護悲鳴嶼行冥及不死川實彌，恰好時透無一郎用力握住刀這點，讓他的刀變成赫刃，能夠對鬼造成更大的傷害，最終時透無一郎完成他的使命，成功干擾上弦之壹出招。這段引文所描述的都是利他意識下時透無一郎所採取的行動。

綜合上述引文，時透無一郎經過竈門炭治郎的勸導，最終回憶起父親對自己的教導，找回幫助他人的本性，並且在與上弦之壹的混戰中，他為了保護還擁有戰力的風柱及岩柱，獻出自己的生命，即使被腰斬也仍使勁握刀，使刀變成赫刃，對上弦之壹造成有效傷害，這些行為使他成為作品中具有利他意識的代表之一。

（四）竈門炭治郎的利他意識

竈門炭治郎作為主角一直是作品中利他意識的代表人物，從他與鬼開始對戰後，總是不顧自身性命的去保護平民，以及保護自己變成鬼的妹妹，甚至比自己強的柱，他也經常挺身而出，在煉獄杏壽郎死去後，他最惋惜的是自己不夠強，不足以保護煉獄杏壽郎，以下將舉例竈門炭治郎具有利他意識的場面。

結核病人：「炭治郎的心中很暖和。空氣很清澈感覺很舒服，而且，還有發光的小人，這是炭治郎善良本性的化身。發光的小人察覺青年要找『精神核心』，還牽著他替他帶路。看著光源跟暖意源頭的『精神核心』，青年什麼事也做不出來，只是一直哭泣。」¹¹

¹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⑦》，頁 119、120

上述引文是在無線列車上，下弦之壹魔夢指使幾個小孩進入竈門炭治郎一行人的夢裡，要求小孩刺破他們的精神核心來殺死他們，其中一位得結核病的小孩進入了竈門炭治郎的夢裡，發現竈門炭治郎的心中是暖和的，且竈門炭治郎善良本性的化身還帶著結核病人去找自己的精神核心，這個行為可以印證竈門炭治郎在有人闖進精神核心的場地時，依舊為他人著想而不顧自身安危，在危險來臨之前總是先幫助他人這點，便是竈門炭治郎利他意識的表現。

竈門炭治郎：「我可以對抗…上弦的鬼……『火神神樂』可以派上用場！不…光是能派上用場還不夠！我要贏！用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力量，務必要贏！」¹²

上述引文可以看到竈門炭治郎在戰鬥過程中強調自己要贏，其原由是為了保護人命，不讓鬼蠻橫地奪走別人的性命，以及不再讓任何人跟他們一樣感到悲傷。這段引文之所以具備利他意識的核心原因是竈門炭治郎現階段使用火神神樂時，自己的身體難以負荷，容易動彈不得，這種情況下面對上弦的鬼更加容易陷入危險的境地，這邊也提到他要用上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打敗鬼，因此以當下的情況而言，這句話便可以證明竈門炭治郎有賭上自己生命的決心，也呈現了他具有的利他意識。

竈門炭治郎：「這個傷並非與生俱來。這是過去弟弟打翻火盆時，我為了保護他才造成的燙傷疤痕…後來在『最終選拔』時又受了傷，才會變成現在的形狀。我的父親天生在額頭上就有淺淺的印記，但是我不一樣。我一定不是…被挑選上的高手。不過，儘管如此…就算我不是被挑選上

¹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⑨》，頁 159

的人、就算實力不夠…人總是會有絕對不能退縮的…時候！」¹³

上述引文是竈門炭治郎對於與日之呼吸使用者有相似印記的回應，他認為自己並不是被選上的強者，在作品中與之相對的是煉獄杏壽郎，煉獄杏壽郎在母親的教導下，知道自己是被選上的強者，理應保護比他弱小的人，而竈門炭治郎正好相反，他不認為自己是強者，也不覺得自己有被選上，然而他仍然有著為了保護人類而戰鬥的心，以他自己的遭遇出發，他不希望還有人面臨家破人亡的慘劇，為了實現這個心願，縱使遇到比他實力強很多的鬼，他也不會退縮，因此他這份由衷為了不讓他人受到悲慘遭遇的理念，正是竈門炭治郎展現利他意識的根本。

時透無一郎：「你為什麼這麼愛管別人的事？你不是應該有事情要做嗎？」

竈門炭治郎：「為了別人去做，到最後也都會對自己有好處，而且我也打算去找他，所以正好啊！」¹⁴

竈門炭治郎總是會盡力幫助需要幫忙的人，且認為幫他人最後就是在幫自己，在利他的前提之下利己，也是一種利他意識，從前幾章竈門炭治郎的表現也可以看出他是遵循利他的想法在戰鬥，即便自身受傷也會挺身而出保護比他更弱小的平民，因此這段引文佐證了竈門炭治郎的利他意識。

從上述列舉的引文，可以得出竈門炭治郎在作品中貫徹的理念，正是利他意識，犧牲自己的權利或是生命，也要保衛他人的生命，盡可能不讓他人受到鬼的侵害，也許仍舊同情鬼的遭遇，卻不會因此放水、退縮，因此竈門炭治郎

¹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0》，頁 29~31

¹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2》，頁 171

是利他意識的代表人物之一。

綜觀上述例證，可以得出四名角色如何在《鬼滅之刃》中呈現利他的價值意識，產屋敷耀哉是透過傳遞信念及自爆犧牲自己來成就利他意識，煉獄杏壽郎是經由拚死戰鬥保護無限列車的乘客來成就利他意識，時透無一郎是由於無法再以雙手揮刀選擇犧牲自己也要保護還能戰鬥的風柱與岩柱來成就利他意識，竈門炭治郎則是在作品裡即使最開始力量薄弱，卻也從不退縮，最終因為他幫助他人的善意，致使在他變成鬼時，也有許多人為他難過、為他打氣，協助他恢復成人類，從這點便呈現了他認為幫助別人最後也會對自己有好處的利他意識。

二、鬼：利己的價值意識

由鬼舞辻無慘所控制的鬼，都是具有利己意識的，此處的利己意識是指以自身的利益為優先，不在乎他人想法，以個人為中心，認為所有的事物都應該配合自己，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本段將舉鬼舞辻無慘、墮姬、半天狗、獺岳為例，來表現鬼利己的價值意識。

（一）鬼舞辻無慘的利己意識

鬼舞辻無慘是鬼的始祖，從他開始，往後無論是自願或是被迫成為鬼的人，都具有自己的利己意識，以下將列舉鬼舞辻無慘如何在作品中呈現利己的價值意識。

無慘被宣告活不到二十歲，醫生費盡苦心希望能夠讓他活久一點，但是無慘卻因為病情逐漸惡化而感到氣憤…所以殺了醫生。¹⁵

¹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5》，頁 61、62

這段引文可以看到鬼舞辻無慘想活下去卻苦於病情惡化的憤怒，這股氣憤促使他殺死用心良苦醫治他的醫生，這個行為是鬼舞辻無慘認為醫生的醫治對他而言毫無助益，無法再從醫生身上獲得利益這點，是鬼舞辻無慘殺他的核心原因，也是他初具利己意識的時候。

竈門炭治郎：「沒錯！那很正常。無慘並不是有尊嚴的武士，也不是基於感情去行動的人類。無慘他只是執著於活著的生命體…天快亮了，一旦生命受到威脅，當然會毫不猶豫選擇逃亡。」¹⁶

在最終決戰時，竈門炭治郎與伊黑小芭內看到鬼舞辻無慘為了躲避陽光，打到一半就逃走。在這段引文中，從竈門炭治郎的角度解釋了鬼舞辻無慘逃走的原因，一是鬼舞辻無慘並非武士，不會為了尊嚴、職責而爭戰到底，二是他只在乎生命的存活，因此逃亡是他最堅定的選擇，即使耗損了僅剩的上弦之鬼，對他而言只要活著就能再次創造，他對於原本的上弦並沒有任何留戀，從這些點就足以看出他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是他具有利己意識的證明。

鬼舞辻無慘：「不要往前看、不要相信別人、不要看到希望…如果不當鬼，你在幾年內就會死去，必須為了印記付出代價。你只要考慮自己就行了…應該掌握擺在眼前的生命。」¹⁷

上述引文是鬼舞辻無慘說服竈門炭治郎繼承他的意志成為鬼的說詞，明確提到要竈門炭治郎不要相信別人，只要考慮自己，掌握擺在眼前的生命。這段引文鬼舞辻無慘所說的話就是他一直的行為模式，掌握眼前的生命，就是他一直想

¹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2》，頁 159

¹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3》，頁 136

成為不滅生命的想法，只考慮自己這點可以從他在作品中對待所有人以及麾下所有鬼的態度看到，為了保護自己不被竈門炭治郎追上，隨機在淺草的街道將一名普通民眾變成鬼，認為下弦的鬼辦事不利、不服管教就殺掉再遞補，上弦只殺了柱沒殺死所有鬼殺隊隊士就警告對方不應沾沾自喜。從上述這些行為都能看到鬼舞辻無慘只考慮自己的行為，而這些行為與想法形成了他的利己意識。

綜合上述引文，可以看到鬼舞辻無慘在利己意識上的形成是源於他對生命的執著，這點是根據他出生時被判定活不過二十歲的原因，因此在成為鬼後，除了對於不能在白天活動感到屈辱以外，他是很希望作為鬼永恆不滅的，為了不滅他盡可能的消除所有對他不利的因素，因此他會在對戰中遠離太陽，也會在繼國緣壹活著時隱藏自己，最終在被太陽消滅前認同產屋敷耀哉所說的意志傳承時，試圖說服竈門炭治郎只需要考慮自己，掌握擺在眼前的生命。上述種種行徑正是鬼舞辻無慘所展現的利己意識。

（二）墮姬的利己意識

墮姬作為妓夫太郎的妹妹，從小就被哥哥溺愛，認為只要先下手為強，就沒有人可以傷害自己。變成鬼後，墮姬變本加厲，只要看人礙眼，就欺凌對方，像是幫她打掃房間的女孩就經常被墮姬傷害，除此外，墮姬憑著自己的身分是鬼以及殺了七位柱的功績，更顯得目中無人，對她來說，即使自己的頭被砍了，她還有哥哥可以依靠，因此她從來不需考慮人類的心情，也不認為人類有能力殺了自己，以下將列舉墮姬在《鬼滅之刃》中利己意識的表現。

墮姬：「你還活著啊！哼！比我預料的還耐打。你的眼睛很漂亮，我就挖

出你的眼睛吃掉好了。」¹⁸

上述引文是發生在墮姬剛見到竈門炭治郎時，認為他只是很弱的一名鬼殺隊隊士，想著隨意一個攻擊就能把他打死，發現竈門炭治郎沒有如她預料的那般死去，又想著要挖對方的眼睛。上述行為可以看出墮姬不在乎他人生命的自私，且因為她的目標是柱，完全沒有把竈門炭治郎放在眼裡，證明她只在乎自己要的戰果，這個認知，就是她的利己意識。

墮姬：「到處都開始出現雜音，讓我很不舒服，所以接下來我要殺了你。」¹⁹

墮姬在與竈門炭治郎對戰時，受到其他鬼殺隊隊員干擾，因此提起幹勁打算將竈門炭治郎迅速解決，這段引文可以看到墮姬在這場對戰中的情緒轉變，對她而言，竈門炭治郎遲早都會被她殺死，未出現雜音時，墮姬只打算玩弄竈門炭治郎，讓竈門炭治郎誤以為他有機會殺死她，而當雜音出現時，墮姬便以她感到不舒服為由，決定要認真殺死竈門炭治郎，這樣的行為可以看到墮姬自說自話、只在意自己不在乎其他人的個性，只做自己想做的事，這點便是她利己意識的展現。

墮姬：「囉哩囉嗦地講個不停，實在有夠吵的，過去的事情我已經不記得了！我現在是鬼，那些跟我無關！鬼不會變老、不需要花錢吃飯、不會生病、不會死亡…什麼都不會失去。而且美麗又強大的鬼，不管做什麼都可以…！」²⁰

¹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⑨》，頁 123

¹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⑨》，頁 139

²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0》，頁 38、39

這段引文中墮姬闡述了當鬼的好處，她提到了成為鬼後外貌、經濟飲食、病痛、死亡都不會失去，而這些只是與人類相比之下獲得的好處，引文中她更強調美麗又強大的鬼，不管做什麼都可以。關於這點可以在作品中看到，扣除需要喝人血存活的本性外，鬼對於殺人是感到理所當然的，他們殺人不只是為了吃，還為了平復情緒，人類太礙眼就殺，長太醜也殺，任何不順著墮姬心意的都被殺了，因此這段引文呈現了墮姬具有利己意識的核心原因。

根據上述例證，可以明白墮姬的利己意識是源於從小哥哥妓夫太郎灌輸給她的觀念，因此成為鬼獲得更強的力量後，更加不在乎他人的想法，經由種種欺負他人與隨意殺人的行為，可以印證墮姬自小至大依舊秉持著先下手為強與加倍奉還的想法，這個想法即是她具有利己意識的基底。

（三）半天狗的利己意識

半天狗是十二鬼月中上的上弦之肆，他的本體是掌心大小的樣子，博取他人的同情，再以對方沒有同情心來殺害對方，以下將列舉呈現半天狗具有利己意識的場景。

竈門炭治郎：「你這傢伙——！不要跑啊啊啊！不要逃避責任啊啊！你之前所犯的罪、壞事，我一定要你負起全責！絕對不會讓你逃走！」

半天狗：「我打從出生之後就不曾說過謊話，我是個善良的弱者，明明這麼可憐卻無人同情。」²¹

上述引文中，半天狗聽到竈門炭治郎的質問後，讓他回想起曾經有人對他說過：「你自己做過的事，不要推給別人，就是你該負責。」²²這句話來自他尚未

²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4》，頁 187、188

²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4》，頁 188

成為鬼的回憶，半天狗總是以他的本體弱小為由，指責他人欺負弱小，並且認為自己應該被同情，要求別人原諒他做的事，以此逃避責任，這個行為是出於他不想承擔責任，竈門炭治郎根據半天狗位居上弦之肆判斷半天狗殺過許多人，因此引文中要他擔起責任即是針對半天狗殺人的事，對於鬼而言，殺人不須負責，而半天狗自私的點正是要求旁人可憐他。

瞎子：「你為什麼要偷別人的東西？而且偷的對象…還是很關照我們這些瞎子的人，儘管大人裝作不知情，但是我不允許你這麼做，現在跟我去奉行所！」

半天狗：「並不是我的錯！都是這雙手的錯！是這雙手不聽使喚！」

奉行所的審問者：「你好像也曾經在其他鎮上偷竊跟殺人，根本不值得同情。」

半天狗：「怎麼可能是我幹的，我根本做不來啊！我的雙眼都瞎了…」

奉行所的審問者：「你的眼睛應該看的見吧？」

奉行所的審問者：「你說都是這雙手的錯！那麼…我就砍斷你的雙手！」

奉行所的審問者：「不管你如何辯解都無法改變事實，就算你想封住我的嘴也是枉然。總有一天你要用那骯髒的性命…去彌補自己的罪過！」²³

半天狗成為鬼之前，經常犯罪，犯罪行為是偷竊及殺人，在奉行所被審問時，半天狗矢口否認自己有錯，把錯推到自己的雙手上，表示有錯的是手，跟他無關，甚至稱自己雙眼都看不到，想以此脫罪。從引文中提到的內容，表現了半天狗總是不認為自己有錯的自私。

綜合上述兩段引文，可以得出半天狗從人至鬼總是只認為是他人的錯，甚

²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5》，頁 42、43

至還怪罪自己的手，極力撇清自己有錯的事實。半天狗因為犯罪面臨被處死的境況，恰好遇見鬼舞辻無慘已變成鬼的名義讓他活下去，成為鬼後依舊秉持自己是弱者的想法，認為其他人只能同情他不能責怪他，這些行為與想法，正是構成半天狗具有利己意識的要素，出發點是為了自己脫罪，而脫罪帶來的利益是下一次再犯的機會，這點在他變成鬼後，轉變為只准自己殺人，不准他人對他動手，只要對他動手，就邊攻擊邊指控對方欺負弱小，將立場轉為對自己有利的局面，正是他利己意識的呈現。

（四）獺岳的利己意識

獺岳是最後一個變成鬼的人類，接替了上弦之陸的位置，對於自己值得更好的待遇相當執著，以下將列舉他具有利己意識的證明。

我妻善逸：「爺爺他…獨自一個人切腹…沒有人幫他介錯。切腹的時候，要是沒人幫忙介錯，將會痛苦很久才能死去！爺爺他沒有割喉，也沒有刺穿心臟而死去！就因為雷之呼吸的高手當中，出現了鬼！」

獺岳：「那才不關我的事！所以呢？怎樣？要我替他難過？還是要我悔改？我才不會理會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我時時刻刻！甚至不管何時！都會跟隨對我有正確評價的人！」²⁴

我妻善逸告訴獺岳，桑禱慈悟郎死去的消息，指控獺岳是害死桑島慈悟郎的罪魁禍首，然而獺岳卻絲毫不在意。從這段引文中獺岳呈現的態度，可以看出獺岳在有人因為自己死去後，仍舊覺得與自己無關，不認為任何人的死亡是自己的責任，這個想法正是利己意識的體現。在引文末句，獺岳提到他只會跟隨對自己有正確評價的人，從這點也可以看出他排斥所有認為他不好的人，認為自

²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39、40

己做的事永遠是正確的，沒有人可以反駁他，這點便是獺岳所呈現的利己意識。

獺岳：「向擁有壓倒性實力的強者屈服並不可恥，只要能活下來，總會有辦法的…到我死為止都不算輸。就算是卑躬屈膝地求饒、就算沒有家，要我喝泥巴水、就算偷錢遭人責罵，只要能夠活下來，總有一天會贏、會贏給你們看！我始終相信這點而持續往前進。」²⁵

獺岳在活下去這點充分展現了他的利己意識，他可以為了活下去卑躬屈膝地求饒、喝泥巴水和遭人責罵，以只有他自己獲利為原則，而這份利益就是生命的存活，他卑躬屈膝是背叛自己身為鳴柱接班人的身分，喝泥巴水是放下自己潔身自好的品性，遭人責罵是棄道德去偷錢，這些行為都是獺岳為了存活的行徑，除了喝泥巴水以外，另外兩點皆是損害他人利益來達成自己目的，因此可以看出這段引文展現了獺岳的利己意識。

獺岳：「我妻善逸…這傢伙是個廢物！老是膽怯地哭哭啼啼…毫無矜持跟骨氣可言。那個死老頭居然要我跟這種廢物兩人一起來繼承！會死是理所當然的！老頭跟你都一樣！」²⁶

獺岳對於我妻善逸是極其厭惡的，在他心裡我妻善逸是一個廢物，因此對於桑島慈悟郎要讓他倆共同成為鳴柱時，獺岳打從心底認為桑島慈悟郎對他的評價是錯誤的，在獺岳心中共同繼承鳴柱意味著桑島慈悟郎視他的能力與我妻善逸相等，這點與獺岳的自我評價是衝突的，也是這段引文為何能夠呈現獺岳利己意識的原因。

²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48、49

²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52

綜合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獺岳的利己意識體現在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上，他認為桑島慈悟郎應該要重用他，也認為我妻善逸絕對贏不過他，因此對戰共同繼承柱、以及自己開發雷之呼吸柒之型火雷神的我妻善逸時，獺岳相當憤怒，他認為是桑島慈悟郎偏心，刻意沒教他雷之呼吸的柒之型，也認為他讓我妻善逸共同繼承柱是偏心的結果，因此在他心中背叛鬼殺隊這件事是合乎常理的，對他沒有正確的評價加上對於強者屈膝的示弱都是人之常情，如果不屈膝就會死，如果要共同繼承柱，不如離開鬼殺隊，這就是獺岳的想法，也是他利己意識的呈現。

分析上述所提到的例證，可以知曉鬼舞辻無慘、墮姬、半天狗、獺岳分別因為哪種要素而具有利己意識，鬼舞辻無慘是對於不滅的渴求，墮姬是源於有哥哥可以依靠以及被哥哥教導先下為強的觀念，半天狗是推卸責任，獺岳則是為了活下去以及只認可對自己評價高的人，上述四名角色分別以各自相異的經歷與相同的歸處展現著利己主義的意識，而除了鬼舞辻無慘外，其他鬼都被強制灌輸鬼舞辻無慘賦予他們的想法，諸如除掉礙事的柱，殺死鬼殺隊成員，以及尋找藍色彼岸花等，相當於其他鬼在自身的利己意識上，還附加了鬼舞辻無慘的利己意識，這些行為最終都在作品中匯聚鬼利己的價值意識。

綜觀本節，可以看到《鬼滅之刃》中利他與利己的價值意識，鬼殺隊的職責是保護他人生命，不讓他們被鬼殺害，因此鬼殺隊是遵循利他意識的，而鬼則是因自己的遭遇以及為了自己生命的延續，選擇殺害人類，所以鬼舞辻無慘所率領的鬼是依循利己意識的。作品中有三名鬼不受鬼舞辻無慘控制，分別是竈門禰豆子、珠世、愈史郎，在我妻善逸與獺岳對戰後，愈史郎在救援我妻善逸時對獺岳說：「不願意付出的人，總有一天將無法再從別人那裡得到任何東

西…太過貪心的人，到頭來將會變得一無所有，因為他自己什麼也做不出來。」²⁷愈史郎是作品中唯一一位由珠世變成的鬼，他雖身為鬼卻沒有傷害人類的想法，因此隱含作者安排他向猥岳說這番話，表現了不管是利己意識還是利他意識都與人鬼無關，並非是鬼就一定喜歡殺害人類，也不代表人類就一定會守護弱者，一切都由自己決定，像是被迫變成鬼的猥窩座，也有堅決不殺女人的信念，表示在鬼舞辻無慘的控制下，還能保有一絲自己的想法。接著從愈史郎的這段話也可以看到隱含作者在利己與利他意識之間，更加肯定利他意識的價值，以及作品中的鬼總是被鬼殺隊對士之間的團隊合作逐個擊破，也表明願意付出生命為同伴及平民爭取一線生機這點，遠勝於鬼只在乎自己意志的行為，因此在分析本節利他意識與利己意識的原由與呈現後，可以得出《鬼滅之刃》的價值意識更傾向於利他的價值意識。

第二節《鬼滅之刃》中的贖罪意識

贖罪意識是指一個人對自己過去所做的事感到懊悔，希望藉由某種事物來為自己的悔恨贖罪，在《鬼滅之刃》中，贖罪意識通常伴隨著戰鬥場景，全心全力的戰鬥後，將自己的這份懊悔留在過去，並繼續前行，完成贖罪。此處的贖罪也表現在角色瀕死時的走馬燈，從走馬燈看到過往的行為後，對於自身的現況感到羞愧或是理解，進而採取贖罪的行動，這種情況也是贖罪意識的展現。

以下將列舉《鬼滅之刃》中具有贖罪意識的角色，分別是：宇髓天元、煉獄禎壽郎等兩位人類以及珠世、猥窩座等兩位鬼為主要分析對象。

一、人類面臨的悔恨

悔恨意指對曾經做過的事感到愧疚，並且對自己產生些許恨意的情緒。而

²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69

人類面臨的悔恨，則是將悔恨代指為產生悔恨的事件，因此這裡要分析的是人類面臨產生悔恨的事件後，事件的過程以及採取的行動如何實現贖罪意識。

（一）宇髓天元面臨的悔恨

宇髓天元出身忍者世家，因不滿父親的想法而離開，被產屋敷耀哉理解，於是加入鬼殺隊成為柱的一員。

宇髓天元：「我看起來像是有才能的樣子嗎？我這種程度能夠讓你看起來像是有才能，你的人生真是幸福啊！」

……

宇髓天元：「我是被挑選上的？別開玩笑了！你以為至今有多少人死在我的手上。」

……

宇髓天元：「我來自忍者世家，本身有抗藥性，所以劇毒對我不管用。」

墮姬：「忍者在江戶時期就絕跡了吧？你不要騙人了！」

宇髓天元：「我才沒有說謊，忍者是存在的，原本姊弟一共九個人。在我十五歲之前，死了七個人。父親看著一家人逐漸凋零而感到焦慮，他彷彿被附身一樣，強迫我們接受嚴苛的訓練。活下來的就剩下我跟小我兩歲的弟弟。而弟弟他，就像是父親的分身，想法跟言行舉止都跟父親一樣。把部下當成棋子，妻子只要能夠生下接班人，就算因此死了也無所謂。絲毫不尊重本人的意思，非常地沒有人性。而我不想成為那樣的人。」

產屋敷耀哉：「很辛苦呢！天元…你選擇的道路…不但要否定形塑自我之幼年時期所灌輸的價值觀，還得持續置身在戰場上，那是很辛苦的。儘管心中懷抱著各種矛盾跟糾葛，你還有你們，依然為了保護別人的性

命，很積極地去戰鬥。」²⁸

宇髓天元對戰妓夫太郎時，被妓夫太郎認為是個被上天選中、有才能的人，對於這點宇髓天元表示否定。在引文中宇髓天元提到至今為止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上，作品裡並未直面提及是哪些人死在他手上，然而在《鬼滅之刃公式漫迷手冊鬼殺隊見聞錄·貳》有提到宇髓天元殺死了自己的兩名弟弟，這是宇髓天元決定離開家裡的導火線，也是他最為懊悔的事，而導致宇髓天元殺死弟弟的核心原因是父親的想法，宇髓天元的父親堅持讓他們兄弟接受嚴苛的訓練，剩下六人存活時，要求他們戴上面具互相殘殺，宇髓天元就是因此殺死兩名弟弟的，對於父親把部下當成棋子、把妻子當成生育工具的行為，宇髓天元認為父親極度沒有人性因此明確表明自己不想成為那樣的人，這便是他脫離宇髓家的原因。產屋敷輝利哉認為宇髓天元的選擇是很辛苦的，此處亦點出宇髓天元心中懷抱著矛盾與糾葛，也依然為了保護他人而積極戰鬥。根據這句話可以看出宇髓天元為了避免成為像父親一樣的人，而把心力投入在保護他人這件事上，這個舉動是初具雛形的贖罪行為，在戰勝妓夫太郎之後，宇髓天元基於身體受傷而選擇辭去音柱一職，卻仍為鬼殺隊盡心盡力，不但參加了柱強化訓練的一環，在最終戰亦守在新任主公產屋敷輝利哉旁邊，這些行為都遵從著他不想繼承父親做法的理念，隨著他打敗妓夫太郎，實現他保護他人的想法，使得他更無悔恨的活下去，最終也完成了他的贖罪。

宇髓天元：「要是打敗上弦之鬼，妳們就退出第一線，當個普通人過日子吧！妳們那些以忍者身分培育而被剝奪的生命，已經無法再復返了…如果無法找個地方確實做個了斷，會讓妳們丟臉到無法在陽光底下好好活著。到時候就算四個人不能全員到齊，也不要有所怨恨。」²⁹

²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0》，頁 151~155

²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1》，頁 36、37

宇髓天元對待三位妻子的態度與父親截然不同，為了不讓父親的想法重蹈覆轍，他希望三位妻子在完成目標後能夠像普通人一樣過日子，宇髓天元知道自己與三位妻子都對於在學習當忍者的路上，傷害過許多人命感到懊悔，因此他希望他們可以一起在打敗上弦之鬼後，退出第一線，這也是宇髓天元在打完妓夫太郎與墮姬後，爽快選擇辭退的原因。這段引文是宇髓天元的妻子鸚鵡遭遇危險時，宇髓天元回憶中的畫面，引文最後一句提到就算四個人不能全員到齊，也不要有所怨恨。證明宇髓天元希望即使最後有人死去也要是全力奮鬥後得到救贖在死去。因此打敗上弦之鬼，是他完成贖罪的目標。

宇髓天元：「以前我可不是這樣的…我並不排斥犧牲自己，因為我接受的就是那樣的教育，因為是『忍者』。尤其是女忍者，畢竟在體力上比不上男性忍者，所以賭上性命是最低限度的努力。」

宇髓天元：「妳們只要想著保命就好，即使拋下所有事，都得先回到我身邊，比起執行任務性命更重要。我們這種職業或許跟保命扯不上邊，但是無妨，我允許妳們這麼做。我很華麗又清楚地替生命決定了先後順序。首先是顧好妳們三個人，再來是正直的人們，接下來才是我。既然身為鬼殺隊，當然也會保護那些整天遊手好閒、平凡過日子的一般人，但很華麗地老實來說，我把妳們看得很重要，所以千萬不能死。」³⁰

宇髓天元接受的教育是賭上性命是最低限度的努力，尤其對女忍者而言，比起男性忍者更容易犧牲性命，因此他加入鬼殺隊後立下的目標才會是打敗上弦之鬼就跟妻子一起退役。在引文中，宇髓天元替生命決定了先後順序，他沒有將自己擺在第一位或第二位，而是選擇把自己擺在第三位，可以呼應他前面提到

³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0》，頁 7、8

的不排斥犧牲自己，並且他承認自己是因為身為鬼殺隊所以才會連遊手好閒、平凡過日子的人一起保護，表示他對於鬼殺隊的責任相當看重，這點也是呼應產屋敷耀哉願意理解他背負的罪孽，以及選擇的道路，並給他一個容身之處，因此他看重鬼殺隊的職責也是贖罪的一環，更是一種對產屋敷耀哉的敬重與感謝。

根據上述內容，從宇髓天元的成長歷程來看，他自己認為最大的錯誤是親手殺死了兩位弟弟，因此他開始排斥父親的價值觀，甚至希望消滅宇髓家，然而他卻無法對父親與弟弟下手，這也是他保有人性的體現。為了消除自己的罪與悔，他加入鬼殺隊，為了鬼殺隊的職責保護他人，並立下打倒上弦之鬼就引退的目標。在戰完上弦之陸妓夫太郎後，宇髓天元便達成了自己設立的目標，並且成功保住他最為看重的三位妻子，最後他選擇華麗地活下去，也積極參與鬼殺隊的活動，這些後續的行為都表明了他擺脫了背負的罪與悔，完成贖罪的行為，這些歷程便是展現宇髓天元贖罪意識的過程。

（二）煉獄槓壽郎面臨的悔恨

煉獄槓壽郎是煉獄杏壽郎及千壽郎的父親，在妻子煉獄瑠火死後排斥當柱，也以言語喝止煉獄杏壽郎成為柱，然而在煉獄杏壽郎死後、最終大戰時，他決定前往產屋敷宅邸，協助保護新任主公產屋敷輝利哉。

煉獄槓壽郎：「人的能力打從出生的那一刻就決定了。只有極少數人擁有才能，其他的全都是…毫無任何價值的廢物！杏壽郎也是一樣，他沒有特別的才能，當然註定會送命。」³¹

³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132

煉獄槓壽郎對於無法成為有才能的人會送命感到絕望，因此逐漸開始在執行任務時攜帶酒瓶，在煉獄瑠火離世後，開始缺席柱合會議，並且希望煉獄杏壽郎不要成為柱而白白喪命，在他眼中沒有人能贏過使用日之呼吸的劍士，這也是他感到絕望的原因，這段引文是煉獄槓壽郎在聽到煉獄杏壽郎遺言前的想法，而他對待煉獄杏壽郎的態度，也是他構成贖罪意識的因素。

煉獄槓壽郎：「我不想聽！快點出去！」

煉獄千壽郎：「可…可是哥哥他…」

煉獄槓壽郎：「無聊透頂！反正他也只是在抱怨我而已，我清楚得很！快點離開！」

煉獄千壽郎：「……我知道了。他希望你能保重身體，這是哥哥對父親大人的遺言。」

煉獄槓壽郎：「…杏壽郎！」³²

煉獄槓壽郎認為煉獄杏壽郎給他的遺言一定是一些抱怨的話，因此他並不想聽。不聽遺言的行為也可以表明他不想面對煉獄杏壽郎的死亡，煉獄槓壽郎此刻仍舊認為是因為能力不足去當柱才會使煉獄杏壽郎送命，直到聽到遺言是保重身體後，煉獄槓壽郎才露出傷心的表情，從傷心的表情可以知道煉獄槓壽郎是很在乎煉獄杏壽郎的，在煉獄槓壽郎的回憶浮現了煉獄杏壽郎說著：「那我出發了！父親大人。」的畫面，象徵煉獄杏壽郎一出發就再也回不來，因而感到悔恨，這份悔恨來自於本該如其他人一般為他成功保護兩百名乘客並擊退上弦之參感到驕傲，然而他卻在竈門炭治郎面前侮辱煉獄杏壽郎的喪命，這是他從原本的辱罵，轉向贖罪心理的轉捩點。

³²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⑧》，頁 163~165

煉獄槓壽郎：「竈門，很抱歉，我對你做了過分的事。謝謝你為了杏壽郎而落淚，聽說這四個月來，你也一直跟千壽郎有書信來往，那孩子現在也變得很有精神。初次見面居然就對你做了那種事，我感到很羞愧。當時我被自己的無能擊垮，然而雪上加霜的是…我最愛的妻子病死了。後來我開始酗酒，持續萎靡不振的我，是個無可救藥的大笨蛋。但杏壽郎跟我不一樣，是個優秀的兒子…就算我放棄指導之後，他持續鑽研炎之呼吸的指南書籍，並自我鍛鍊還成為了柱！就只靠那三本書…可能是遺傳了他們母親溜火的…血統吧！杏壽郎跟千壽郎都是優秀的孩子。」³³

上述引文是煉獄槓壽郎寫信給竈門炭治郎表示歉意的內容，可以看到信裡充滿著對煉獄杏壽郎的讚許與對自己的羞愧。是他隱藏在憤怒外表下的真實想法，因此信的開頭即是對竈門炭治郎道歉，並在信中解釋了自己態度不好的原因是妻子煉獄溜火過世，導致他無心工作，也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勝任柱，並且這期間他放棄指導煉獄杏壽郎，不願意繼續栽培他接任炎柱。竈門炭治郎對於煉獄杏壽郎的維護促使煉獄槓壽郎開始思考自己的錯誤，因此才有這段引文的出現，從道歉到解釋，構築了煉獄槓壽郎的贖罪意識，對於自己拋棄責任、辱罵兒子感到悔恨，甚至對來送兒子遺言的人動手，最終以道歉與解釋來舒緩自己的悔恨。

煉獄槓壽郎：「輝利哉大人真是了不起，還沒從父親過世的傷痛中恢復，就必須指揮鬼殺隊。」

宇髓天元：「他必須完成自己的使命，對吧？煉獄先生。」

煉獄槓壽郎：「…就是啊！年紀輕輕的孩子們，就如此發憤努力。我也跟杏壽郎一樣，為了不辱煉獄家的名聲…將會賭上性命來保護他們。」³⁴

³³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0》，頁 27~29

³⁴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7》，頁 91

煉獄槓壽郎在認可自己兒子的犧牲後，為了不辱煉獄家的名聲，願意賭上性命保護新任的主公產屋敷輝利哉以及他的兩名妹妹，這個轉變正是因前段引文提到的遺言，使煉獄槓壽郎願意擔負起曾經作為柱的使命，也是他開始贖罪的行動，從對於當柱感到無能為力到再次肩負起柱的責任，煉獄槓壽郎認可了煉獄杏壽郎的犧牲，因此打算用相同的方式作為彌補，這便是煉獄槓壽郎的贖罪意識。

綜觀上述內容，看到煉獄槓壽郎形成贖罪意識的過程與行動。從酗酒拋下責任並對自己的無能感到憤怒，到放棄指導煉獄杏壽郎且不希望他成為柱，最終因竈門炭治郎的來訪使他恍然大悟，這段經過就是贖罪意識形成的過程。贖罪行為則展現在對竈門炭治郎的道歉，以及他希望跟兒子一樣展現不辱煉獄家名聲的態度，因此他答應前往產屋敷宅邸守護新任主公產屋敷輝利哉，並且在看到產屋敷輝利哉的表現後，更加堅定自己應該像煉獄杏壽郎一樣賭上性命去保護他人的信念，這便是煉獄槓壽郎所採取的贖罪行為，藉由賭上性命來償還過去酗酒拋棄的責任，以及直面面對煉獄杏壽郎離世的痛苦，並為他再次肩負責任。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到這些意識的形成到行為的展現，完整了煉獄槓壽郎的贖罪意識。

二、鬼的自省行為

自省行為在本文中意指鬼在鬼舞辻無慘的影響下所產生的後悔情緒與行動。鬼的自省行為，多是源於鬼舞辻無慘的控制，鬼舞辻無慘擅長引誘人性的渴望，讓人忽略其他後果，使他們無法阻止自己造成違背心意的結果，這便是鬼產生自省行為的原因。以下將列舉作品中的兩名鬼為例。

（一）珠世的自省行為

珠世因為鬼舞辻無慘被繼國緣壹削弱而導致她成為第一位擺脫鬼舞辻無慘控制的鬼，並且花了大量時間研究自己的身體，加上受繼國緣壹所託，著手研究殺死鬼舞辻無慘的方法。

珠世：「無慘，你吸收了我的拳頭呢…你認為我的拳頭裡有什麼東西啊？

那是讓鬼變回人類的藥！怎麼樣啊？開始發揮功效了嗎？」

鬼舞辻無慘：「怎麼可能會有那種東西…」

珠世：「我已經調配完成了！狀況已經大幅改變了！雖然光靠我的力量還不足以完成。」

鬼舞辻無慘：「……你這女人還真是難纏啊，珠世。居然反過來怨恨我。殺死妳丈夫跟孩子的是誰啊？是我嗎？不是吧！不是別人，就是妳自己。妳把他們吃了！」

珠世：「要是知道會那樣，我才不會變成鬼！當初我說不想病死！是因為我想看著孩子長大成人啊…！」

鬼舞辻無慘：「後來妳還殺了很多，難道那是我看到的幻覺？我看妳很開心地在吃人呢。」

珠世：「沒錯！我在自暴自棄之下殺了很多，為了彌補那些罪過…我就跟你…在這裡同歸於盡！」³⁵

珠世受產屋敷耀哉所託，加入對付鬼舞辻無慘的陣營，利用自己與胡蝶忍共同研發的藥物對抗鬼舞辻無慘。引文中提到珠世變成鬼後殺死了自己的丈夫與孩子，這是她最為悔恨的事，她答應變成鬼是為了看著孩子長大，因此她認為都是鬼舞辻無慘沒有說清楚才導致她害死自己的丈夫與孩子，所以她選擇親自去

³⁵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6》，頁 101~103

讓鬼舞辻無慘吸收她手裡的藥物，一方面向鬼舞辻無慘復仇，另一方面做好犧牲自己的準備，將犧牲性命以及殺死鬼舞辻無慘作為獻祭給丈夫與孩子的供品，也讓自己能夠藉由自我犧牲來為自己的錯誤贖罪，從向鬼舞辻無慘復仇的整體行動，可以知道驅動她的是基於珠世變成鬼以來形成的贖罪意識，除了殺死丈夫與孩子，珠世也曾在自暴自棄的情況下殺死不少人，因此她想贖罪的心情受到更多被她殺害的人影響而變得更加堅定，最終也確實被鬼舞辻無慘吸收在他的身體裡而喪命。

鬼舞辻無慘：「如何啊？珠世，看來妳製作的『讓鬼恢復成人類的藥』，到頭來並沒有產生效果呢。」

珠世：「你…今天…一定…會下地獄的…」

鬼舞辻無慘：「至今有好幾百個人曾經對我口出穢言說過這句話，但是從來沒有人能做到，真是可憐啊！」

珠世：「把我的…丈夫…跟…孩子…還給…我…」

鬼舞辻無慘：「那麼妳現在就去死，去當初被妳『親手殺死』的家人身邊吧！」³⁶

珠世死前依舊與鬼舞辻無慘對峙，並且在死前還叨念著死去的丈夫與孩子，足以看見她深層的愧疚，最終珠世還是先鬼舞辻無慘一步犧牲了，這段引文表現了珠世採取贖罪行為的後果，她把藥物注入鬼舞辻無慘體內後，藥物被鬼舞辻無慘分解，而她也就此犧牲生命。

珠世的愧疚來自於成為鬼後重要之人被自己所殺，並且害了許多無辜之人，她對於當鬼感到痛苦，然而她依舊嘗試用她自己的方式讓瀕死的人自行選

³⁶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21》，頁 40、41

擇是否要成為鬼活下去，用醫生的身分來幫助人類，是珠世選擇償還罪孽的方式，被珠世變成鬼的只有愈史郎，愈史郎不受鬼舞辻無慘控制，因此他沒有殺害過人類，平時跟珠世一起飲用人類捐的血作為三餐，成功把愈史郎變成鬼且沒有讓他去傷人，也是珠世贖罪的一部分，她讓一個瀕死的人活下去且沒有背負殺人的罪孽。在繼國緣壹與鬼舞辻無慘對打後，珠世知道鬼舞辻無慘哉遭遇生命危險時會將身體分裂成無數肉塊，因此在開啟最終決戰的藥物中，她在四種藥效中特地加入了阻止分裂的藥物，從這點可以看到她希望藉由自己知道的一切去償還繼國緣壹放走她的恩情，從上述內容可以知道珠世形成悔恨的原因是自己殺害了丈夫、孩子及無辜之人，而她選擇的贖罪方式是將藥物注入鬼舞辻無慘體內，並跟他同歸於盡，這便是珠世贖罪意識的形成與採取的行動。

（二）猗窩座的自省行為

猗窩座一味追求與強者對決以及將自己鍛鍊得更強，是因為作為狛治的時候，沒有及時保護深愛之人的性命，而感到悔恨，因此他在追求強大的過程便是希望為自己的無能為力贖罪。

狛治：「如果不够強，就無法拿著偷來的錢包順利逃走。如果不够強，就算被對方打也贏不了。如果不够強，會被抓到奉行所接受嚴刑拷打。」

……

「給狛治」「…要正大光明地活下去，還能重新來過。」「我並不希望你偷別人的東西，繼續苟且偷生。」「非常抱歉，是我脫累了你。」

狛治：「難道窮人連活著的權利都沒有嗎？父親，這種世界實在欺人太甚！不管哪個傢伙都應該去死！為什麼這種混帳傢伙還活得好好的，我的父親就非死不可！你並沒有造成我的困擾，為什麼要道歉？父親並沒有做錯什麼啊！因為偷竊而受到懲罰，我並不覺得痛苦。即使遭到狠狠

地鞭打，或是打斷骨頭，為了父親我都能忍受，不管持續幾百年…」³⁷

狷治總是費盡心力為生病的父親取得藥品，沒有工作的狷治一直以來都是偷竊他人的錢包來買藥，僅十一歲左右手就各被刺上三條刺青，狷治的父親希望狷治能夠正大光明的活下去，不要當一輩子的罪人，因此狷治的父親選擇上吊自盡。狷治對於父親沒做錯事卻為了讓他重新來過而選擇上吊感到悔恨，他覺得都是自己不夠強才會讓父親為了不拖累他而上吊，於是變強就成了他最執著的事，因此這段引文可以得出狷窩座選擇贖罪的行為就是不停的變強。

狷窩座：「結束了。我想要…乾脆一點下地獄…」

……

狷窩座：「父親……你已經沒事啦？不痛苦了嗎？」

狷治的父親：「我沒事，狷治。謝謝你…」

狷窩座：「對不起，父親，對不起…我無法重頭來過，我沒做到…」³⁸

狷窩座被竈門炭治郎打敗後，變希望自己可以乾脆的下地獄，他明白自己做了不少錯事，也對父親的期望感到愧疚。乾脆的下地獄這點可以看出狷窩座想要償還自己的錯誤，於是爽快地接受下地獄的處罰。看見父親的靈魂也是先關心他再予以道歉，畢竟父親會上吊是為了讓他改邪歸正，而他卻直接走向更邪的道路並作為鬼殺害了不少人類，因此從這段引文也可以看到狷窩座想要以下地獄來贖罪的心理意識。

狷窩座：「我討厭弱者。因為弱者…不敢正大光明地打一場，只會在井裡下毒。太醜陋！因為弱者…耐力不夠強，很容易自暴自棄。用『守護的

³⁷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8》，頁 56、59~61

³⁸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8》，頁 104、105

拳頭』去殺人。讓師父最心愛的素流沾滿血腥，連父親的遺言也無法遵守。對了！其實我想要殺的是…」³⁹

猗窩座厭惡弱者的原因，是因為想守護的兩個人被無法與他正面對打的弱者毒死，因此他對於弱者只會用陰招而不敢正面對決感到憤怒，而猗窩座口中的弱者，也包含自己，他認為自己用師父喜愛的素流去殺人是一種玷汙，且他徒手殺害了劍術道場的六十七人，使他違背了父親的遺言，因此猗窩座認為自己的行徑也屬於弱者的行為。這段引文是猗窩座完全想起人類時的記憶，並對於自己過往的舉動感到懊悔，最後他決定殺了自己作為贖罪，並且感謝竈門炭治郎正大光明地以實力打敗了他。

狛治：「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沒能守護妳！對不起！在重要時刻我卻不在妳身邊！約定…我沒有一樣可以做到…！請原諒我，請妳原諒我，拜託！請妳原諒我…！」

戀雪：「你能想起我們的事，實在是太好了。回到原來那個狛治先生，真是太好了…歡迎你回來，親愛的…」⁴⁰

狛治因為戀雪的阻止，才能夠停止再生。這段引文中，狛治不停地向戀雪道歉，表現了狛治強烈的悔恨，這份悔恨也是戀雪的阻止發揮效用的原因，由於狛治在心裡最為愧疚的對象是戀雪，所以腦海被鬼舞辻無慘懲罰時，戀雪對狛治說他做的已經夠了這句話才能有效阻止猗窩座再生，在猗窩座向戀雪懺悔並殺死自己作為贖罪後，他也在戀雪身上獲得救贖，認為自己終於回到該回去的地方。

³⁹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8》，頁 97、98

⁴⁰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 18》，頁 110

綜觀上述猗窩座的經歷，可以看到有三位讓他心懷愧疚的人，一是他的父親，因為數次偷竊買藥給父親，讓父親覺得拖累了他，選擇上吊，並希望他可以走向光明正大的道路。二是他的師父，他在師父與戀雪被毒死後，用師父最愛的素流拳法殺了隔壁道場六十七人。三是戀雪，他總是承諾著戀雪以後要一起去做的事，然而在戀雪死前卻沒有達成，並且在確認戀雪的心意後，沒有及時在她身旁使她遭人毒死。這三個人都是猗窩座想要贖罪的對象，他變成鬼後堅持鍛鍊是贖罪，因為他認為自己不夠強，在與竈門炭治郎決鬥後，用招式打死自己並努力阻止自己不再生是贖罪，為的是乾脆的下地獄來作為對自己做過錯事的懲罰。因此可以證明猗窩座贖罪意識的發生是來自於對重視之人的愧疚，而實踐贖罪意識的行為是停止自己的細胞再生並且下地獄。上述便是猗窩座在《鬼滅之刃》中所展現的贖罪意識。

綜上所述，在本節中可以看到宇髓天元、煉獄槇壽郎、珠世、猗窩座在作品中如何呈現他們的贖罪意識，《鬼滅之刃》有許多懺悔的環節，幾乎所有被殺死的鬼以及瀕死狀態的柱都會在腦海中浮現過往的走馬燈，有些人來不及贖罪就走向了黑暗，選擇這四名角色，是因為他們各自完成了對於悔恨事物的贖罪，並且重獲新生。宇髓天元與三位妻子一同退役不再往前線奔波，在其他隊員與鬼舞辻無慘大戰時他也成功守護了產屋敷輝利哉。煉獄槇壽郎則是揮別以往酗酒不負責任的狀態，藉由對煉獄杏壽郎奮戰致死的認可，重新找回煉獄家的驕傲，與宇髓天元一起成功護住新任主公。珠世運用醫生的身分，為人類療傷，並成功開發讓鬼恢復成人類的藥，與鬼舞辻無慘同歸於盡，雖走向死亡，對鬼而言也是一種新生。猗窩座恢復記憶後，試圖殺害自己，最終在戀雪的幫助下，成功消逝，對猗窩座而言，能夠回到與戀雪、師父同在的家，便是對他最好的救贖。這四名角色的贖罪意識都來自於自身的親人或是重要之人，宇髓天元殺了兩名弟弟，煉獄槇壽郎詆毀自己的兒子，珠世殺害了丈夫與兒子，猗

窩座偷竊使父親自殺，並且沒有及時保護到愛人與師父，這些愧疚，使得他們希望藉由某個行為，讓自己能夠償還這份錯誤，這個行為所產生便是《鬼滅之刃》中的贖罪意識。



第五章 結論

本文將《鬼滅之刃》這部作品分為三個方向研究，分別是首先從敘事視角、人物典型，敘事型態去分析《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接著以表層結構、深層結構去建構《鬼滅之刃》中的意識結構，最後則在《鬼滅之刃》中的價值意識得到兩種結果。《鬼滅之刃》中的人物除了相異性，也有許多共同性，諸如雙生子、同門師兄弟、兄妹、被鬼殺害家人的受害者等，他們的共同性因不同的選擇而變成相異性，這些選擇或有其深意可探討，不過礙於本文架構而無法談論，故於此說明。

第一節 《鬼滅之刃》中表現原則的體現

本文的第二章分別從敘事視角、人物典型、敘事型態去分析表現原則，得出結論如下：

一、為人與為己的敘事視角

透過胡亞敏對視角的定義，本文將視角定義為不同角色的敘述會呈現出不同視角看到的事物，而這個事物可以看到作品的傳達的面貌。本文在敘事視角的部分，將視角分成為人與為己兩種，從竈門炭治郎、珠世的行為可以看到他們秉持著對待異體的善意，竈門炭治郎身為人卻憐憫鬼，珠世身為鬼卻為人類醫治，從這兩名角色身上，可以看到人鬼同本的思想。

而柱與鬼舞辻無慘則是與之相反，他們認為人鬼是彼此對立的，鬼吃人、人殺鬼就是他們認知的全部，在他們的視角裡不存在人鬼和平共處，柱時刻警惕鬼傷害人類，鬼舞辻無慘則是叮囑鬼要除掉柱，因此從柱與鬼舞辻無慘的視角所展現的是人鬼勢不兩立的局面，他們與竈門炭治郎和珠世的關係截然不同，一方合作、一方對立，構成兩種方向的敘事視角。

二、勇者與魔王的人物典型

人物典型意指在典型環境中再現的典型人物，本文將《鬼滅之刃》的人物典型分成為人的勇者典型以及為己的魔王典型，根據竈門炭治郎殺鬼的行為，以及鬼對他的評價，可以看到竈門炭治郎為他人著想的勇者特質，勇者是一部作品中的主角，他必須勇於對抗魔王才能夠將劇情引向完結，而對抗魔王正是為人著想的舉動，而通過作品中其他角色對於竈門炭治郎的評價，可以證明他確實具備為人、勇者的特質，而在《鬼滅之刃》中，只有他總是對鬼留有一絲溫柔，也會考慮到鬼的想法與處境，並在殺死鬼後，真心祈禱鬼能夠投胎再重啟人生。

與竈門炭治郎相對的是鬼舞辻無慘為己的魔王典型，從鬼舞辻無慘的行為中，諸如增加鬼的數量、直接處死不滿意的下弦之鬼、對鬼施以詛咒，但凡對旁人提到他的名字就會受詛咒而死，可以看到鬼舞辻無慘對待鬼的行為都是自私為己的，也是他能夠在作品中作為魔王人物典型的原因。他有著始祖之鬼的身分，除了愈史郎以外，所有的鬼都是利用他的血液製造的，因此他能夠掌控他製造的鬼，並且利用人類對於活著的渴望，無論是被迫或是自願，在變成鬼後都對鬼舞辻無慘言聽計從，這點彰顯了魔王的典型，而魔王的本質即是隨心所欲的自私。

勇者與魔王是對立的人物典型，勇者的出現是為了打敗魔王、拯救世界，而在這部作品中，竈門炭治郎正是貼合勇者典型的角色，他完成報仇的路上，每個經歷都在充盈勇者這個人物典型，而鬼舞辻無慘費心除掉竈門炭治郎的過程，則是填充了魔王的典型，綜合上述可以推斷竈門炭治郎是為人的勇者典型，鬼舞辻無慘是為己的魔王典型。

三、敘事型態

敘事型態意指作品在敘事層面展現的樣態。本文使用陳述與序列這兩個語法結構分析《鬼滅之刃》中的敘事型態，陳述的部分從人物的特徵與行動二點切入，將這二點串聯起來後分為推進劇情的正派角色與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可參考附錄 1）

推進劇情的正派角色分別是竈門炭治郎、富岡義勇、煉獄杏壽郎、產屋敷耀哉，竈門炭治郎成長的軌跡就是作品的主線，這條主線的目的是打敗鬼舞辻無慘，讓世界上不會再有被鬼殺害的人，而富岡義勇、煉獄杏壽郎、產屋敷耀哉，都是在作品中推著竈門炭治郎往前走的人，這三個人分別擔任著作品初始、中期、後期的三大轉折點，富岡義勇是建議竈門炭治郎加入鬼殺隊的推手。煉獄杏壽郎是讓竈門炭治郎意識到自己要一直燃燒內心並且加強鍛鍊自己的典範。也是竈門炭治郎能夠認識到火神神樂就是日之呼吸的關鍵點，產屋敷耀哉接受竈門炭治郎與竈門禰豆子加入鬼殺隊，並且知道竈門炭治郎委託珠世調配讓妹妹恢復為人的藥，因此產屋敷耀哉說服珠世加入打倒鬼舞辻無慘的行動，以及讓自己與家人自爆這兩點都是促使鬼殺隊最終能夠贏過鬼舞辻無慘的原因，根據上述內容可以得出為何這四者是推進劇情的正派角色。

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分別是累、墮姬、妓夫太郎、猗窩座，他們都是與竈門炭治郎對上的鬼，累希望自己的家人可以負起家人的責任，因此他尋求真正的羈絆，墮姬、妓夫太郎只有彼此能夠互相保護，因此他們最後決定一起向地獄走去，猗窩座堅決不殺女人，也堅持自己要變得更強，最後脫離鬼舞辻無慘的掌控也是因為有戀雪的阻止，才能完全消逝。根據上述內容，可以得出這四者為何是表現親情的反派角色。至於序列則是將人物的陳述依作品內容之時間、空間與因果邏輯進行分析，匯聚成竈門炭治郎在《鬼滅之刃》中的成長過程，並這段過程統整為七個序列進行分析，最終得出敘事型態。

總結上述三個小節，可以得出《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從敘事視角得出人鬼同本的主角視角、心向人類的鬼視角、繼承仇恨的柱視角、嚮往成為究

極生物的鬼王視角，這四個視角分別從兩個人類的視角以及兩個鬼的視角去分析，藉由兩組人類與鬼的視角，得出無論是人是鬼都可能偏向為人或為己的傾向，這四個視角都是具有侷限的視角，只能從每個不同的視角去拼湊《鬼滅之刃》這部作品。人物典型的部分以勇者與魔王對立的設定得出竈門炭治郎的溫柔勇者典型以及鬼舞辻無慘的自私魔王典型，最後敘事型態則是以陳述與序列分析出《鬼滅之刃》的敘事型態是如何呈現的，因此綜合上述三個小節的四個視角，兩個人物典型，八個角色陳述以及七個序列，可以得出《鬼滅之刃》中的表現意識。

第二節 《鬼滅之刃》中意識結構的構成

意識結構取自結構主義對結構的定義，在本文中意指藉由人物的語言表述，探究其背後的根源，尋找人物產生的意識。本文將意識結構分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再結合二者得出的結果，展現構成意識結構的過程。

一、表層結構

表層結構相較於深層結構的探究更為淺層，只著重表面所見的事物。本文藉由四組人物來分析表層結構，這四組人物都具備人與鬼的對立關係，他們分別是繼國緣壹與黑死牟、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我妻善逸與猺岳。

繼國緣壹與黑死牟之間的人鬼對立，產生於黑死牟對劍技的執著、繼國緣壹成為獵鬼人後，遇見鬼舞辻無慘後確定自己強大的原因是為了斬除鬼的始祖。最後兩方對立的陣營，使得他們必須交戰，因此兩者撇除彼此的手足之情後，便只餘人鬼相對的關係。

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的人鬼對立體現在他們的身分，一位是炎柱、一位是上弦之參，作為兩大陣營的佼佼者，勢必站在對立面，而兩者在理念上也有著

對人、對鬼的差異，猗窩座認為人類被生命受限、容易傷亡這兩點，都是弱者的表現，在他心裡鬼是比人類還要強大的存在。煉獄杏壽郎認為人類正因為是生命短暫的生物，因此才更加可愛，他們所闡述的理念也是人鬼對立的基本，因此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在身分與理念上都是表層結構上的人鬼對立。

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的對戰中，妓夫太郎曾說過，只要竈門炭治郎願意當鬼，那他們就會放過他，畢竟鬼互相殘殺沒有意義的。基於這點，可以得出鬼與人之間就是單純的物種對立，一旦變為同個物種，便失去了鬼殺害人的理由，這點便是構築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形成人鬼對立的原因。

我妻善逸與獺岳原本都是人，然而獺岳屈服於黑死牟的威攝，選擇變成鬼，向瞧不起他的人證明他是很強的，因此從獺岳叛變的那刻，我妻善逸便與獺岳產生了人鬼對立的關係，就算原本是師兄弟，一旦偏向了鬼那方，即便原本也是鬼殺隊的一員，依舊要被趕盡殺絕，而對於我妻善逸來說，獺岳的叛變更是讓他非親手了對方不可，以上描述的便是我妻善逸與獺岳體現在表層結構的人鬼對立關係。

綜上四組人物關係，可以推論《鬼滅之刃》中構成表層結構的是人與鬼相互對立的結構。

二、深層結構

深層結構論及的層面比表層結構更深，從表層結構提出的四組關係深入探討，可以發現他們在人與鬼對立的表面下，還藏著其他對立的因素。

繼國緣壹與黑死牟有著羈絆與力量的對立，羈絆是母親為兒子取名緣壹的期望，力量是父親為兒子取名巖勝的希冀，兩者在加入鬼殺隊後一個是所有呼吸的創始者，一個卻只能使用延伸出來的月之呼吸，日與月也是對立的存在，月亮因太陽的照射而發光，卻無法成為太陽，且月亮多半在夜晚出現，也象徵著繼國巖勝投靠鬼方陣營的可能性。這對雙生子從出生那刻就是互相映照的，

名字、生活、劍技、身分，都是他們對立的因素，而這些都可以歸咎於他們對待事物的看法，繼國緣壹如名字的期望那般，願意救助他人、只希望跟自己的家人過上幸福的日子，繼國巖勝則是如名字的希冀那般，只想著提升自己的力量，不願意他人超越自己，為了追求力量拋家棄子，並加入鬼的陣營，兩者最後的差異，正好可以從日之呼吸被竈門家傳承下來，以及黑死牟死後沒有留下任何事物這點，看到他們各自選擇羈絆與力量的後果，因此羈絆與力量的對立便是繼國緣壹與繼國巖勝深層結構的組成。

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的關係顯現了為人與為己的對立。煉獄杏壽郎面對能致他於死地的猗窩座，依舊選擇要救下在場的兩百名乘客，因此他拒絕猗窩座詢問他是否要當鬼的邀請，最終在黎明到來時，支撐不住而死去。這點展現了他願意犧牲自己保護他人的為人理想。猗窩座則是不停邀請煉獄杏壽郎變成鬼，這樣他就可以一直跟煉獄杏壽郎切磋下去，他努力說服，甚至在殺了對方後也希望煉獄杏壽郎答應他，這點可以看到猗窩座為了讓自己能夠持續體驗跟強者對決的喜悅，而忽視他人性命，所以此處可以看到猗窩座只想著自己的為己思想。因此煉獄杏壽郎與猗窩座構成的便是為人與為己的對立。

竈門兄妹與妓夫兄妹的共通點是哥哥會保護妹妹，妹妹也會保護哥哥，因此將這兩組兄妹作為示例的對象，從他們的行為可以看到竈門炭治郎在保護妹妹時，會盡力將其他人類也納入保護的範圍中，以守護眾人為原則。而妓夫太郎保護妹妹的方式，是下手為強，不在乎對方的看法，也不在意旁人的生命，以剝奪他人的幸福為原則。這兩處差異使他們之間構成守護與剝奪的對立，而這便是他們展現的深層結構。

我妻善逸與獺岳之間是師兄弟的關係，我妻善逸總是盡心遵守桑島慈悟郎的教誨，試圖與獺岳打好關係，然而獺岳則是對於讓兩者好好相處的說法嗤之以鼻，他認為他不應該與我妻善逸這樣的廢物平等相待，因此他在接收要與我妻善逸共同繼承鳴柱的消息時，選擇叛逃。兩者之間的對立，從根本上來看是

信念的對立，兩者同樣追求認可，我妻善逸舉凡認可他的，他都接受，猥岳則是先篩選認可他的人，對方讓他滿意，他才認為自己被認可，因此他無法接受桑禱慈悟郎給他的認可，是因為桑島慈悟郎同樣認可我妻善逸，導致猥岳感到不滿。此處便可以看出兩者之間信念對立所組成的深層結構。

根據上述的四組人物關係，可以得出《鬼滅之刃》中的深層結構是由羈絆與力量、為人與為己、守護與剝奪、信念的差異，這四組要素構成。最終藉由表層結構得出的人鬼對立與深層結構推論的四組要素知曉《鬼滅之刃》中意識結構的構成。

第三節 《鬼滅之刃》中價值意識之探討

本文的價值意識將探討作品所要傳達的重要意義，先根據角色得出他們展現的意識，再從作品內容推斷《鬼滅之刃》中更想強調什麼樣的意識，從中得出的便是價值意識，以下將從人物的思想與行為分為兩類探究。

一、利他與利己的思想

利他與利己可以用兩大派系區分，一方是鬼殺隊，另一方是以鬼舞辻無慘為首的鬼。鬼殺隊中以產屋敷耀哉、煉獄杏壽郎、時透無一郎、竈門炭治郎為代表人物，他們的行動與思維多半建立在犧牲自己、保護他人這兩個要素上，這四位角色中有三位在與鬼的對戰犧牲，而還活著的竈門炭治郎也差點踏入死亡的界線，他們用生命實踐了利他思想的內容，因此他們四位具備著利他的價值意識。

鬼舞辻無慘為首的鬼，同樣以四位角色為代表，本文列舉鬼舞辻無慘、墮姬、半天狗、猥岳為例。這四名角色從人類時期到鬼時期，都只為自己行動，鬼舞辻無慘認為醫生的醫術對自己無效而殺死醫生，墮姬認同哥哥的教導要先下手為強，而將武士的眼睛刺瞎，半天狗打從心底不覺得自己有錯，錯的是手、這個世界，猥岳認為只有對自己有正確評價的才是善。上述四種行為與思

維都是利己的思想，因此從這四名角色身上，可以看到鬼利己的價值意識。

根據上述兩派人物的行為，可以看到他們分別具備著利他思想與利己思想，而代表利他思想的鬼殺隊在《鬼滅之刃》中戰勝了代表利己思想的鬼，因此可以知道這部作品想要傳達的是利他的價值意識。

二、贖罪意識

贖罪意識在本文中是對於過去採取的行動感到悔恨，進而想要補償的心理。根據《鬼滅之刃》中的回憶走馬燈以及前後行為的對照，可以看到有不少角色是具有贖罪意識的。而這個贖罪意識在人與鬼身上都能適用，本文將具有贖罪意識的角色以人與鬼的身分作為區隔，表現人類展現的贖罪意識與鬼呈現的贖罪意識，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人類的代表角色有宇髓天元、煉獄槇壽郎，這兩位角色的共同點是在無線城之戰中，守在產屋敷宅邸保護新任主公產屋敷輝利哉。兩位都是退休的柱，宇髓天元退休是源於與上弦之陸對戰而負傷，煉獄槇壽郎則是因憂傷妻子離世，加上兒子煉獄杏壽郎繼承炎柱而退休。宇髓天元想要贖罪的原因是殺死自己的兩名親弟弟，因此他以殺死上弦之鬼為目標，藉由殺死上弦之陸的戰績償還對於弟弟的歉疚。煉獄槇壽郎想要贖罪的原因是他對於自己兒子的侮辱、放棄指導，以及對竈門炭治郎的遷怒，而他選擇的償還方式是將有關日之呼吸的事告訴竈門炭治郎，以及肩負起煉獄家的名聲擔任守護主公的職位，這個行動表示他在悔改後認可了煉獄杏壽郎的犧牲，不再認為他只是個白白送命的傻子。根據上述可以知道兩者後悔的原因，以及悔過的方式，這兩點所展現的便是他們的贖罪意識。

鬼的代表角色有珠世、猗窩座，兩位都是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後，選擇自我了斷的鬼。珠世的悔恨來自於她殺死了自己的丈夫與孩子，並在那之後自暴自棄殺了許多人，而她選擇聽從繼國緣壹、產屋敷耀哉的指令，協助他們剷除

鬼舞辻無慘，並且不惜犧牲生命，也要讓藥物在鬼舞辻無慘體內徹底發揮效用，來償還殺死丈夫與孩子的悔恨。在《鬼滅之刃》中，珠世的行為一直都走在贖罪的路上，包含替竈門彌豆子製作變回人類的藥，一方面是從竈門炭治郎身上感受到善意，另一方面也為打擊鬼舞辻無慘做好準備，最後再以犧牲生命畫下句點。猗窩座的悔恨來自於自己的弱小，他認為是自己不夠強大才無法保護父親、戀雪、慶藏，因此他變成鬼後一直以變強為目標，然而他卻忘記自己想要變強的原因，只記得鬼舞辻無慘要他持續鍛鍊變得更強大。與竈門炭治郎對戰後，猗窩座取回人類時的記憶，明白自己想要變強、討厭弱者是因為他沒能救下父親、未婚妻、師父，為了償還自己的罪過，他選擇用血鬼術攻擊自己，以自我了斷作為償還，並發自內心向竈門炭治郎道謝。

依據上述四名角色償還悔恨的原因與行動，可以看到他們無論是人是鬼，都有著想要悔過的對象，即便對方不一定會原諒自己，他們也願意賭上生命去爭取，而這點便是他們所展現的贖罪意識。

上述內容闡述了《鬼滅之刃》中利己與利他的價值意識，在這兩個競爭的意識中，利他意識多由人類主導，即鬼殺隊，利己意識多由鬼主導，即鬼舞辻無慘所控制的鬼。利他與利己都是《鬼滅之刃》展現出來的價值意識，而作品中最終鬼殺隊打敗鬼舞辻無慘的結局，讓利他意識成為《鬼滅之刃》中更為強調的價值，利己意識或許情有可原，但利己的行為傷害到他人時，將會受到利他意識者的制裁，因此從第一節可以知道《鬼滅之刃》這部作品在利他意識與利己意識之間，更傾向於向隱含讀者展現利他的價值意識。在第二節中，可以看到作品中四名具有贖罪意識的角色，這四名角色中，珠世的存在最為重要，她從登場倒退場，每一步完成自己贖罪行為的同時，也使得鬼舞辻無慘離死亡更進一步，她與竈門兄妹的相遇，使她開始研發讓鬼變成人類的藥，一方面拯救了竈門彌豆子，另一方面促成鬼舞辻無慘削弱，因此她贖罪的過程是唯一與《鬼滅之刃》的主線緊緊相扣的，也是贖罪意識會成為《鬼滅之刃》價值意識

的主要原因。另外三名角色在贖罪意識上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宇髓天元為了救比他性命更為重要的妻子選擇讓竈門炭治郎、我妻善逸、嘴平伊之助共同參與上弦之陸的對戰，促使他們成長，共同作戰的結果是宇髓天元完成自己自己的贖罪目標而引退柱一職。煉獄禰壽郎的道歉使得竈門炭治郎認知到自己所使用的火神神樂是起源呼吸日之呼吸，並且讓竈門炭治郎知道他有著與繼國緣壹相似的印記，昭示他可能是日之呼吸的繼承人。猗窩座則是因為想起戀雪、父親跟師父後，明白自己為何要變強，並且希望自己可以跟戀雪他們一起走，於是自行停止再生，用自我毀滅作為贖罪這點，對於竈門炭治郎來說是莫大的幫助，否則在對上鬼舞辻無慘之前，可能就會止步於此，因此猗窩座的贖罪行為也與結局的走向有著一定程度上的關聯。根據上述內容，可以知道《鬼滅之刃》中的價值意識是由利他意識與贖罪意識構成的，利他意識以鬼殺隊為代表，贖罪意識則是人鬼皆有，並不侷限於單方面的個體。綜上所述，可以依據利他思想與利己思想的對比得出《鬼滅之刃》更傾向傳達利他的價值意識，而贖罪意識則是闡述著無論身分好壞，都具有想要償還悔恨的可能性，因此他們所呈現的就是保有一絲善意的贖罪意識。

綜合上述三節，可以得到《鬼滅之刃》中的表現原則及其意涵，在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每個角色都在追求強大，鬼殺隊追求強大，是為了殺死鬼，讓大家可以和平生活，鬼追求強大，是為了不滅，想要活下去，因此兩者的本質都是為了活著，這便是呼應窮其道者的部分，繼國緣壹提出「窮其道者，歸處亦同。」是向炭吉傳達再怎麼追求強大、追求不滅，最終大家都會走向相同的死亡。從整部作品的走向來看，無論是人還是鬼，都會消逝，人縱然比鬼更加脆弱，卻能靠著呼吸勉強達到近似鬼的境界，因此兩方追求的強大有著同樣的終點，對於無法靠著個體生命達到不滅這點，產屋敷耀哉提出了另一個想法，便是意志的繼承，即使軀體會消亡，意志卻可以透過不同的人傳遞下來，如同炭

吉將日之呼吸作為火神神樂傳承下去，使得竈門炭治郎最終能以日之呼吸對戰鬼舞辻無慘，還有產屋敷一族帶領鬼殺隊消滅鬼舞辻無慘的意志，都是經由不同世代的人傳承下來的。從意志傳承的角度，似是打破了窮其道者，歸處亦同的說法，其實不然，如果道指的是不滅的意志，那相同的歸處一樣是面臨傳承的處境，無法靠著自己的力量達到不滅，便藉由後代的來達成。在《鬼滅之刃》的最終話，從竈門炭治郎後代的生活可以知道，竈門炭治郎等人把幸福和平的生活傳遞到了後世，這點便是作品呼應意志傳承的體現。



參考書目

一、 《鬼滅之刃》漫畫與相關書籍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6，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7，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9，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6，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7，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19，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2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2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月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2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0年12月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2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4月

平野稜二：《鬼滅之刃 外傳》，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4月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公式漫迷手冊 鬼殺隊見聞錄》，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0年12月

吾峠呼世晴：《鬼滅之刃公式漫迷手冊 鬼殺隊見聞錄·貳》，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2月

二、文學理論相關書籍

I·A·瑞洽慈：《文學批評原理》，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

韋恩·布斯著，華明、胡曉蘇、周憲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05月。

伍軒宏：《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年01月。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北，桂冠圖書館，1989年。

拉瓦爾、馬樂伯著，李正治譯：《意識批評家》，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8月。

茨維坦·托多洛夫：《散文詩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

胡亞敏：《敘事學》，臺北市，若水堂，2014，2月。

喬治·布萊著，郭宏安譯：《批評意識》，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9月。

羅蘭·巴特著，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臺北，久大出版，1991年。

維·什克洛夫斯基著，劉宗次譯：《散文理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年10月。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新銳文創，2012年。

三、專書著作部分

讓·雅克·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臺北，唐山出版社，1987年3月。

約翰·羅爾斯著，黃丘隆譯：《正義論》，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10月。

齊斯·佛克著，包淳亮、張國城譯：《政治社會學：批判的導論》，臺北，巨流出版，2009年。

茨維坦·托多洛夫著，王東亮、王晨陽譯：《批評的批評》，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月。

林火旺：《羅爾斯正義論》，臺北，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文庫，1998年。

趙敦華：《勞斯的《正義論》解說》，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何懷宏：《契約倫理與社會正義》，北京，中華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5月。

古采豔：《What's so Funny about The Comics?—淺談漫畫媒體表現形式的圖像魅力（上）》，幼獅文藝出版，1997年。

袁建滔：《新漫畫語言》，新店，尖端出版，1992年。

四、學位論文部分（依姓氏筆畫排列）

丁可《圖像敘事視野下的日本熱血類漫畫研究》（安徽工程大學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王婷《從文化符碼觀點探究日本漫畫「深夜食堂」之飲食文化與文化認同》（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

朱紋巧《日本漫畫分鏡的分隔模式對易讀性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20 年）。

葉驍郁《電影鏡頭語言在日本漫畫中的應用比較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20 年）。

劉愷《日本主流動畫中靜態畫面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廣播電視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五、 期刊論文部分

沈美雪〈新冠疫情下的「鬼滅」奇蹟：《鬼滅之刃》中的疾病書寫、愛、殘酷與慈悲〉，《輔仁外語學報》，2021 年 17 期。

沈美雪〈分析心理学から見る『劇場版「鬼滅の刃」無限列車編』—「夢」「死と再生」「元型」を手掛かりとして—〉，《台灣日語教育學報》，2021 年 37 號。

黃盛譽〈物哀與玉碎：《鬼滅之刃》背後承繼的民族性與時代精神〉，《臺灣教育哲學》，2021 年 5 卷 2 期。

王訪嘉〈鬼滅之刃文創商品行銷策略、涉入程度、與購買意願間關係之研究〉，《政策與人力管理》，2021 年 12 卷 2 期。

趙曜：〈日本漫畫中的大眾文化符號〉，《新西部》（下半部）2009 年的 8 期。

張愉：〈一種電影式圖像——日本漫畫的呈現方式分析〉，《光熙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 03 期。

陳潔儀：〈應用符號學探討恐怖漫畫圖像意涵之研究—以伊藤潤二《富江》為例〉，《書畫藝術學刊》，2022 年 32 期。

附錄 1 時間線表

